



READERS

# 读者®

■ 传家金簪    ■ 开会与吃饭    ■ 大人物的小心思    ■ 常青藤的绵羊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 2015·2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02期 十一月上

## 秋天的心

◎林清玄

我喜欢两句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山上的和尚不知道如何计算甲子，只观察自然，看到一片树叶落下，就知道已是秋天了。

现代都市人正好相反，可以说是“落叶满天不知秋，世人只会数甲子”。对现代人而言，时间就是日历，有时日历犹不足以形容，就只剩下钟表了。

城市不是没有秋天，我们静下心来就会知道：本来从东南方吹来的风，现在转到北方了；旭日与晚霞，都与夏天时大不相同了。变化最大的是天空和云彩，在夏日明亮的天空，渐渐地加深了蓝色的调子，云更高、更白，飘动的时候仿佛带着轻微的风。这是真正的秋天，是童年记忆中的田园之秋，也是唐朝山僧在山上见到的落叶之秋。

若能与落叶飞花同呼吸，能让心保有在自然

中的谦卑，就是住在最热闹的城市，秋天也不会远去。如果眼里只有手表、金钱、工作，即使在路上被落叶击中，也看不到秋天的美。

秋天的美多少带点萧瑟之意，就像宋人吴文英写的词，“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一般人认为秋天的心情会有些愁恼肃杀。其实，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何尝没有清朗圆满的启示呢？

我也喜欢韦应物一首描写秋天的诗：“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在这风云滔滔的人世，在秋天这样美丽清明的季节，要在空山的落叶中寻找朋友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啊。

但是，在红砖道上，在人潮车流之中，要找自己的足迹，不是更难吗？

（如 钰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如意菩提》一书）



秋冥 何家英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秀娟

编辑 韩维善 高翔飞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 目 录 2015年第21期

### 文苑

- 【卷首语】 1 / 秋天的心 林清玄
- 【文苑】 4 / 传家金簪 秦嗣林  
5 / 我的大都市里一片黑夜 茨维塔耶娃  
7 / 晓月 吴冠中  
12 / 人生是一场没人相伴到底的旅行 曾 颖  
13 / 年轮 刘荒田  
35 / 岁月的留白 凌小汐
- 【书林一叶】 6 / 塌鼻子 韩少功
- 【原创精品】 68 / 百灵十三套 黄希好

### 人物

- 【人 物】 10 / 蔡元培的富贵 余世存  
18 / 我所知道的陈道明 江 平
- 【名人轶事】 9 / 生命既哀亦美，知此足矣 丁 骏

### 社会

- 【杂谈随感】 8 / 有些事现在不做，就永远不会做了 谭洪岗  
22 / 选不出的最优 李松蔚  
28 / 开会与吃饭 陈平原  
33 / 大人物的小心思 苦 茶  
36 / 内心的武士 河 西  
50 / 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声吆喝 毕飞宇  
58 / 自强不息的收获 王慧敏

- 【话 题】 46 / 常青藤的绵羊 万维钢

- 【社会之窗】 40 / 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 孙骁骥

### 人生

- 【人世间】 54 / 失明二十年 王志敏  
59 / 良心 杨 绛
- 【人生之旅】 26 / 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 吴晓波  
34 / 最美好的承担 张曼娟
- 【婚姻家庭】 17 / 靠得住的男人 朴槿惠  
25 / 我要心形的 三 毛  
52 / 壶中日月长 刘 创

- 【两代之间】 16 / 拜见母亲大人 七董年

- 【青年一代】 30 / 你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沈嘉柯

### 生活

- 【心理人生】 57 / 当你打开双手时 方木鱼  
63 / 一栋别墅的离奇失踪 陈亦权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02期) 十一月(上)

生活

【品位】 17 / 人生,是有次第的 梁冬

【乐活】 29 / 能屈能伸的物质享受 吴淡如

文明

【在海外】 14 / 前一秒钟我是世界之王 关鹤

24 / 中美医疗的差距在哪儿 林汪佳

【他山石】 37 / 观察腐败的奇特指标 岑嵘

【风情录】 62 / 餐馆里的哲理课 倪涛

【趣味科学】 57 / 本初子午线移位 王丹妮

【历史一页】 60 / 母子之间 爱新觉罗·溥仪

70 / 淮南王的故事 张鸣

【文化茶座】 42 / 谁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假装在纽约

64 / 倒霉的幸运者 李翔

悦读

【言论】 21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幽默小品】 61 / 聪明的父亲 西梅

71 / 超时 董晨晨

【影像】 44 / 她用一支画笔,治愈整个世界 Cicely Mary Barker

66 / 水墨画一样的X光片 Arie van't Riet

点滴

【意林】 15 / 相片中的“境” 慧清

15 / 太不值得 且庵

15 / 橡果和南瓜 沈虹羽

15 / 名利中人 刘墉

23 / 漫延一米就变脏 易水寒

23 / 无条件为你 蓝瑟

【点滴】 9 / 警示 那秋生

11 / 看云 沈从文

32 / 考试的答案 中山和义

32 / 爱情和婚姻 蔡澜

43 / 笔挺 木心

51 / 心安否 张亚凌

51 / 成长 亦舒

65 / 意境 子沫

互动

【互动】 72 / 互动

艺术

【封面】 黎芦(摄影作品) Charles Emerson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mailto: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mailto: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 ● 秦嗣林 传家金簪



走。如果我没来拿，你千万不能给那个女人（儿媳妇），连我儿子也一样。”

我很好奇黄老太太为何如此重视这支不起眼的金簪，聊天后，总算慢慢拼凑出事情的原委：

原来黄老太太从小就被送到黄家当童养媳，婆婆待她十分苛刻，但是她不曾有过一句怨言，侍奉婆婆犹如对待亲生母亲一样无微不至。时间一久，婆婆终于被感动。临终前，她将黄老太太叫到病榻前，将金簪塞到她手里，温柔地说：“这支簪子是阿祖（曾祖父）的阿祖留下来的，我只留给你一个人。”婆婆的举动无疑宣告了黄老太太从毫无地位的童养媳，晋升为继承家族衣钵的长媳，羡慕诸多亲友。

至此，我总算了解了黄老太太为何一再叮嘱我绝对不能把金簪交给她儿媳妇。因为在她眼中，儿媳妇根本不曾尽到孝顺婆婆的义务，担不起金簪代表的持家有方。

岁月荏苒，没想到两年之后，黄老太太终究还是生病住院了。她的几个女儿帮忙整理房间，发现黄老太太视若珍宝的金簪不见踪影，却在平常收着私人物品的抽屉中找到当票。于是黄老太太的儿子黄先生带着当票上门，告诉我黄老太太住院了，他要赎回金簪。我摇摇头说：“黄先生，很抱歉，你妈妈交代我，不能让你赎。”

黄先生听了不能接受，质问我是不是想霸占他家的金簪。

我索性敞开来谈：“这支金簪起码值一两万，但是你妈妈却只当了5000元，可见她并不缺钱，你知道她为什么执意要拿到我这里当吗？相信你和你妈妈的

很多人都以为来当铺的客人都是经济有困难的人，其实这是错误的。他们中不乏富裕的人，他们上门不一定要周转，往往是别有所求。

例如我的邻居黄老太太，她家从上一辈开始便累积了不少房产，晚年生活优渥，在地方上小有名气，她的儿子黄先生则在市场里摆了个菜摊。其实以黄家的经济状况，黄先生根本不需要赚钱，与其说是做生意，倒不如说是打发时间。

不过有一天，黄老太太却上门来找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有样东西不能放在家里，放朋友那边也不放心，不知道可不可以放你这里。”她说着就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用方形包布层层包覆的布包，揭开包巾，里头是一个摩挲得发亮的木盒。掀开木盒，黄老太太从中取出一支金簪，样式并不花哨，但可以判断出是件有

些年头的金饰。

我问老太太：“这支金簪不占空间，为什么不放家里呢？”黄老太太扬声说：“要是放在家里，迟早会被我那不孝的儿媳妇偷走。”我不解地问：“老太太，我认识你儿媳妇啊，有像你说的那么坏吗？”

黄老太太一听我提她儿媳妇，便噼里啪啦地数落起来，什么不孝顺、言词顶撞，甚至偷拿东西，把黄老太太气得要命。

虽然我心想她儿媳妇看起来不像是忤逆婆婆的人，但是对别人的家务事，我也不方便置喙。我赶紧岔开话题说：“大家都是老邻居了，东西放我这里保管当然没问题。但是按照惯例，还是要开张当票作为收据。”

黄老太太说：“好，就当5000元好了。可是你要注意喔，我这支金簪是祖上留下来的，哪天我走了，一定会一起带



## 我的大都市里 一片黑夜

◎〔俄罗斯〕茨维塔耶娃

◎飞白译

一棵黑杨树。窗内是灯——  
火，

钟楼上钟声，手里小花——  
朵，  
脚步啊，并没跟随哪一——  
个，  
我是个影子，其实没有——  
我。

金灿灿念珠似的一串——  
灯，  
夜的树叶味儿在嘴里——  
溶。  
松开吧，松开白昼的——  
绳。  
朋友们，我走进你们的——  
梦。

（去日留痕摘）

我的大都市里一片黑——  
夜。

我从昏沉的屋里走上——  
街。

人们想的是：妻，女——  
而我只记得一个字：夜。

为我扫街的是七月的——  
风。

谁家窗口隐约传来音乐——  
声。

啊，通宵吹到天明吧——  
风，

透过薄薄胸壁吹进我——  
胸。

相处情况，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不要把家里的问题套到我这个外人身上。你应该回去跟你妈妈好好商量。”

听到我这番话，黄先生气得破口大骂，后来连附近的警察和里长都来打圆场。他们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劝我把金簪交给黄先生得了，但是我坚决不答应。这一闹就闹到晚上七八点，大家才没力气再吵下去，于是双方鸣金收兵，各自回家养精蓄锐。

但没想到当天晚上12点，黄先生竟再次来到店里。

黄先生说，其实他并不在意金簪的归属，而是他妈妈平日到处宣扬儿媳妇如何不孝，传家的金簪绝不会交给他们云云，让黄先生饱尝亲友误解的目光。而今天在店里的争论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才会情绪失控。现在回到店里，是希望跟我好好谈一谈，化解彼此的误会。

我问他：“我不止一次听到黄老太太说儿媳妇不孝。我觉得你太太不像是这样的人，而黄老

太太也不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事情似乎没这么简单，到底是什么原因？”

黄先生苦笑着说：“一开始我和太太谈恋爱时，我妈妈就极力反对，她认为自己见多识广，眼光比我准，可以帮我挑个好老婆。所以从新婚第二天开始，婆媳大战就正式上演。其实我也不想让事情发展成这样，只是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每次婆媳意见分歧时，我总是没耐心跟妈妈好好商量。久而久之，我太太受到我的影响，与我妈妈之间演变成了对立关系。秦先生，你知道吗？我在妈妈和太太之间夹了20年啊！”黄先生眉头深锁，无比忧愁。

黄先生一口气说出了心里话，证明他心防已开，因此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黄先生，正如你所说，你妈妈会有这种偏激的想法，绝非一日之寒。平心而论，她在乎的不是金簪，而是一种累积的不满。这支金簪代表的是孝顺长辈的传统，她认为你

们违背了传统。说真的，你妈妈已经七八十岁了，要改变很难。而你太太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婆媳相处经验，想回心转意也不容易。想让她们和平相处，解题人只有你能胜任。你多少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该跟太太商量商量，改变你们跟妈妈沟通的态度？”黄先生若有所思地回家了。

约莫过了10天，黄先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黄老太太一起进到店。黄老太太虽然有点虚弱，但是脸上的线条较过去柔和许多，看来黄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问黄老太太：“要不要把金簪赎回去啦？”黄老太太想了想说：“让你保管了两年，也该赎回去了。”金簪终于物归原主，黄老太太万分珍惜地收入原本的木盒中，黄先生推着妈妈走向门口。临走前，他转身朝我点了点头，母子两人一起出了大门朝家走去。

（思漫摘自九州出版社《29张当票》一书，李晓林图）



# 塌鼻子

●韩少功

山那边有一郎中，塌鼻子，读书不多，每天上午不做事，只是咕嘟咕嘟吸水烟，直到铜烟筒烧红了才熄火。午饭后睡觉，睡起来打一个大哈欠才开始坐诊，还限定人数，只看三四十个号——他晚上要去喝茶，从来不肯耽误。

没有人看见他采药，但他总能拿出一种黑药丸，据说那是他半夜里采集和炮制的，几乎包治百病，疗效十分了得。这种药丸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其中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贴身的帮手也不大明白。

不光是药，他还会很多旁门左道。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跳起来朝门外跑。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

把病人打倒在地，再把他拖入水塘，不论他如何惨叫，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一次次把脑袋按入水中。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人们遵照他的指示，用好几重茧棉包裹病人，抬到床上去发汗。不到一个时辰，病人果然发出汗来，高烧渐退，神志恢复，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

更奇特的是，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他仔细看看腿伤，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放在火里烧红，再下醋淬火，如是三番，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和着谷酒，灌入马口。五六天

之后，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更奇怪的是，几年后这匹马死了，屠马者割开皮肉，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

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于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搅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只见路边停了好几辆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只看见一排背影前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了。当





## 晓月

◎吴冠中

并非“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思。

火车奔驰，窗外郁郁葱葱：高粱、玉米、大豆、水稻……远山苍翠，晨曦斜照，高高低低抹上片片微红。人，显得很小时，但朱红的背心和白头巾特别醒目。一切都刚刚苏醒，开始活跃。

偶尔抬头，天色空蒙，淡淡的浅蓝色，其间隐现着苍白的月亮。她不圆，欠丰满之美，又无撩人愁绪的如钩娟态，无光无色，太平淡了，于

是悄悄消逝于世界的背景里。她有过骄傲的时光，人们围绕着她团聚、恋爱、歌唱。她柔和的光抚慰了《聊斋》里的女郎、忧郁的嫦娥、酒醉的李白。那时候，一切烦琐的细节、无聊的真实、狰狞的面貌和奸诈的心肠通通被投进了黑暗的深渊，只让无邪之美显现。人们苦于炎热，月下清凉如水；人们厌恶刺眼的杂色，月色朦胧启示了和谐之美；逼真往往伴随着可怕，月光赋予了人间透明的幕纱。月圆月缺，圆圆缺缺之间蕴含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希腊人尊日神阿波罗为文艺之神，他们弄错了，怎能看不见月亮呢？大概晚上睡得太早了。

火车轰隆轰隆，跨过钢铁大桥，越过黄土高原。是正午时分，极目不见阴影，遍野热气腾腾，万里晴空，一色蔚蓝，消失了那苍白的月。她凄凉地隐去了，完全被人遗忘了。但她知道，其实太阳已开始西斜，晚霞之后，就是她的世界了，人们又将陶醉在她的怀抱里。月亮与太阳各有自己的半个世界，似无可争，但偏有“醒”与“梦”之争。庄周梦蝴蝶，蝴蝶梦庄周，谁说日光下是醒，月光下是梦？

（木又寸摘自新世界出版社《短笛无腔》一书，吴冠中图）

天的号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接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有一次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位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开的是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从那以后他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硕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

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会招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顾客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

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已分隔在阴阳两界。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

（采桑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山南水北》一书，李小光图）





## 有些事现在不做，就永远不会做了

◎谭洪岗

台湾电影《练习曲》，讲述即将大学毕业的明相，独自骑着自行车，用7天时间环游台湾岛的故事。这个有听力障碍的大男孩，背着破吉他上路，看尽了风光，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那句朴素的心声“有些事，现在不做，就永远不会做了”，更是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真心想做的事，即使前路茫茫，有许多未知的变数，还是要去做。即使这件事不容易，自己心里有不少的忐忑不安，还是要放手一搏。这，是为了真正活得自由吧？人的内心，是容易自相矛盾的。熟悉的小环境会带来安全感，但如果只停留在安全地带，不越雷池半步，又会觉得受束缚。走出安全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那也可以说，是在寻求与更大的天地相融合。

与身边的其他人、与所在的环境、与整个世界有连接，是人同此心的向往。好在，即使是独自出发，也并不表示就会一路走

得孤独。明相的环岛骑行，就收获了许多陌生人的善意。傍晚他仍冒雨骑车时，开车经过的路人知道前面一段路没有灯，不好走，用力喊他停下，一定要他上车载他一程。工厂破产拿不到补偿金的阿姨们，依然乐呵呵地集体租车出游，与他偶然相遇时，热情地分便当给他吃。对人的友善，在每个人的心底，即使遭遇过打击、遇到过不公正对待，那份友善仍会在人们萍水相逢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若大家都完全活在这样的友

善中，那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可以畅通无阻了。现实生活中当然还有各种隔阂，但与他人有疏离、有隔阂，其实意味着我们已经先与自己内心的某个部分有了疏离和隔阂。

拿明相来说，他对自己的听力障碍显然很自卑。骑行快要结束时，他去了一趟亲戚家，长辈们回忆起他小的时候，都担心这个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将来怎么办。长辈们对他的担心，当然饱含着关心，但同时也带着源于恐惧的怀疑、不信任。在家人忧心忡忡的目光下长大的孩子，很容易形成对自己的怀疑与不信任，以为自己不如人，于是在跟人打交道时有压力。

但愿长大后的明相，能认出旅途中所收到的礼物——他偶遇不懂中文的外籍女孩，两人实在难以用口语交流，只能用手比画。就这样，明相帮了女孩一把，听力障碍丝毫没有妨碍什么。说到底，身体层面的任何欠缺、不足，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如果对此不接受、很排斥，甚至为此怨天尤人、责备自己，才会带来痛苦与卑微感。

自卑感常会让人追求在某方面压倒别人，以此来建立优越感。实际上，误以为自己不如人



电影《练习曲》剧照

与《俄罗斯文学讲稿》耳鬓厮磨了十年，感觉我全部的收获也尽在这句话里了：“生命既哀亦美，知此足矣。”

一

托尔斯泰是纳博科夫的至爱。据说当年纳博科夫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俄罗斯文学，为了说明托翁无与伦比的伟大，曾经来了段“行为艺术”。

他先把教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教室里顿时一片漆黑。这时他打开了讲台上的一盏台灯，指着台灯落在桌面上的光晕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随后，他接连打开了教室里所有的日光灯，台灯立即显



纳博科夫像

## 生命既哀亦美， 知此足矣

●丁 骏

得昏暗无光，他说：“这，是普希金。”最后，他走到窗边，一把拉开窗帘，耀眼的阳光瞬间洒进教室，等他拉开所有的窗帘，教室里已满是阳光。随后，纳博科夫清清嗓子，说：“同学们，这，就是托尔斯泰。”

二

某年期末，纳博科夫在校园的湖边散步，一名女生跑来问他：“教授，我该知道多少东西才能考好期末考试呢？”教授想了想，说：“生命是哀伤的，生命也是美丽的，知道这个就够了。”

（听 风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5期）

和自认为行高于众、别人望尘莫及或理解不了，带来的隔阂是一样的。卑微感和优越感的背后，同样是分别心、评判心，无论是在评判自己还是评判他人。

寻求与更广大的天地融合时，其实也是在试图消融自己内心的隔阂。当明相一次又一次地练习弹吉他，对着大海听海潮之声，接受陌生人的友善，当他渐渐懂得，听障根本无法阻隔心灵的融合，那么，与人与己的隔阂终会融化消失。

明相在路上偶遇的一家人，提起过海鸥乔纳森。那只名叫乔纳森的海鸥，一心探索鸟类的飞翔能达到怎样的境界，同类们所热衷的捕鱼觅食生活无法满足它，这惹来父母的忧心和同类们的不理解以及非议，后来它还因偶然的过失被逐出族群。当然，最终，乔纳森历经考验后成为飞翔大师，它也开始把它的心得传

授给前来求教的众多小鸟。

旅行者大都容易跟乔纳森有共鸣吧？明相也一样是在探索能够达到、能够超越怎样的极限。好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允许多元选择。据说，这部片子播出后，台湾兴起了一阵环岛骑行热。可以说，明相的环岛之旅，不只是为自己走的，也是为所有

有同样心愿的人走的。

没有人生来就立志要活得孤独。各式各样的行走与探索，即使以独行的方式开始，也都是要走向融合：与有共鸣的同类相融合，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与整个世界更好地相融合。

（沙 洲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11日）

## 警 示

●那秋生

唐朝诗僧王梵志曾有诗云：“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以“土馒头”这样的大白话来比喻坟墓，虽不免残酷，还是让人忍俊不禁。又用“打

铁作门限”这一故事，表现无论作什么长远的打算都是无用功。宋代范成大把这两首诗的诗意铸成一联：“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后来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中，妙玉就很喜欢这两句诗，而“铁槛寺”“馒头庵”的来历也在于此。如此精妙地警示后人，意味深长啊！

（远 山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7月29日）

# 蔡元培的富贵

●余世存

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在这方面，张謇、章太炎等人旧而少新，胡适、鲁迅等人新而少旧，只有蔡元培先生在新旧、士仕、政道之间出入自如。

说蔡先生的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清朝、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很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或说“国之重臣”，确实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那就是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蔡元培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他发布了褒扬令，称赞他“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 千金散尽

蔡元培做官的机会太多，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属于那种对钱没有概念，大手大脚之人。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蔡先生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他第一任妻子王昭对此非常不满，丈夫乱花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两人经常吵架。蔡先生的儿子蔡怀新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有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学生。

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这些人，还有众多的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甚至到了晚年，仍然如

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平子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即赠廖法币十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可见蔡先生的豪情出于至诚。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他们习惯了当官做吏后，便难以回归平实，再难以自食其力。在这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自信与自足是少有的。

1907年5月，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再次学习，历时4年之久。

因为公派留学机会搁浅，蔡元培决定自费。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30两银子，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的侄子唐宝书、唐宝潮等兄弟四人做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的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元（编译）和5元（著述）的标准，每月稿酬100元（约合今人民币7000元左右），如此保证蔡元培留学所需，并维持其在国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

## 辞职，辞职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其实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辞职之烦扰于他几乎是家常便饭。

1890年，24岁的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

1898年，32岁的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



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后，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位列写史的行列。但当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仍选择了辞职。

1900年，34岁的蔡元培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年多，学堂新旧势力争执不断，他支持新派，遭到出资人的干涉。蔡元培断然辞职，后勉强留任。次年，因办学经费的事再起矛盾，蔡元培就辞职离开。

1902年，36岁的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学校发生学潮，蔡元培支持学生退学，他自己则辞职。

1912年，46岁的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当面向袁坚辞教育总长之职。

1917年，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他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四处奔波，救助被捕学生，5月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于当晚离京。后放弃辞职。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

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同意，才又复职。

1922年，56岁的蔡元培痛感对北大学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愤请辞职。后经多方挽留而复职。

1923年，57岁的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

1928年到1929年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我们可以试图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来接近这样一位贤者的内心。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这些学校的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校长的身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先生的贡献可谓大哉。

恩格斯曾称赞但丁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我们看蔡元培先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

（萧萧摘自《英才》）



## 看云 ●沈从文

许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

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

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的云又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

河南、河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做窝窝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南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无性格可言，然而橘子、辣子就在这种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给湖南人增加了生命的发展性和进取精神。

川渝的云与湖南的云虽相似却不尽相同，巫峡峨眉夹天耸立，高峰把云分割又加浓，云有了生命，人也有了生命。

（王树芳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精美散文》一书）



# 人生是一场没人相伴到底的旅行

●曾 颖

我很喜欢《千与千寻》中的一个情景：在浩瀚无边的宁静的水世界中，千寻坐在一列夜行火车上，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天空中繁星点点，大地上，是无边的水和看不到头的铁轨，还有比铁轨还遥远的未来……我以为，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列火车上的这样一次旅行。

通常，我们是从医院这个站台走上人生这趟列车的。这个迎来新生命、送走老生命、连接生与死、纠集欢乐与悲伤的地方，很像迎来送往、见证悲欢离合的车站。

接生员一双温暖的手，将我们接引到这个略显冰冷的世界上。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初来乍到的世界已是人满为患。那些人离我们太过遥远，因此，我们感觉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车厢里空无一人。

其实，这时我们的感觉和知觉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忽略了车厢里为我们诞生而奔忙的人们——产床上忍着剧痛却快乐的母亲，产房外除了扯指头便什么也做不了的父亲，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的医生和乐呵呵地去准备热水的护士，还有病房外准备尿布和小衣服的奶奶，以及不知该买手枪还是蝴蝶结的心急的爷爷。

他们是我们最初的旅伴。他们中的多数人，将在我们人生的车厢中，陪我们走很远的路程。

之后的几十年，我们的车厢里，会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各种各样的人。从让我们心动的邻家小妹到专抢我们糖果和玩具的大胖；从托儿所的阿姨到学校门口卖糖葫芦的白胡子老爷爷；从爱给我们讲童话故事的小学女老师到中学课堂上那位眼镜片上能闪出寒光的数学老师；从那个让我们半夜起来弹吉他的美丽女孩到终于让我们想有一个家、想要一盏灯的温柔女人……然后，在下

一个车站，我们迎来了和我们长得很像，甚至和我们有着相同的搞怪或忧郁表情的儿子或女儿。在同一个车厢里，我们经历着相同的春夏秋冬。在看着儿女成长的快意中，我们体味着渐渐老去的忧郁。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与我们在同一个车厢里，一同往前走着。他们中有的我们的知己好友或同事，陪我们走很远很远的距离。有的，是我们在路上匆匆一瞥却令我们流连很久的美丽少女；也可能是与我们做过一次快乐或郁闷交易的小贩；也有那些





两棵花旗松被少见的大风刮倒了。市工务局动作不慢，不出三天，就把枝干锯成许多段，连同叶子一起搬走。人行道旁的双人木椅，捐赠者是卢森堡先生的后人。它被树砸断了椅背，作为触目惊心的物证，也消失了。可是，要三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的树桩，依然如故。

我碰巧路过，站在稍小的一个树桩旁边，伸手把树桩切面上的木渣抹去。这一棵是受牵连的，本来不必倒下，但树枝和旁边那一棵纠缠。较大的一棵离它两米，根部被白蚁蛀空，说倒就倒，捎带着把小弟弟也害了。

我数起年轮来。数年轮并不容易，因为锯齿的痕遮蔽了一些。俯首细察，年轮线之间的距离有差异，宽的有一厘米多，窄的也有半厘米，可见其每年生长态势不同。粗略一数，年轮约80圈，一圈圈，恍若一块石子投进池塘激起的涟漪，一道波纹，就是365天的晨雾夕阳、春花秋月。



## 年轮

◎刘荒田

我走到另外一截树桩前，这一棵倒得彻底，连根部也裸露了。它的年轮比前一棵清晰，也是80多条。比年轮触目的是树皮，层层叠叠，至少一尺厚，蟒蛇鳞片一般包裹着树身。我一下想起老杜咏武侯庙古柏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花旗松的气势也够瞧了，看天空就知道——这两棵倒下以后，猛然敞开大片天空，让

人有种出其不意的空旷感。

它们在这里矗立的年岁，以80年算，栽苗该在1930年前后。我的邻居玛丽，10年前去世时91岁，曾是这一带资格最老的居民。这位在“9·11事件”次日，颤巍巍爬上阳台，把星条旗挂出去的老太太，该看过幼年期的花旗松吧？那时，她还是明眸皓齿的少女。

树若有灵，当目睹这一街道的沧桑变异：每天从这里出门和回家的人，他们一生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果年轮是粗纹唱片，会录下圣玛丽私立中学的鼓声哨声、教堂的钟声、狗的叫声，还有人从树边走过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这两棵树是这一带居民生活的旁观者，也以其四季不变的葱绿介入其中。如今，它们的年轮终于停止生长。

此前，饱览红尘的树会不会叹息一句：人犹如此，树何以堪？

（西流摘自《今晚报》2015年8月22日）

和我们曾经有过亲密感情，最终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断绝了往来的情人、朋友和伙伴……

就像一次漫长的旅行，在春花秋月、夏雨冬雪的窗景之中，很多人来了，在车厢里和我们上演了各式各样悲喜酸甜各不相同的人生剧。有人带着微笑，与我们一路上讲着笑话度过一段快乐旅程；有人带着鲜花和蛋糕，与我们分享甜蜜的行程。

有人莽撞地带着烈酒和心事，与我们一醉方休；有人抽着几乎令我们窒息的雪茄，很无礼地瞪着我们。甚至有不怀好意的小偷和骗子，深藏于众人之中，

稍不留意，便会给我们制造伤口，令我们痛不欲生。

来来往往的人群，反反复复的表情。无论多么快乐的同行，都有忍泪诀别的时候；无论多么痛苦的经历，都有最终结束，让我们长舒一口气的时候。上苍不会永远让爱我们的人与我们相拥，当然也不会让恨我们的人与我们永远相对。那些爱我们的人的世界是天堂；那些恨我们的人的世界，则是地狱。而人间，爱我们的人和恨我们的人各占一半。

我们从医院出发，经历了一场漫长却又匆忙的旅行之后，又到了另一个车站。我们发现，人

生的车厢里，除了我们之外，便空无一人。

世界从此归于沉寂。我们的身后，也许会因为我们在人生这节车厢里的表现，传来惋惜声、恸哭声或幸灾乐祸的笑声。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将以一抔土或一朵花的形态，重返我们爱过或恨过的风景中。对于泥土和花来说，赞美和责骂是无意义的，这些，与我们已毫无关系了。就像路对于我们的脚没有记忆一样，天空没有留下痕迹，却见证过数不清的飞翔……

（月影摘自《航空画报》2015年第8期，刘宏图）



## 前一秒钟我是世界之王

●关 鹤

恐惧感是一种非常抽象、难以捉摸的感受，平时虚无缥缈，却可能在一个脆弱或敏感的瞬间忽然将人湮没，叫人无法喘息。我第一次来以色列之前，对于以色列的印象是“战争硝烟中的中东犹太小国”，然而在希伯来大学读国际关系的那个暑假，耶路撒冷呈现出的祥和与沉静，却让人平静。

在以色列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完全没有恐怖袭击、冲突摩擦的影子，甚至令人有一种错觉，仿佛身处以色列之外的看客们比以色列人还要关心以色列的局势，媒体报道中硝烟四起，而现实生活中却异常安逸。直到有

一天我在特拉维夫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个没有右手的女人。

她是一位身材纤细、面容姣好的女人，在她购票后转身的瞬间，我才看到她没有右手，手腕以下的部分如同被齐刷刷切掉了一样。她神态从容，步伐轻盈，用没有右手的手腕抵着手机和朋友通电话。在那个平静的夏日午后，就在那辆公交车上，恐惧感忽然排山倒海般地将我湮没。可能是一次意外事故，也可能是一场恐怖袭击，让她失去了右手，这样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在我身边或我身上。如果是我的话，是否还会如此从容地面对？在基布兹，莉迪亚·艾森伯格老师曾经

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基布兹距离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很近，因此几乎每星期都会发生冲突或袭击事件。每一天，坐上公交车的乘客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活到明天。刚开始人们很恐惧，但后来就变麻木了。有一个基布兹的年轻女性，在一次公交车爆炸中整个下巴被炸飞了。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如果是我的话，会怎么面对未来的人生？

有人或许会问，那么在以色列，是不是在大街小巷随处都能看到因战争或恐怖袭击致残的人？其实在以色列生活的三年中，我并没有见过很多。不过其中有一位是我十分敬佩的。

他的名字叫雷米·布莱赫，在1983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跳伞部队的中尉。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深入雷区去营救战友，结果不慎踩到埋在墙根下的地雷，失去了左腿和右臂。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在前一秒钟我还是世界之王，后一秒钟我就躺在地上了，变得一文不值。整整三个星期，我都无法从这个巨大的冲击中缓过神来。”

然而人生还得继续，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就只能勇敢地走下去。在接受了从“世界之王到一文不值”的冲击后，他决定努力生活、努力工作，挑战自己的极限，追赶那个曾经健全的自己可能达成的人生目标。他后来成为专业的风筝冲浪选手，顺便成为以色列顶尖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在风险投资界一干就是20

## 相片中的“境”

●慧 清

阿大去了一趟西藏，拍了很多照片回来给朋友们看。

“哇，天好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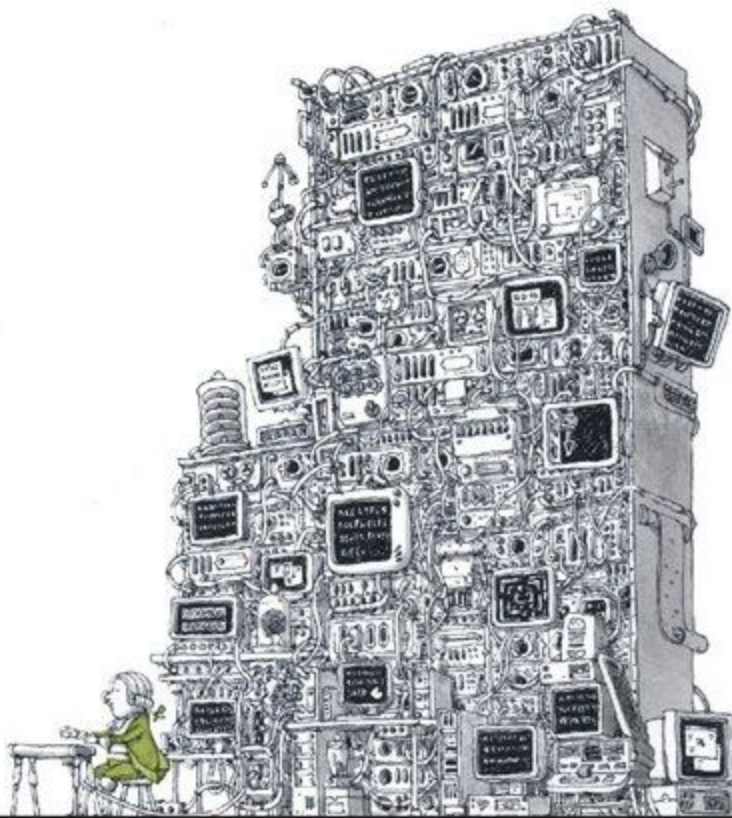
“湖水真清澈！”

“好壮丽的布达拉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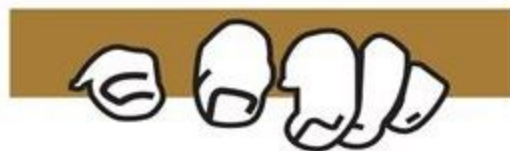
听着朋友们的感慨，阿大很高兴，却还是觉得若有所失。他对师父说：“师父，我的每张照片，都是在当时深有感触的时候拍下来的，拍照的时候，感觉心灵似乎都受到了召唤，可为什么这种召唤无法通过照片传递呢？”

“‘境’已经不在了啊。”

“怎么才能保存下‘境’呢？”



年。他投资的以色列半导体公司Anobit是苹果公司在美国西海岸以外收购的第一家公司。也正是在这之后，苹果决定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当一个崩溃的投资组合公司心急火燎地说“大事不妙了”的时候，再大的“不妙”对他来说也都是可以应对



## 意 ● 林

“境来莫拒，境去不留，随缘而已，何必要存呢？”

（六月的雨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如是我所闻》一书）

## 太不值得

●且 庵

张恨水《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杨杏园是一位报人，见一个朋友常常写些乱七八糟的稿子投到小报馆去登，便劝道：“古人惜墨如金，将文字看得很值钱，你整日把文字铺张于这些事，太不值得。”

劝朋友劝得这般直切，杨杏园是真朋友。做人要知惜，做文章亦要知惜，免得下笔孟浪——太不值得。

（林 涛摘自《今晚报》2015年8月17日）

## 橡果和南瓜

◎沈虹羽 编译

有一位老妇人来到一块金色的南瓜地旁，地头上有一棵高高耸立的橡树。坐在树下，她对大自然的怪异陷入了

的。还有什么冲击比个人毁灭的危境更难以驾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那句“前一秒钟我是世界之王”让我感慨万千、无法平静。这个世界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来说，可以说非常残酷，但是命运对他却又异常

沉思：小小的橡果长在粗壮结实的树枝上，硕大的南瓜却结在细细的藤蔓上，“上帝一定是犯了个很简单的错误！”她自言自语。

感觉有些困倦，她不知不觉躺下来打了个盹，却被一颗落在鼻子上的小小橡果惊醒，不禁哑然失笑，然后她揉了揉鼻子喃喃道：“上帝大约总是对的。”

（雨 涛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9期）

## 名利中人

●刘 塘

某日，与一位在商场十分得意的朋友在世界贸易大楼顶层共进晚餐，看着下面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他感慨地说：

“人生就像这车马灯火，明明灭灭，飘游虚幻，何必争名逐利呢？”

我没有附和，却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吃晚餐？”

“因为这是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东西好吃，视野开阔，服务周到。”

“很贵吧？”我又问。

“当然！相当不便宜。”

“当你说何必争名逐利之时，岂知自己却正在名利之中啊！”

（若 子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点一盏心灯》一书）

眷顾。只要还活着，就有再次成为世界之王的无限种可能性。我想我原本的安稳人生，就是因为被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因此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最后抵达这里的吧？

（茜 罗摘自《文汇报》，王 青图）





## 拜见母亲大人

●七 董 年

拜见母亲大人是需要谨慎的。

扎起马尾，露出额头——她喜欢看我一直保持十几年前的中学生模样，不管我现在已经多少岁。

挑选一件十分显胖的衣服——她永远嫌我瘦。每次见到我便立刻皱起眉头打量，鉴定结果是我又瘦了，然后开始问：“是不是又过得不好了，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衣服不仅要显胖，还一定要是亮色，不能穿深色——她总是嫌弃我黑色衣服太多，说：“别一天到晚穿得黑黢黢的。”所以要选白色或者红色。哦不，白色也不太好，她会说：“白色这么不经脏，谁给你洗啊？看这都发暗了。”所以要选红色，红色经脏，又显得面色红润，气色好。

一定要化妆，但又必须是裸妆那种类型，气色鲜润就好，千万不能涂抹太多。但不化妆的话，显得不够精神，她又会说：“怎么都不收拾一下自己？”

总之，我会把自己收拾成穿着少女时代的红毛衣的、扎马尾的、学生味儿十足的样子。这样我不会给她任何一点破绽，来让她忧心忡忡地打开话题：“你是不是过得不好？”

时间差不多了，掐着表，准时去接母亲。把车靠边，远远地，看见她站在人群边缘。她穿着那一身我很熟悉的旧风衣，一双不相配但便于走路的休

闲鞋，背着我当年上学用过的那个双肩包，很实用地插着一只水壶。

把母亲接到，她像个孩子一样，乖乖上车，坐后排座位。因为她一旦坐我旁边，就会忍不住保持高度紧张，大声指挥我怎么开车。碰到路边闪出一辆电瓶车，她会尖叫，把我吓一跳；不然就是高声指挥我：“按喇叭！”“打灯！”“啊！小心那个人！”……我会崩溃的。我都有8年驾龄了，视力5.2，早就是老油条司机了，而她明明就视力很差，开车是彻头彻尾的菜鸟，每次还要这么指挥我。每当这时候，我恨不得分给她一个喇叭捏在手里，任她自己随便按。

但有一次，我与母亲一起，坐上了某位阿姨开的车。我很紧张，因为阿姨实在开得太“菜鸟”了。奇怪的是，母亲却在副驾驶位上一路安安静静地坐着，什么都没说，更没有指挥人家，偶尔还很轻松地 and “菜鸟”阿姨聊天。

下车后我问母亲：“为什么你不指挥别人开车，只指挥我开车？”

“别人我不管啊，你是我女儿啊。”她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所以后来，我都让母亲坐后排。这样对大家都好。

接到母亲，带她去了餐厅。坐下来点菜。我点了她喜欢吃的清淡的菜，然后点了一个豆腐青菜汤，叫“一清二白”。点完菜，服务生向我们重复一遍菜名，报完最后一个“一清二白”，我点头确认，示意可以了。

服务生走后，母亲欲说还休，最后非常不安地问我：“一千二百？这顿饭就要一千二百啊！”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她，窗外的阳光洒在她的白发上。

母亲看上去比较年轻，所以我一直未发现她的衰老——我一直感觉她还年轻着，永远没老。就像她以为，我一直还是个中学生的样子，停在那几年，永远没长大。但时间容不下我们的幻觉。她现在老了，渐渐变成了我的孩子。在她的晚年里，我要像母亲照顾孩子那样，给她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

少年时与母亲的种种怨怼，已经渐渐释然。那会儿叛逆时，动辄会想：“我要是当妈，我才不会……”而现在才知道，做一个好母亲实在太难，她已经尽力了。

如今轮到我，其实我也只能说，我尽力。 ❀

(田宇轩摘，李 晏图)



## 人生,是有次第的

◎梁冬

小时候,我发现一件事:一件衣服在同样的温度下,比如说15摄氏度,春天的时候,你就穿不住,而在秋天,你穿着就正合适。那时候,我只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也不深想。随着慢慢长大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现象背后有很大的学问。

什么学问呢?原来,人的气是有内外出入的。

春天,我们身上的阳气由内向外散发,所以会觉得穿秋裤捂得人难受;而到了秋天,阳气是由体外向体内收敛的,所以你就觉得秋裤虽薄,却能挡风祛寒。

后来,我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长大之后,对这个变化我不那么敏感了,小的时候却能很容易感觉到?

原来,我们正在慢慢地变成一个迟钝的人。比如在我走进幼儿园的第一天,我能快速察觉到哪个小朋友喜欢我,我喜欢或不喜欢哪一个小朋友。但是,这些从生理到心理、从物质到情感的诸多感受,随着我们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少了。

一个孩子摔倒在地上,很少骨折,因为他会像动物一样,轻轻地滚过去。为什么一个成年人很容易骨折呢?除了骨骼本身的原因之外,我相信是因为成年人身上没有了那种像动物一样的敏感性。

一个人,起码应该保持一个人的活法,起码要保持一种动物的活法,你连动物都没活成,你活什么人?

人生,是有次第的。

(林冬冬摘自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心想事成的活法》一书,吴冠英图)

1951年1月,父母婚后不久,首尔再次遭到袭击,民众又开始南逃避难。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但母亲为了见父亲一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访。父亲通过通信兵,在前一天已经得知母亲要来的消息。他努力压抑兴奋的心情,以淡定的神情迎接母亲。

那天晚上一进父亲的宿舍,母亲看到房里折好的干净被套和枕头套,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当时父亲住在居民避难而搬迁空出的一间小民宅里,她以为寝具会不齐全,没想到竟有一套干净的被子。母亲压抑住内心的害羞,小心翼翼地问道:“是谁把被子精心整理得这么干净?”

父亲只露出害羞的笑容,没有回答,但那个笑容仿佛已承认是他做的。



## 靠得住的男人

◎〔韩〕朴槿惠

“在战备情况下,你们的父亲一定无法托人整理被子,但想必他也不愿让不顾危险前来找他的妻子盖上肮脏的被子。只要想到他花了一整晚,用那不纯熟的技术将被子上的破洞缝补起来的样子,我就会觉得很贴心。”

母亲说着,嘴角露出了一抹温柔的笑容。

“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真希望能再见到父母在一起的画面……

(如画摘自译林出版社《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一书)

陈道明不是艺人。直说，我非常讨厌艺人这个称呼，我和道明交流过，他也很讨厌。因为我们觉得，艺人是6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通行的一个对演艺工作者带有蔑视的称呼，是被人戏弄、侮辱和伤害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艺人这个名词一夜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这个庄严而伟大的称号。就陈道明而言，我觉得他无愧于这个称号。我想，什么“明星”，什么“大腕”，什么“表演艺术家”，陈道明对这些肉麻的称谓都会不屑一顾，他最愿意别人给他的定位就是两个字：演员。

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个喜欢被称作“演员”的陈道明。

### 第一次见到陈道明

那是1985年，我去南京演出。那时候，我是江苏省一个市话剧团的演员，听说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制作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便兴冲冲地赶到拍摄现场，因为戏中演日军头目的老演员是我十分熟悉的前辈刘江老师。

到了现场，就见一帮人忙着架机器、布灯光，而刘江老师正穿着戏服和一个“年轻鬼子”在一个角落里切磋着什么。我不敢惊动老爷子，悄悄躲在一隅，听得真切，那年轻演员的台词功底太好了！正在琢磨他是否在哪部电影中露过脸，就看到领我去剧组的制片主任阎友良匆匆走到他们身边：“刘江老师，该拍您了。道明，今天可能晚饭前都拍不到你，要不要先送你回招待所休息？”

那个叫道明的年轻人既和善又沉稳地欠了欠身子：“不用



## 我所知道的 陈道明

◎江平

了，谢谢。把老爷子的戏先拍掉，好让他早点回去躺着。我没事，就在这儿琢磨琢磨戏，背背词儿。”接着，他又坐在一旁的条凳上弓着腰翻看着剧本，念念有词，很是认真。我悄悄问阎主任：“他是谁？哪儿的演员？”

阎主任压低了声音：“北京的演员，叫陈道明，名气不大，但戏演得一级棒，好得一塌糊涂。”

我这才仔细打量离我大概5米远的这位叫陈道明的演员：瘦瘦的，眼睛很有神，颇有些忧郁感，如果他不穿那套笔挺的日本呢子军装戏服，而是换上西服或是长衫，那他可能就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或者复旦大学的教授。总之，他身上的文人气质更多一些。

刘江老师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趁换机位抽空休息，我看见

陈道明立马把屁股下的条凳抽出来端了过去，恭恭敬敬地扶老爷子坐下，然后把一个大号雀巢咖啡瓶递给刘江老师——那时候还没有纸杯、易拉罐一类的东西，用装咖啡的瓶子当茶杯，当时是时髦事。陈道明声音不高，但特实诚：“老爷子，我刚去茶桶给您添了点热的……”

我素来敬重老同志，见这位看起来比我大几岁的陈道明对前辈如此尊敬，自己又低调严谨而矜持，不由顿生几分敬意。

不久后，陈道明主演的《一个和八个》在搁置数年后终于在影院亮相，我估计陈道明他们都没有料到，中国电影的再度崛起居然与这部戏有关，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真正被国际影坛注意，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

### 因《围城》一举成名

又是几年过去，陈道明开始有了些知名度，此时他碰上了一位好导演，碰上了一部好戏——《围城》。

《围城》的制片人是圈中的好大姐张雪村，她每天风风火火地穿梭在剧组现场与公司的办公地之间。那天我在斜土路碰到雪村大姐，她扯着嗓门对我说：“平弟啊，我们组的男演员灵光啊，戏演得好是好的嘞……”当我听说这位主演正是陈道明时，不由分说跟着大姐追到现场。导演是黄蜀芹，谢晋大师的爱徒，在现场很威严，不苟言笑，从不轻易表扬别人，可对陈道明却夸赞有加：“道明身上有种傲骨，不是明星耍大牌的那种骄傲，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方鸿

渐!”

“方鸿渐”，钱锺书先生的同名小说《围城》中的男主角。陈道明是黄蜀芹三顾茅庐才签下合同的演员。黄导与我熟，多年后告诉我：“陈道明挑剧本挑得结棍（厉害的意思），不是他拿架子，实在是他太认真了。他怕自己演不好。他说他没有1949年之前知识分子的生活感觉。我就说，你放开手脚演，结果陈道明说，试试吧，争取演好。现在看来，这个角色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过陈道明。”黄导说到这里补充道：“这不是我说的，是钱锺书老先生夸赞陈道明时这样讲的。”

《围城》给陈道明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方鸿渐”的塑造已是有口皆碑，这里，我只想送一桩小事。

《围城》中“方鸿渐”的岳父岳母的扮演者，是当时上海市电影局的局长吴贻弓和夫人张文蓉。吴贻弓是导演出身，虽有《城南旧事》《巴山夜雨》等经典作品，但演戏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别看吴导拍戏时方寸不乱，可临时被抓差当演员，而且戏份特重，那真是难为他了。

那天拍一场搓麻将的戏，吴贻弓要么牌出错了，台词说对了，要么牌出对了，台词又说错了，弄得黄蜀芹导演急不得哭不得，只好重拍几条。吴导夫人张文蓉向来心直口快，直接“开销”老公：“哪能介笨，这几句台词也讲不拎清？”没想到一遍遍搭词配戏的陈道明却极其谦和，不厌其烦。他还幽默地对“岳母”说：“老丈人被您骂傻了，这戏咋拍呀？”只见陈道明

不慌不忙地和吴贻弓聊着天，然后开始搓麻将。

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陈道明是“麻坛宿将”，而张文蓉则是上影“牌桌大咖”，棋逢对手，一边打牌，一边顺词，吴贻弓老师本来就是绝顶聪慧之人，稍一放松，更有“女婿”体贴入微的关照，顿时状态到位。于是，一场戏酣畅淋漓地演完了。

多年后，我与陈道明熟悉了，他说：“我还真不是拍吴贻弓马屁，我这人从来不求当官的，但我敬佩吴导的为人、学识和谦和。在吴贻弓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学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吴贻弓这代人和我父亲一样，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在旧社会就受过良好教育，同时也是目睹国家腐败、期望能改朝换代振兴中华的那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虽历经各种运动，但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骨子里的高贵和不屈、厚道与忠诚。他的言传身教，使得陈道明不同于一般的演员。陈宗宽起初并不同意儿子从事文艺工作，但当时的大背景是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避免“上山下乡”，陈道明在父亲无奈的默许中选择了演戏这个职业，但他注定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演员出身，我了解这个圈子，在摄制组，在剧团，不演戏时，大家不外乎围坐在一起喝小酒、打扑克、侃大山。陈道明也是剧团出来的，但他不想混日子。他也是跑龙套出身，别人怎么演他不管，他只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句或是半句台词，哪怕他演的只是个“路人甲”。

##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做义工

走出“围城”的陈道明火了，火得很厉害。不久，吴贻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创办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1993年1月11日，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影城大厅前举行升旗仪式，紧接着，我们一千人马紧锣密鼓开始筹备金秋即将拉开帷幕的盛大影展。

我们要面子，要为中国电影争气。吴贻弓说：“要开源节流，电影节是电影人的节日，要请有品行、有知名度、有社会地位的艺术师为我们捧场，为我们赢得社会资金的支持。”于是，我以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带着吴贻弓签名的亲笔信，和吴先生的公子吴天戈一道，直奔京城，邀请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势，为电影节摇旗呐喊。在这些受邀的嘉宾中，就有陈道明。

记得我和吴天戈导演是在昆仑饭店的大堂见到陈道明的。他刚从球场回来，热情地招呼我们。打开吴贻弓的信笺，读完后舒了一口气：“你们就知道我这人重旧情，‘老丈人’给我下帖子，岂有不去之理？”我有些胆怯地问他：“电影节没钱，只能给你买打折的普通舱，行不？”他笑了：“你准备让我带铺盖卷吗？到上海找个桥洞将就一宿？”

我们都乐了。不用说，见面很开心，临别的时候，他还悄悄付了茶钱。

走出昆仑饭店，我的心情顿时阳光起来，因为见陈道明之前，有人告诉我，你的这个邀请名单中，陈道明最难弄，因为他从不轻易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

也不到外面走穴挣钱，他这人，除了上台或者拍戏，闲暇时候就是三桩事：看书、打球、搓麻将。一般的迎来送往、吃喝宴请，他从不去的。

出行的那一天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同行的人里有一位活宝迟到了，而他身上还带着昨天热情地替别人代收的四张机票。那是20多年前，没有纸质的机票，天王老子也办不了登机手续。

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走上前，脱下帽子，摘掉墨镜，特绅士地跟服务员做起工作来。也许是“方鸿渐”的魅力大，柜台上那几位年轻女孩居然把领导请来了，答应让我们一行先换了登机牌上飞机。上了飞机，眼看起飞的时间到了，那位迟到的哥们儿才把机票递到柜台，我们一帮人在机舱里急得快疯了。陈道明走到驾驶室旁边，又对乘务长开始“公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我们这伙人是去上海为电影节做公益宣传，都是不拿一分钱的，看在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电影节的分上，能不能跟塔台打个招呼，晚个20分钟起飞。没想到，机长居然同意了。5分钟后，那哥们儿像从澡堂子里捞出来一样出现在机舱门口，嘴里嚷着：“对不住！对不住！”陈道明瞥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拽到身边坐下，轻声地在那哥们儿耳边说了一句：“我最恨迟到的人！”

这场“机场惊魂”悲喜剧，让我看到了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陈道明，一个善良、能忍耐而又顾全大局的陈道明。

###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次活动后，我们便熟了。

逢年过节，就有了礼节性的问候，有时互寄贺卡，有时通个电话，后来有手机了，就发短信相互拜个年什么的。说心里话，我觉得那时候的陈道明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傲气的，我又是个特随意的人，我是无名小导演，他是艺术家，我俩是背心到袜子——中间差着一大截呢！

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居然两次成为陈道明作品的监制，而从那时候起，我就叫他“老道”了——这是他圈里哥们儿对他的昵称。他也从来不叫我“某总”“某局”的，从来都是直呼大名，我听来特别亲切。那一年，他到上海，拍我们公司的《上海人在东京》，他演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那时候，他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到哪儿都有一堆人追着，他依然很低调，当然也很孤傲，不像葛优，永远笑嘻嘻的。

有一天，在上海的棚里拍内景，我去探班，见剧组伙食一般，遂邀请他晚上到朋友开的饭店小酌。他问：“还有谁？不投缘的我不愿意一桌吃饭。”我告诉他：“还有你‘老丈人’一家，还有你弟妹。”他笑了。

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可爱，一点架子都没有，饭桌上有说有笑，很有点冷幽默，有时候还会引经据典。不知谁又提起了《围城》，他特真诚地说：“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有些轻飘了，浮夸了，也许有点小名气了，别人也觉得我好像爱摆谱了……没想到，去了钱锺书老人家里几趟，我忽然明白了——那么大一学者、作家，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也没啥现代化的玩意儿，除了那满屋子的书，家里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煨中药的瓦罐……”

那天，我们没喝酒，可我觉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样，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在钱老先生面前，听他说上一席话，我真的觉得自己太无知、太渺小……”

我很少近距离接触他，但那天我分明感到，老道说的，句句都是发自肺腑。他不是一个谄媚的人，更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老道的可爱，正因为他的真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从不奉承，也不阿谀。有一回，吴贻弓要拍一部电影，赶到无锡外景基地去见陈道明。老道非常热情，“丈人”长“丈人”短的，但看完剧本，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演不好，演了，观众会骂。”他还说：“有些朋友拍了烂片，或者戏演砸了，总推说是编剧不好，导演不好，我从来都认为，如果某一部戏不成功，应该先找自己的毛病，因为我是主演，我一定有责任。”

有人说他说不清道不明，我不这么认为。我一向觉得，陈道明很透明，他喜欢的剧本从不会轻易放下，他喜欢的角色会废寝忘食去琢磨。陈道明在《康熙王朝》里演玄烨。那部戏，跨度几十年，他从青年演到垂暮，丝丝入扣，张弛有度，顾盼生辉，把康熙演活了！我多次去探班，从不敢惊扰他，甚至到了片场，都不去和他寒暄，因为导演说，陈道明是用心在演戏，康熙已经融化在他的躯体里了。多少年过去了，《康熙王朝》只要重播，我还会看。

（月明摘自《新民周刊》2015年第31期）

比进入他人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打开你自己的世界。

——杨澜

小合作要放下态度，彼此尊重；大合作要放下利益，彼此平衡；一辈子的合作要放下性格，彼此成就。

——合作有三个层面

竞争不是去砸别人的场子，而是把自己的场子搞得更精彩。

——竞争新解

事事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最终会穷得只剩下自己。

——做人和通达

年轻时最讨厌五六十岁的家伙要来忠告

——陈丹青被问及有无对未来想投身绘画创作的年轻人的忠告时说：“我对谁都不忠告，年轻时最讨厌五六十岁的家伙要来忠告。”

现在运用舆论监督已成为国民的普遍意识，用监督维护自己的权益，已经形成相当的自觉。

——敬一丹坦言电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舆论监督的整体力量并没有减弱

书宜读杂，业宜精钻。

——梁启超

把温哥华房价高涨一味归咎于中国买家有欠公允，是种族主义思想在作祟。

——近来，“中国人海外置业推高当地房价”又一次成为



多家西方媒体的热炒话题。报道提及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多个国家的多座城市。当地房地产界知名人士鲍勃·瑞尼如此评论

全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大致比东北晚10年，也就是说中国其他地区将步东北后尘。人口危机将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西北，最后向西南蔓延。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今后的经济将是东北衰退，西南相对繁荣。

——《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认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东北人口的增速减缓，未富先老现象严重，已严重影响到其经济复苏，东北人口危机的警报已经拉响

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

——《人民日报》这个比喻真好

有一半以上（52.7%）的韩国人认为现有生活并不幸福。

他们不幸福的原因依次为“金钱”“健康”“家庭”“工作”“名誉”以及“学历”。

——韩国舆论调查机构一项针对全韩的最新调查

设置手机收纳袋后，学生的听课率明显提升了。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照片，称为了不影影响上课，某学院学生上课前自觉将手机放进讲台前的手机收纳袋

做一个限量版的自己。

——男人不要觉得有很多“备胎”多光荣，因为只有破车才需要备胎；女人也不要觉得有很多追求者多骄傲，因为只有廉价货才被哄抢

中国人还真是充满了种植天赋。

——有中国留学生的父母将耶鲁大学校园的荒地开发出来，发展成一块块菜园，种了韭菜、香菜等美国人闻所未闻的蔬菜。美联社如此评论

截至6月末，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数量仅同比增长1%，农民工不再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蓄水池”。

——人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

做人要有良心，我会为公公养老送终。

——四川南部县的陈文珍，20年前丈夫因车祸去世，1年后带着公公改嫁，与现任丈夫一起悉心照顾老人，迄今已19年 ❀  
(江语、平湖等摘)



## 选不出的最优

●李松蔚

众所周知，网络正在改变现代人的购物方式。拎着大包小包逛街的人越来越少，坐在家拆快递的越来越多。网络购物有着不可否认的便利。像我父母这辈人，曾经还有些不合时宜的抗拒，担心“把钱放到网上”不安全。但是买过一回东西，他们就再没有反对意见了——价钱摆在那儿，便宜就是硬道理。

过去说“货比三家”，是为了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要多看看、多挑挑，宁可花费一些时间精力。但我们边走边看，问个三五家已经很多了，人的体力总是有限的。现在把所有商家放在网上，一口气比300家、3000家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不费力就能挑到最便宜、销量最高、评价最好的商品。

然而，网购并不总能节省时间。我有一个来访者，他曾是自由职业者，深深苦恼于拖延。他拖延的方式就是在网上购物。买一部手机，他能在网上挑选一个星期，每个品牌都有长处，自然也有缺点。他看完好评刚有点心动，再一看差评又大摇其头，纠结得百转千回。不光买手机，就连在网上买本书也不得痛快。不同的网站，价钱高低、发货快慢各有不同，偶尔又有满多少减多少的促销活动，对比起来仍左右为难。有时想要的书就差一本，偏偏这家没有，换个商家吧，又觉得单为一本书花一份邮费不值，不如在这家多选几本凑单。不知不觉，大半天时间就磨蹭过去了。购物的实惠也许赚得十足，该做的事情却还没有做。

其实对他的职业来说，时间就等于金钱。如果算一笔经济账，他为了几块钱邮费纠结、浪费掉的时间，足够赚到更多的钱。显然是亏了。这还不算那些根本用不上的购买。想必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一时贪图便宜或是为了凑单，冲动之下反而买了更多商品（商家也有技巧）。所以网购虽然便宜，但未必节省。用不上的东西，哪怕再物美价廉，买到手也是浪费。

我意识到，网购既方便又省钱，但这是像双刃剑一样的好东西：如此的好，以至于让一丁点的“不好”都显得格外刺眼。它追求的永远是利益最大化。无论愿意或不愿意，一旦你进入到网购的程序中，就只能遵循同样的逻辑：搜索、排序，然后你面前就会出现一张一目了然的表单。如果同样的商品，第一家卖100元，你就没理由选排名第二、卖101元的那家，除非后者包邮而前者不包。

这是数字化的逻辑，我们没得选，只能接受那个最优解。

当然还会有麻烦。除了包邮，我们还要考虑距离远近、发货快慢，甚至于发哪家快递。我们还会担心实物与描述的差异。为什么那么便宜？会不会以次充好？我有没有可能完全被对方骗了？从我的来访者那里，我才学会不能只相信销量，还要看评价，特别是看中差评。但评价一定都是真的吗？

我们越是考虑这些变量，越是觉得离选出“最优”的商品还有差距。而这种购物逻辑当真带来了什么好处吗？老实说，当我学会观察中差评以后，我上当的概率或许变小了，但购物的体验简



## 漫延一米就变脏

● 易水寒

三亚大东海的水真清，远方是蓝的，近处是白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水中摇荡的纤细的海草。用什么来形容呢？水晶！晶莹剔透，完美无缺。坐在细软的沙滩上，看泳者摆开双臂在水中自如地游来游去，不由心生感叹：人类走到哪里就把污染带到哪里，在这么一个客如云来的地方，居然还有保持得这么干净的水，莫非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旁边的一个游客应该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他告诉我，现在是上午，水是清澈的，下午一涨潮，水就变脏了。

果然，下午海水越涨越高，原先还比较宽阔的海岸，一下子变窄了。沙滩上晒太阳的游人、堆沙堡的孩子们，都

往岸上挪了一两米。

而海水的边沿，细沙在翻滚，游客丢的矿泉水瓶子、塑料袋被卷入水中，一晃一晃地，时不时与泳者擦肩而过。

很多物体，比如碗筷，比如衣服，最容易脏的地方就是边缘。

海水也是这样，漫延一米就变脏。

你可以用底线啦、界限啦、敬畏啦等词语来概括或解释这种现象，并扩展到人生的境界。

我只庆幸，明天早晨，海水还会变干净。有退路，多好啊。

（山 高摘自《羊城晚报》2015年8月20日）

## 无条件为你

● 蓝 瑟

你给妈妈发短信，妈妈不回复你，你一般不会心慌。你给男朋友或女朋友发短信，对方不回复你，你也许会心慌。

为什么？

根本原因是：你确定你妈爱你，而不确定你的恋人爱不爱你。

所以，请记住，“不确定”就是没在彼此的心上。真正的情感根本无须试探，就像妈妈对你的爱。

无条件为你的，爱起来才不费劲。

（静听花开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5月12日）



直大打折扣。我买过一次螃蟹，买过一次香肠，两次都迷失在最初搜到的几十家“全网第一”的店家列表里。动辄上万份的销量和几十页的评价无不提醒我：“千万别漏过这些经验！对你有帮助。”但这些经验随随便便翻一下都要几小时，更别说它们能怎么帮我了。总是有人说好吃，下次一定再来；也总有人说极其糟糕，千万不要上当。我该信谁的？

你看到这里会有个假设，我迫切希望挑到最优的商品，所以每一条评论我都要看，因为不想承受

选错的风险。而我岳母去菜市场买东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她喜滋滋地回来说，今天螃蟹不错，她仔细挑了，每一只都好。她只不过从一个巴掌大的菜市场里挑了几只螃蟹——可能还有讲价的空间，可能这些螃蟹不算最好，可能她的选择是错的——但她足以开心一整天。要破坏她的好心情，就要打开一个购物网站，问她：妈，您知道同样的螃蟹网上卖多少钱？

（东 楼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25期，勾 犇图）





## 中美医疗的差距在哪儿

◎林汪佳

我所在的美国克利夫兰医院每年接待四五千名从国外来就医的病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来自欧洲、中东、南美，病人到这里来主要是寻求心脏病的外科治疗。最近几年，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从中国来的病人在增多。

世界各地的病人之所以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费尽周折选择到克利夫兰医院来就医，就是因为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家医疗机构相比，这里心脏手术的风险都要低很多——可以低到有些机构的1/10。此外，有一些特殊的手术，其他地方的外科医生一辈子只能做四五例，而这里的大夫可能一年就要做一二百例，因为世界各地的病人都到这里来，医生诊治疑难病的经验就丰富。也就是说，技术水平高的医疗机构，有一个对少见病自然筛选的过程。

对于来自中国的病人而言，情况也是一样。即使在国内最擅长做心脏手术的医院，医生也会考虑某些疑难病、罕见病的危险性，治疗的风险如果太大了，医生就未必愿意冒险去做。也有的病人，国内医生主张对其做保守治疗，而病人想做手术，对于那些有条件出国就医的患者，医生就可能推荐其到克利夫兰医院来。

那么，中美之间医疗水

平的差距主要在哪里？还是以我熟悉的的心脏外科为例：同样是心脏搭桥手术，为什么在克利夫兰医院做出来的手术效果就完全不一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要低很多？实际上，原因不仅仅在于手术本身这个环节，还在于包括术前、术中的支持和术后恢复在内的整个过程。

在这里，所有的术前检查都在门诊做，除非有特殊原因，病人都是在手术当天住院，没有人在术前往到医院里。这样的话，病人住院天数短，也节省了费

用。术前准备由一套规范的术前教育程序来解决，病人通过看视频或者听护士讲解，自己按照程序来参与术前准备。例如，医生会告诉病人在术前第几天要停什么药；手术前一个晚上需要用抗菌杀菌的特殊肥皂洗澡，洗两次；要用什么漱口。所有这些都通过规范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病人入院后直接进手术室，做完心脏手术当天送到重症监护病房（ICU），当天晚上脱离呼吸机，第二天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到普通病房以后，一般还有几天的恢复过程，医院有专门的心脏手术术后恢复规范，这个规范是干预性非常强同时又很适度的。护士、理疗师每天给病人循序渐进地实施手术恢复程序，术后的每一天该做什么都有规定。比如，病人在手术后起床走动，一开始病人可能觉得自己真的不行，这时候理疗师专门来帮助病人做这个锻炼，一定要做，而且都有详细的记录。

此时，还会有一个病案管理员为病人详细地计划出院以后应如何做。比如，如果病人出院后直接回家的话，家里的住房要上几层台阶、所住的房间离厕所多远，这些情况都要问清楚，因为理疗师需



每次过圣诞节或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奢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节日本意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还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中想着谁，管它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对那批人不耐烦，就在家缝衣服。先生走时，我检查了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了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慨的人，不叫他付账他会不舒服的，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时喊着：“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地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来哦！”

站在小院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再度停车挥手，这才真走了。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着墙说我怎么还站在门口送，跟生离死别似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刷一下红了脸。



## 我要心形的

●三 毛

没想到才去了两个多钟头吧，下午一点多钟，先生回来了。他站在客厅外面，把头伸进来问：“天还没有黑，我可不可以回家？”“当然可以回家啰！神经病！”我骂了他一句，放下正在缝的东西，走到厨房做午饭给他吃。做饭的时候，我问先生：“怎么了，朋友不在吗？”先生也

不作声，从后面抱住我。他说：“想你，不好玩，我就丢了朋友回来了。”

等我把饭菜都放在桌上，去洗干净手上桌后，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印度小盒子。而先生，做错了事似的望着我。

我一把抓起盒子，看他一眼，问：“你怎么晓得我就想要这么一个盒子？”先生得意地笑一笑。我放下盒子，亲了他一下，才说：“可你还是弄错了，我想要的是个鸡心形的，傻瓜！”

先生也不辩解，笑着朝我举一举饭碗，开始大吃起来。等我去厨房拿汤出来的时候，要给先生的空碗添汤，他很大男子主义地把手向我一伸——那个空碗里，被他变出来一样，就是我要的鸡心形小盒子。

这一回轮到我，拿着汤勺满屋子追他，叫着：“骗子！骗子！你到底买了几个小盒子？快给我招出来——”

8年就这么过去了。说起当年事，依旧泪如倾。

（梦 溪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三毛全集》一书，连培伟图）

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计划好这个病人在术后能走多少路、能不能上下楼梯。如果病人回家后需要上下楼梯的话，在其出院之前就有人帮助他做练习，医院不会在病人安全方面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让他出院。如果经过评估，病人真的无法上下楼梯，医院就不会让其回家，而是将病人转到一个级别较低的康复中心，待其恢复到许可情况后再出院回家。

从我在美国顶级医院长期工作的经历来看，中美两国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不在于单个医生的

技能，也不在于设备是否先进。比如，在做手术时，外科医生切得怎么样、缝得怎么样，这方面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只看这方面就太局限了。外科技能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临床诊治的过程需要依靠一个系统对每一位参与者进行严格的训练。作为一名医生，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他在整个庞大的“机器”里面，要尽力做到的就是让自己怎么运转到最好；同时，也要知道其他“零件”都在干什么，而且所有这些“零件”的运转都是为了病

人，为了一个中心目的——那就是病人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

所以，美国医疗水平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团队合作得非常好。置身其中，我可以说是令人惊叹的。每一个过程都非常细节化、非常个体化，这方面中国目前确实还做不到。所以国内在医院建设方面要想和国际接轨，我觉得在程序的建立和执行水平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清 影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24期，喻 梁图）

## 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

◎吴晓波

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我们国家从1976年到今天，变化非常大。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国家处于物质文明的盛世。同时这也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盛世，中国的整个环境受到了破坏，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很多秩序被破坏了，就像天津的大爆炸，好像给大家撕开了一个伤口，这是很惨痛的一个现象。

### 大学，最幸运的是有集中的时间学习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拮据的知识分子家庭，1986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们这代人少年时期的阅读非常贫乏，因为那时候我们除了考试什么也没有，看课外书会被妈妈打。我记得当时读到一本金庸的书，才知道原来文字可以写成那样子。那时候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人们的思想慢慢开始解放，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

我觉得大学时期比较幸运的是，能够有一些比较集中的时间去学习。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是从教室到宿舍再到图书馆。读的书多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而庞大的知识体系。

我的大学就是我的青春期，读书也影响了我的价值观。所以现在到大学去演讲，总会说其实大学时应该把青春浪费在阅读上面，浪费在认识更多人、谈恋爱上面。大学时就开始创业赚钱，我觉得其实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大学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浪费”的时期，你能够接触到你想要接触的偶像，然后去问他们。

到了大三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认识社会，我觉得那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就活在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对国

家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于书本。那时有一个机会去用脚丈量社会，我和一个同学想到南疆考察，当时没有钱，就在报纸上发消息搞众筹，得到了一位湖南企业家的资助。

我从上海出发，去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在湖南的一个县城，我看到当地一户农民家里有三个孩子，却只有两条裤子穿；在井冈山看到当地的泥巴房子。从那个时候起，我很少有愤怒的心态。我开始相信这个国家的进步需要各个阶层的妥协，需要渐进式地、一点一点地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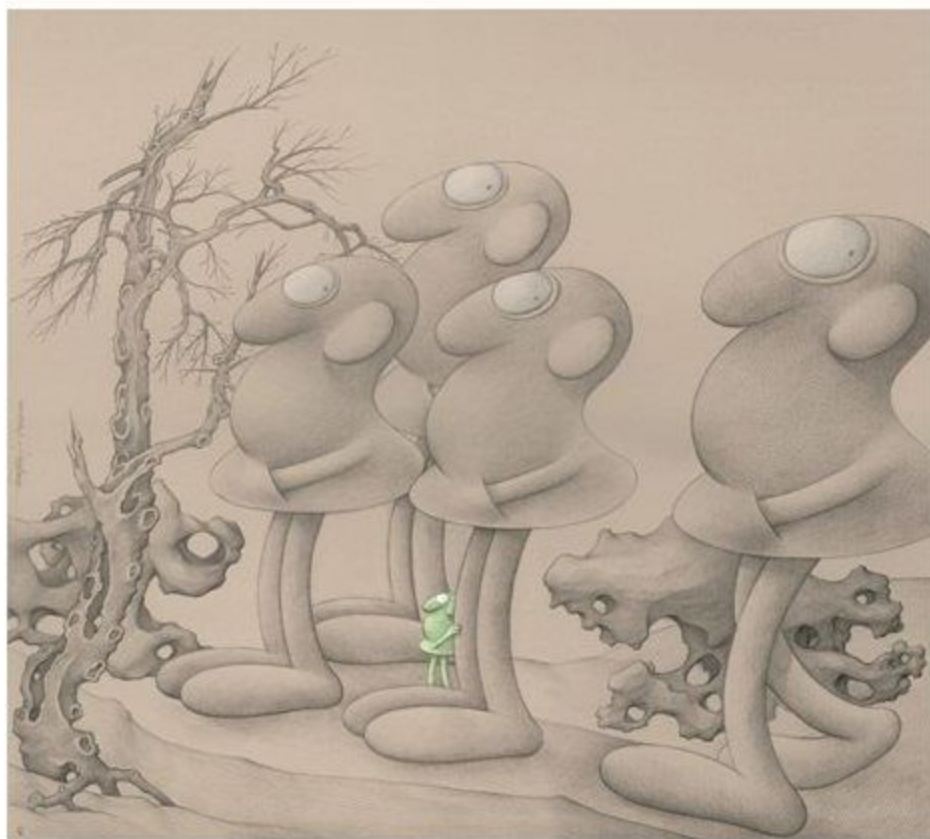
### 站在商业的视角，思想才能前进

我毕业后，很幸运地进入柳传志的公司。当时我就觉得要去企业里面看看，所以我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从业24年，一直是在商业领域。我见过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像吴仁宝，还有四五十年代的柳传志、王石，再到现在，很多企业家都是80后。我因此建立了比较宽泛的中国商业常识，看中国在那些时代用自己的方式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然后再改正错误。所以时间是最好的朋友，能够让你在一个宽度上去学习。

我在1996年的时候开始写第一本书，我对自己

讲要干两件事：第一，我每年要写一本书；第二，我每年要看书。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贫穷，很容易被名和利绑架，要站在商业的视角，思想才能前进。还好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货币泡沫化。这些事情在日本发生过，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发生过，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发生。

我也是慢慢找到



写作方向的，就是企业案例研究，然后我慢慢培养起了自信，找到了写作的空间，到现在被定义为财经作家。2004年的时候，我去哈佛做了4个月的访问学者，去做民营企业调研。那时我发现，中国本轮经济的成长在北美的学者看来非常弱势，很多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有很多误判。我想讲清楚我们自己能走过来，便以中国的企业变革为轴心来研究。我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3个层面：一是国有资本，一是民营资本，一是外资资本。实际上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走出这3个层面。

王石说他总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这代人从哪里来？我们这代人的商业精神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讲究传承，我们这代人的传承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答案。但我认为我并没有触及中国的发展史，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变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社会发展史。我通过研究吴敬琏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看到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一代经济学家，怎样用自己的智慧构建命题，然后怎样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又怎样有勇气在他们的丰满时期重新解构。

所以我用10年时间做了这些事，我写了激荡、跌宕、浩荡，这是我写作的一些体会。

### 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

现在，我们用手机获取信息，很多的资讯是来自朋友圈的社交环境里。即便如此，我发现我还能写，却不知道我的读者在哪里。我找不到我的读者，我就想怎样去训练人们看书，我开始做一个自媒体的通讯平台。这个环境非常陌生，读者却非常真实，每天都会后台看到骂我的数据，各种各样的，天天被骂，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反应越来越大。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中国真的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相信商业正当前，愿意汲取很多的财经知识，让自己在商业里面驻足。

这是我这些年来做过、经历过的事情。最后有几句话跟大家分享。

第一句话，我们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这是我在大学时就说过的，我是个人主义者，只相信个人，只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让自己能够在思想和经济上集中。

第二句话，我要分享的是努力，因为我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

第三句话，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刚听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后来觉得因为当时都是计划经济，违法的行为就是改变，要改变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常常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是制度经济。

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因为做商业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财富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的经济阶层对金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看法。我们说视金钱为粪土，也因为视金钱为粪土，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就免不了为富不仁、杀富济贫。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没有在公民教育中进行自我教育：人与财富怎样构成一个正当的关系？如果人一生永远纠结在财富中，是很难的。我们的老一辈都相信，再有钱还要工作，就是想要知道这辈子到底能赚多少钱。

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社会中，让自己能够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甚至更好的生活，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吃好的、穿好的，好好地旅行、享受生命，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不认为贫穷或者清贫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概是30岁以后，开始觉得人是群体动物，好朋友见一面少一面，而且好朋友越来越少。人到了成年以后结交好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会发现很多好朋友是中学朋友、大学朋友，工作后交朋友成本越来越高，所以要珍惜自己的好朋友。

“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花光所有的钱。”讲这话的是台湾作家林海音，小说《城南旧事》的作者。一个人要学会花钱，我们在学会赚钱的时候要学会花钱。

最后一句话：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句话是我讲给我女儿听的。我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讲这句话的，我女儿跟我不一样，她过着跟我不一样的生活。当时家里的想法是她能够考上全球排在前一百名的大学就好，但她说喜欢流行歌曲，后来退学，考电影学院。所以我说要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像我们一样紧张，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东西。

这句话其实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一个人大概过了中年以后应该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觉得在中国，野蛮式的财富暴发年代已经结束了，早年那一代人在商业上的束缚太大了，而我们今天这一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让生命从商业当中释放出来，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

（王利训摘自思客网，刘宏图）



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者”必须“吃饭”，这点谁也不否认。组织过国际学术会议的人都明白，同一张嘴，既要说话，也需饮食，不能顾此失彼。如何让诸多远方的客人“感觉良好”，而又没违规使用经费，这已经成为一门学问。相对来说，国外大学管得严，锱铢必较，一般不敢乱花钱。国内大学也有财政纪律，但因中国人讲面子，加上近年经费猛增，开起同一级别的国际会议来，普遍比欧美的大学气派。香港的呢？那可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09年4月，我在北大主持“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年12月，又在香港召开“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都因牵涉吃饭问题，让我对不同的管理体制有深刻的体会。

北京的会议学术办得很成功，代表们都叫好。可会议结束后，两位日本教授尾崎先生和山口先生专门找我谈话，对会议的“铺张浪费”提出严厉批评。因为是老朋友，话说得很重：你们中国人刚刚“小康”，就开始摆架子，这还了得！事情是这样的：我按照会议代表的数量订晚餐，而将近1/5的代表因朋友约请不辞而别，于是有两桌饭菜根本就没人吃。因为是事先预订的，餐馆不愿意退，明知没

人吃，菜照样上，故而显得特别刺眼。这两位日本朋友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留过学的，看过我们当初穷困潦倒的样子，既对我们当初穷困潦倒的样子，既对这30年的巨大变化深感欣慰，又对中国人的“未富先奢”很不以以为然。我真心诚意地接受批

## 开会与吃饭

●陈平原

评，而且保证：以后凡是我在北大组织的学术会议，中午吃快餐，晚餐登记人数。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么做，我自己心安。

香港的会议由我和陈国球、王德威共同组织，出钱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按照规定，每项支出都要事先申请，否则事后不予报销。开会前一周，学校突然通知，有一顿晚餐

不该吃，因为，会议是第二天早上才召开。代表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人生地不熟的，因为会议还没正式开始，就要他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也太不讲人情了。中文系秘书向学校转达了我的“陈情”，得到的答复是：你可以自己宴请。作为会议组织者，既不能违反规定，又不能伤害朋友，我真的就自掏腰包请外来的代表吃饭。

这还没完，秘书又告知，这回的经费来自大学预算，不是我们自己募捐来的，得受各种财政纪律的约束。会期三天，在两所大学的不同餐厅轮流用餐，而且吃饭时不能饮酒。因为，酒不是生活必需品，你是来开会，不是来度假的。我这才想起来，在欧洲开会，常见会议组织者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我请大家喝酒”。当时觉得奇怪，还以为这酒很特别，才值得如此夸耀。原来人家有如此细致的规定——不但控制经费，连怎么吃喝都管。既然如此，我也不妨东施效颦，让人到外面买酒，带到学校的餐厅来，与朋友们一起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大凡跟外国教授接触多的，都有这么个体会：你招待人家十分丰盛，人家招待你则颇为简单。开始不习惯，很快就明白了：你请人家，用的是公款；人家请你，则需自掏腰包。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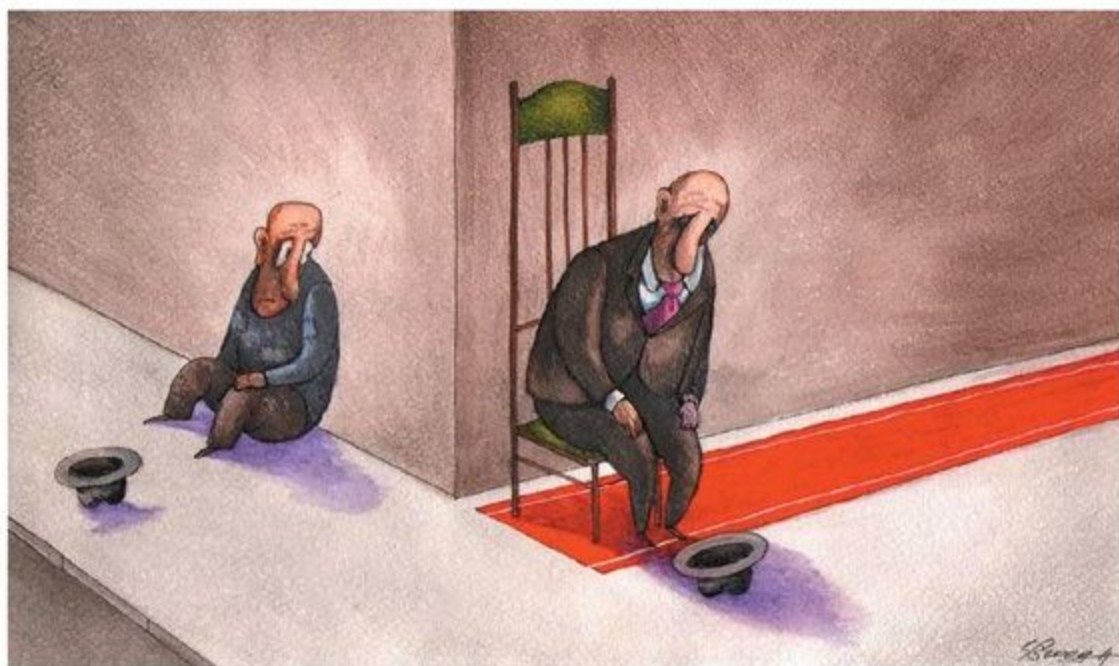


一个真正的幸福人，不是个拒绝享受的人，而是一个对物质享受能屈能伸、愿意品尝每个“现在”的滋味的人。说真的，我很怕请下列两种人吃饭：一种是太“安贫”的人（之所以没有用“安贫乐道”的成语，是因为安贫者未必乐道）——他不是存心挑剔，只是无时无刻不是在想告诉你他有节俭的美德，虽然知道他并不挑嘴，但我也知道，很久请他吃一次饭，请得寒酸，他心里必然觉得我不够诚意，我也觉得自己礼数不足。

但一请他吃一顿比较好的饭，他就会为了表示自己十分节俭，在餐厅里用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天哪，这是什么杀人的价钱哪！青菜一盘要200块（台币），拜托，把钱折现给我算了，我自己到菜市场买一把菜炒一炒，只要20块……”

明知他是好意，但请他吃饭，开始点菜后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尴尬至极，坐立难安。在这个时候，出钱的人实在很难觉得客人的超级节俭是种美德，只会觉得自己十分罪恶。一番好意，成了罪行。

有一次在一个美食餐馆用餐时，隔壁桌坐着一位刚领第一个月薪水的女生，好意请妈妈和家人吃饭，场面却无比难堪。因为妈妈觉得菜太贵了，一边吃，一边骂，一边嫌，一边训示做人要节俭，出钱的女儿都快哭出来了，同桌的弟妹和爸爸也不好意思表露“好好



## 能屈能伸的物质享受

◎吴淡如

吃”的意思。

末了，女儿付了账，妈妈在临走时还撂下一句：“真是的，这么贵还吃不饱，回去我炒个面给你们吃！”

那个孝顺的女儿应该很后悔自己出钱请大家吃大餐才对。

另一种是太“恋旧”的人。他不是存心挑剔，他只是随时想告诉你他有品位。

请他喝咖啡，他一定会说起在意大利某家咖啡馆的咖啡有多好喝；请他吃日本料理，他一定会告诉你哪一家比这家更好吃。他不断地把所有的菜肴拿来跟心中的第一名做比较，当主人的只会感觉到自己的品位一再被嫌弃。

这样的人也很难随时随地感到幸福，因为他们太在意心中的排行榜，品尝到的幸福永远是过

去式的。除非有“超级一流宇宙无双天下第一”的东西出现，打败他心中的第一名，他才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快乐。

标准恒低和标准越来越高的人，都不会在平常的日子里过得太好。标准应该是“能屈能伸”的。

我也是个“咖啡挑剔族”，自诩喝遍天下好咖啡，但只要眼前这杯咖啡不是太难以下咽的话，我就会告诉自己：在此时此地，你就只能喝到这种咖啡，这已经是这里最好的咖啡了，为什么不好好品味呢？

如果永远给你喝超级第一名的咖啡，口味单调无聊，失去多样尝试的乐趣，不是很可惜吗？

（碧雪摘自知识出版社《幸福人的座右铭》一书，（阿塞拜疆）加弗里图）

大学普遍采取薪金较低而报销方便的制度，大学里的各级领导，只要不贪污，怎么请客吃饭都没有问题。而这必定助长浮夸、奢

靡、浪费之风。香港各大学则严格管控接待费用，但给你的薪水高，你可以自己请客，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在我看来，后者更

合理，也更有效。

（六月的雨摘自三联书店《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一书，黎青图）



## 你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沈嘉柯

十几岁的时候，谁没想过未来呢？

中学时，我特别爱好文学，崇拜作家，看各种文学杂志。我看到林斤澜回忆汪曾祺时说，“动动手指就来钱”。那时物价低，汪老随便一笔稿费，就足够大伙去味道不错的馆子撮一顿。

得，那一刻，我心中顿时升腾起了作家梦。我的作家梦一点也不神圣崇高，完全基于这么一个朴素的想法——写写就有稿费，可以吃好的，也不用风吹日晒雨打。我开始琢磨起投稿，很快，在武汉的一份小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歌。

回家后我才发现，报社寄给我的样报，被我妈拿去擦桌子了。她以为是垃圾广告。我哭笑不得。好在信封还在，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解释说，副刊为读

者园地，没有稿费。

好吧，我就不生我妈的气了。虽然没有钱，但总算发表处女作了，增加了几分信心。整个高中生涯，我都在文史哲科目上用功，成绩基本上年级第一。数学凑合，英语垫底。

高考后填志愿，我选中文，我爹一口否决：“读什么中文系呀，将来不好找工作。”

“那选什么专业？”我不乐意了，中文在我心里是神圣的专业，是通往作家之路。

我爹笑着说：“法律好，是现在的大热门。再说到了大学，课外时间还是可以弄你的文学。”

我就这样随波逐流去念法律系了。然后我发现，读法律也是可以发表文章的，大二时投给《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的几篇法律文章，一两个星期后就发表了。样报和稿费寄到系里，收

到时我高兴坏了，好几百呢。

我去校外餐馆把炸鸡腿、水煮肉片、酸菜鱼和雪碧、可乐点齐了，请上要好的同学一起大吃。这导致此后只要看见我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他们就主动出现在我面前约饭。

我爹没骗我，大学是自由的，学法律不耽误文学。参加学校的诗社，拿了个省共青团的诗赛特等奖；在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稿费也不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动动手指就来钱的日子，没毕业就买了电脑，提前迈向经济独立。

2002年的年底，离毕业还有半年，我提前去了一个心理学刊物求职。老总招聘时直接要了我，理由也很搞笑，法律专业理性，你又能写感性的文字，招你很划算。

那时我已经不偏执了。法律也好，心理学也罢，不管什么专业、职业，消化了，不妨碍文学创作，还有益处。

这个经验，对我的三观改变很大。你说是感性好还是理性好？你说了不管用。对于他人来说，你能兼顾最好，因为性价比最高。

每当我看到突然就辞职去旅行、突然换一种生活的故事，心里都不以为然。因为这样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不完整。

人生如逆旅，很多人在某一刻，会涌起一种逃跑的冲动。那一刻，你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不想愁苦、不想成功、不想拼搏、不想努力、不理睬社会、不关心人类、不要求鲜花赞美、不在乎诋毁，只想放弃一切，听从自己的心，说走就走，奋不顾

身。

谁不想做自己呢？可是做自己，也是一件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事。社会没有义务惯着你、养活你，哪怕你文艺得飞上天，你总有回到地面上吃喝拉撒的时候。

所以我特别喜欢李宗盛的演唱会主题“感性与理性”。为了获得靠谱的自由，为了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用了8年的时间来做准备。

我开始买房，开始储蓄。我从一个对经济、对理财一窍不通的人，渐渐变成一个略有了解的人。从拿到转正工资后的第二年开始，我就每个月按时零存整取。

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各种关于房子的研究和争吵。可是，他们吵他们的，我想要有一套可以自己做主的房子。当你拥有了，你就不必再去浪费心力为这个东西烦恼了。

2005年，我在自己23岁时买房了。既然我有住所了，只需要按时还贷就可以了，为什么不换工作呢？我已经对当时的那份工作厌倦了。

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很反对买房，她觉得完全可以一直租房。后来她被房东驱赶，一气之下决定买房时，房价已经变成了天价，真的成为巨大的负担。她很不开心。

我一点都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那种“看吧，当时不听我劝告”的想法。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为之付出的代价。遗憾的是，她原来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豁达，可以承受改变规划的压力。

其实，人生肯定充满了意料之外的事，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完

美计划，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做好自己该做的准备。

我问自己：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好像一下子无法具体形容。但是，我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勾勒那种生活的轮廓。对，我很清楚，我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不想朝九晚五，不想每天都花两个小时以上，堵在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我不想工作日起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要上班迟到被扣钱。

我不想坐吃山空，花光了这一个月，就没钱用了。如果生病了，都没保障。

我不想完全为了稿费，去写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虽然多多少少要写一些交差的文章，但大多数时候，我想写让自己高兴、舒服的文字。

我不想出去玩还要缩手缩脚，太精打细算，以至于到了目的地以后，没有真正的惊喜可言。

2007年的时候，我辞职了。

当我有了人生第一个20万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我完全不工作了，能不能不依赖他人，完全靠自己吃饭呢？显然20万完全不算什么。

我又想要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东西，又不愁温饱，怎么办呢？我心想，这附近都是大学，再不济，把房子租出去，七八百块钱的租金可以有吧？我又不是那么贪心的人。我只想比银行利息多点，把它当一个母鸡，一个月生一个蛋，可以长久吃下去。

2008年的时候，我又开始看房了，下手买了一套小公寓，用来收租。

那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在售楼部，我缴纳了全额房款。那个销售主管偷偷跟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现在都没几个人还敢买房了。”可是别人敢不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确信，吻合我的人生之路就好。

我给自己买社保医保。我在比较宅的日子里，一年中，大半的时间自由散漫，还有一小半，会和圈内朋友约个饭局，了解下当下的行业情况，跟上风气潮流。

2010年的时候，我开始收租了。一个背包，一个人，天南地北地独自跋涉。我不必跟父母交代什么，因为我完全养得起自己，而且照样在沿途写稿赚钱。我给了他们安全感，他们就给我自由。

2011年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厦门，在大家都很想的那个岛屿上，轻轻松松、认认真真的玩。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梦想可以照进现实，因为我心甘情愿地付出了代价，然后收获。

到今天，我并没有像那些特别有钱的人那样，物质特别丰盈。不过，我知道我的那些享受了父母福荫的朋友，动不动就念叨被插手人生。当然啦，得到了上一辈的好处，总得听他们的话。你的自我和自由，必然大打折扣。

我情愿自己年轻时过得累一点，心安理得过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人生的真相。你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前提是，你真心为自己去活。

（惜 茹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书，沈 璐图）



## 考试的答案

◎〔日〕中山和义

◎原木樱 译

小孩的考卷里，常会出现大人意想不到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绝大多数都不能说是错误。以下，是孩子们思考后的回答。

### 一 理科考题

问：冰融化了以后，会变成什么？

大人思考后的正确答案：水。

某个女孩的回答：冰融化以后，就变成春天。

### 二 社会考题

问：建造法隆寺的人是谁？

大人思考后的正确答案：圣德太子。

某个男孩的回答：古时候拥有优良技术的工人。

### 三 数学考题

问：桌上有3个苹果，兄弟二人均分的话，一人可以得到几个？

大人思考后的正确答案：1.5个。

某个男孩的回答：1个。兄弟各吃1个以后就饱了，所以另外那个给爷爷吃。

世界上的问题，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说不定真正的正确答案，是孩子们思考之后的回答。

（司志政摘自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大后，忘了的事》一书）



## 爱情和婚姻

◎蔡 澜

很多年轻人问我：“爱情是怎么回事儿？”

我自己不懂，只有借用哲学家柏拉图的答案了。

有一天，柏拉图问他的老师：“爱情是什么？怎么能找到？”老师回答：“前面有一片很大的麦田，你向前走，不能走回头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棵，要是你找到最金黄的麦穗，你就会找到爱情了。”

柏拉图向前走，走了不久，折回头来，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摘到。

老师问他：“你为什么没摘到？”

柏拉图说：“因为只能摘一次，又不能折回头。最金黄的麦穗倒是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更好的，所以没摘。再往前走，看到的那些麦穗都没有上一棵那么好，结果什么都没摘到。”

老师说：“这就是爱情了。”

又有一天，柏拉图问他的老师：“婚姻是什么？怎么能找到？”

老师回答：“前面有一片很茂盛的森林，你向前走，不能走回头路。你只能砍一棵，如果你发现最高最大的树，你就知道什么是婚姻了。”

柏拉图向前走，走了不久，就砍了一棵树回来了。

这棵树并不茂盛，也不高大，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树。

“你怎么只找到这么一棵普普通通的树呢？”老师问他。

柏拉图回答：“因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走进森林走到一半，还是两手空空。这时，我看到了这棵树，觉得不是太差嘛，就把它砍了带回来，免得错过。”

老师回答：“这就是婚姻。”

（飞 扬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活，该快乐着》一书）



灯下读到一段文字，关于曹操的，我窥见了大人物的小心思。这位乱世枭雄，有匪气、有戾气，“对酒当歌”里，还有那么一股仙气，却在小心思里，透出了一点人间暖意。

曹操死前，著《遗令》，内容全是琐事安排。一生戎马，临别人世，他最急切要说的话是：爱妻爱妾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

后面的话更有点不可思议：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钱。

曹操还说：我一生不觉得对不起谁，唯独不知到了九泉之下，如果子修向我要妈妈，我该怎么回答。曹操夫妻俩曾经闹别扭，曹操一气之下将子修的妈妈轰到了乡下，后来去请也请不回来。

曹操临终前放心不下的还有小儿子曹芳。曹芳3岁时，生母陈姬就去世了，这时也才5岁。

曹操的遗言，很让一些名人雅士看不起。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苏轼说，像曹操这样，临死前哭哭啼啼，“留连妾妇，分香卖履”，这算什么事呢？

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谁又没那一缕柔肠百转的真性情呢？千百年后，正是这一缕真性情，才让曹操摘去“白脸”面具，成为一个真切的人。

大人物有大情怀，也有寻常人的小心思。

崎岖人世，别具怀抱的诗意小心思，是漫漫人生中一个温暖的微笑。

数遍历史，再怎么诗意的



## 大人物的小心思

●苦 茶

人，都不能脱离开一笼烟火的熏染。当年，杜甫背井离家，后被叛军掳至长安，感叹的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书，传递的是亲情牵挂、人间至暖。长安的那轮明月下，浮游着杜郎万般儿女情：“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时，杜郎望月，念的是远方妻儿的安康；叹的是，儿女尚小，不能分担妻子的苦。

乱世牵挂，至痛至切至暖啊。“挈妇将雏”，小心思之一，若无一腔婉转柔情，哪有如此深刻的诉说。

苏东坡也一样，其命也多乖蹇，其心也多豁然。即便在政治生涯喧闹的起伏沉降里，他依然保有一份天真稚拙的小情怀。他初贬黄州，常与朋友出去游玩。出去时，有一项必玩的活动——挟弹击江水。想来该是我们幼时常玩的打水漂吧：拿一块小瓦片

或者石头，抛出去，让它贴着水面一跳一跳地漂，激起一串串浪花！作为一个年过45岁的中年人，这游戏玩得不亦乐乎，不天真吗？

还有更天真的，他居然会用竹箱去装白云！一天，苏轼走在路上，看到白云从山中涌出，像奔腾的白马，直入车中。他将竹箱子打开，将白云灌满，带回家，再把白云放出，想看它们变化腾挪。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开缄乃放之，挈去仍变化。”

他诗中白云的“挈去仍变化”，是真、是幻，还是他在逗趣呢？成人极少能保全的天真，他一直都有。正是这种小情怀大境界，陪伴他走过一程又一程，甚至很恬静地，“一蓑风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陌上摘自《羊城晚报》2015年8月16日，罗中立图）

# 最美好的承担

●张曼娟

我在东马遇见一位女记者，身形玲珑却充满能量。她曾是一个田径选手，刚到东马跑新闻的时候，也是第一个骑着摩托车满街跑的女人。只要有新闻，她便像箭一样地冲向前去，从不迟疑。她曾独自潜入连警察都不敢涉险进入的小岛，采访那些以劫持、抢夺为生的非法移民，谈着谈着发现那些强人的眼神变了，她借口上厕所，找了船逃命一样地逃回来。

她也曾深入高山采访，夜里下山遇见浓雾，再强的车灯也穿不透，而她必须赶回报社去发稿，无可奈何，拼了命也要下山。与她同行的男同事没有勇气驾车，她只好自己来，摇下车窗，探出头去，看着车轮压住道路上的白线，一点一点地将车子开下山来。几个小时屏着呼吸，紧张到浑身被汗水湿透，衣服都能拧出水来。这些事是她的男同事都不敢做的，她一咬牙，就上了。使命必达，绝不辜负所托。

因为，这个工作是她从小最浪漫的梦想，她必然全力以赴。浪漫，不一定是风花雪月这一类的事，也可以是很扎实的。在没有电脑网络、连传真机也没有的年代，她常常写好稿子，就带到机场去等候，恳求准备搭飞机的商旅，替她把稿子带到吉隆坡总社。苦苦地等，苦苦地求，奇怪的是竟然一点也不以为苦。

我们听着她叙述工作时经历的那些冒险，一阵叹息，一阵惊奇。但是，她微笑着说，这些都是以前，以前是不知道怕的，什么都不怕。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了孩子，做了母亲，什么都怕了。孩子还小，需要母亲的照顾，需要母亲为他们洗澡，为他们讲床边故事，需要母亲拥抱，让他们感到安全。因

为意识到孩子对于自己的依赖，因为放不开这些牵绊，开始感觉到危险，开始会考虑、会迟疑，哪怕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有了种种恐惧的想象。

虽然都说“为母则强”，母亲的坚强却是表现在捍卫子女的勇气上，她可以为孩子火里来水里去，可是，当她独自面对水火无情的时候，却因为想到子女而退缩了。成为母亲，一个女人便从本质上改变了。

少女时代很喜欢一首诗，抄下来送给朋友：“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虽然都还是做梦的年龄，却也懵懂地感受到成长带来的生命变化了。

等我们渐渐变为成年人，无可避免地承受许多生活的责任，才明白并不是没有梦想了，而是没有时间做梦了。我看着少女时的朋友，曾经比我更爱写诗，过着诗情画意的生活，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为刚考上大学的孩子找出租屋；为还在念高中的孩子拦截电话与情书；为最小的孩子找好医生佩戴牙齿矫正器……她说她已经有好几年没进电影院看电影了。

她的孩子常常嘲笑她是个落伍的妈妈，在地铁里还会迷路。她有时候叹气说：“为这

几个小孩操劳这么多年，耗费大半辈子，不知道到底值不值得？”

她或许失去了作诗的能力，但她知道这座城市的哪条街有便宜又耐用的家具；她或许没时间再用花瓣拼图了，但却知道如何烘焙一个香喷喷的芒果奶油派；她知道沙发旧了不需要换沙发，只要换上漂亮的沙发布，就又成了崭新的沙发。她知道每个





闲时翻书，遇见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整个画面寥寥数笔——茫茫天地间，仅一孤舟，一钓叟，几点水纹。除此之外，满卷皆虚空。

整幅画落在眼里，全是清寒之意。

想来那作画的人，将笔墨收住，又将境界铺开了。这观画的人，一点点地，循着深深浅浅的墨痕，循着升腾的幽寂之气，心中的山水，也一点点地跑出来了。那跑出来的，全是自己的山川、自己的流水、自己的巍峨俊秀，空山俱寂，自己的烟波浩渺，水月俱沉。

这是留白。悠然一境，不许尘侵。无胜于有，方寸天地宽。真是合我的意。

像读一首诗。文字之外是意境的张力。心中起伏激荡，偏又说不到那恰到好处话，甚微甚妙。只余叹息，与此深味。

听一首曲子，听到那一层微微的巫凉之气，萦绕在眉睫上。

我听不懂，但也无须懂。像我在黄昏里的山村洗头，一盆清水，一寸一寸地搓着头发，心是惆怅的，也是明净的。那时间里的留白，我也是不懂的。但我晓得，它正一寸一寸地匍匐在我湿湿的头发里，萦绕在微微的雾气中。

像在雪夜，与一个人静静



寒江独钓图 马远(南宋)

## 岁月的留白

●凌小汐

相对，坐到更深了，就一起去看雪。雪花一片片地落，落在树枝上，发出微微压枝的声音；落在暖暖的脖颈里，一点点地，在皮肤上化掉。雪后，残月升起来，就在月下沉默地点烟。视线之内，除了白，还是白。烟头在清虚冷寂的空气中一明一灭。两颗心，怦怦跳着，却静到了极致。

忆起十几岁的时候，心里藏着一个喜欢的人。学他的样子，临摹他的字迹，闻他用过的书本，却始终拒绝和他讲一句话。不能说出，也说不出。

这样的喜欢，是要用来藏的——它只属于自己。原来这一份留白，一直在体内，一直在青春里。清凉、寂寞，且盛大。纷繁错杂的生活中，何尝不需要留白？日日相对的两个

人，观望着日益堆积起来的疲惫，呼吸着相互纠缠过的空气，便有了渐次而来的窒息之感……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那么，为何不多留出些空间，给对方，也给自己？有些话，不说，比说了好。有些事，不做，比做了好。太浓腻了，也就禁锢了，也就乏了。如画，笔墨过于多了，整张纸就废了。亦如月，过于满了，又该缺了。

盈盈然即可。给彼此一个新的天地，让心憩息。

繁花落尽，绿意渐深。有无声的风，托住了夜空。喧嚣与人语，绕行至云深之处，蓦地绝尘而去。几点星光，眨着眼，似在聆听。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这是岁月的留白，已经铺开了。

（张晓玛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孩子爱喝哪种汤，喜欢吃哪种面包，她知道用哪种声调对他们说话，他们会对她心悦诚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她知道。

当然是值得的，在岁月中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为的是把我们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拥有更丰富的人生经历。

（生如夏花摘自《中老年时报》2015年6月12日，（伊朗）Bahareh Bishah摄）



# 内心的武士

●河西

不要以为四肢发达的人就一定头脑简单，李小龙迷都知道，李小龙是位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他特别喜欢和别人探讨哲学问题。他推崇尼采，经常把叔本华、萨特、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挂在嘴边，在拍片和练功之余，有时兴之所至，他会随手抓住一个演员或工作人员，开始大谈人生哲学和截拳道的哲学意义，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兴趣。李小龙的研究权威约翰·里特写的《武士之心：李小龙的人生哲学》，就专门研究李小龙的人生哲学。

和截拳道以咏春拳为基础而融会各家相似，李小龙是从道家出发，兼容并包，构筑了自己的哲学世界。具体来讲，牵涉阴阳、禅宗、晋代女诗人子夜的诗歌、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甚至量子力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铃木大拙、艾伦·沃茨、克里希那穆提等人的著作，思考世界之道、功夫和人生的意义，以及灵魂的终极本质，因此约翰·里特得出结论：“哲学才是李小龙的真正激情所在，武术只不过是阐释哲学的工具而已。”

这看上去有点复杂，李小龙要是活着，跟你侃侃半天哲学，你八成会晕菜。不过稍微梳理一下，你就知道，李小龙的思想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他所追求的：超脱的艺术。

李小龙一开始向叶问学咏春的时候并不能完全领会其精髓，叶问告诉他：“忘记自己，随对手的动作而动。让你的头脑不假思索地去做动作，学会超脱的艺术。放松就好。”

可是李小龙发现，他越是要求自己放松下来，越是没办法放松，因为意识到自己要放

松，就证明自己其实并没有放松。他花了好多时间冥想也无济于事，这让他感到非常沮丧。有一天，他出海散心，心中抑郁，用手击打海水，就是那一刹那，给李小龙带来了老子般的顿悟。他说：“这海上最寻常不过的海水，不就是功夫的本质吗？我用拳头击打它，它却没有遭受痛苦。我用尽全力，它却毫发不伤。虽然它看上去软弱，却可以穿透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就是这样！我想要做一个像水一样的人。”

老子说“上善若水”，看来，李小龙也看到了水的至柔无形以及流水不腐、水滴石穿的能量。我相信，他的内心居住着一位领悟了宇宙之道的武士，这样的他，不仅可以在拳脚上击败对手，在灵魂上更占据了哲学的高度，这才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打遍天下无敌手！

不过，我一直也没想明白，一心要成为水的李小龙，最后怎么反而练成一套刚猛凌厉的腿法和双节棍？

你看他眼神中的杀气，舞动双节棍时的虎虎生风，那一句李小龙标志性的“啊打”，哪一点像是在学水的以柔克刚？哪一点像是领悟了超脱的艺术？

问题出在哪呢？是不是可以说，李小龙是分裂的？他内心对平静的水的状态的渴望，和外在对身体对快速力量快感的追求，是不是形成了一种最终撕裂他生命的力量？所以，存在着两个李小龙：武术家李小龙和哲学家李小龙，而真正在与他搏斗的，不是他人，是他自己。

（语 冰摘自《晶报》2015年6月7日，辛 刚图）





经济学家观察经济兴衰有一些特别的指标，比如裙摆指数、口红指数，同样，观察一个国家是否腐败，也有一些奇特的指标，比如“联合国违停指数”。

2002年以前，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们都享受在美期间因违章停车被开罚单的外交豁免权。他们的车想停哪里就停哪里，有时甚至停在消防栓前。从1997年到2002年，外交官拖欠的停车罚单总计15万张，金额达到1800万美元，当时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此拍了桌子，扬言不管谁的车，只要违章他都要拖走。

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菲斯曼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爱德华·米盖尔两位经济学家发现，外交官所获罚单数量和其所在国家的腐败程度密切相关。例如在上述5年中，科威特外交官人均累计收到246张违停罚单，埃及人均累计139张，乍得人均累计为124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5年时间里，来自德国的外交官人均累计为一张罚单，瑞士、荷兰的外交官人均累计不到一张。两位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外交官的腐败倾向和他们自己国家的腐败程度密切相关，罚单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在腐败程度上位居全球前列，而那些比较廉政的国家很少有外交官滥用特权。

想想国内的一些游客在国外那些夸张的不文明行为，外交官其实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两位经济学家说，外交官即使住在离自己国家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他们的行为方式也会和在老家时一模一样。腐败的态度在人们心



## 观察腐败的奇特指标

●岑 嵘

中可是根深蒂固的。

纽约大学的两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布鲁诺·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则提出了“机场公路直线指数”，以此来研究一个国家的腐败和专制程度。

研究者将158个国家的首都从市区到机场的驾驶距离除以直线距离，得出的比值越小，说明道路越直，反之则说明道路较弯。那么比值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机场公路最笔直的国家有哪些呢？它们分别是几内亚、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和赤道几内亚。

这其中一个是修建机场公路时，必然会穿过很多村庄民

宅，而政府征用这些土地时，人们必须得到补偿。透明度高的国家会进行协商，如果征用成本较高，或者受到居民的反对，公路通常会绕行。而在透明度低的政权下，这些都不是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的当权者更需要一条通往机场的距离近的公路，他们更倾向于靠强权征收人民的土地，把路修得尽可能直，跑得尽可能快。至于透明度高的国家的领导人，随意动用征地权，可能会在政治上付出代价。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国家的国情，上谷歌地图去看看机场公路，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王传生摘自《南方都市报》2015年8月10日，小黑孩图）



### 手头有点紧

青年问禅师：“我有很大的梦想，如果实现了，这个世界将再也没有纷争。但是我需要很多钱，大师您能帮我吗？”

禅师拿出一顶小孩的帽子和一双小孩的手套让青年戴上，然后问：“你有什么感觉？”

“手、头有点紧。”

“我也是。”

### 过来人

一个哥们儿失恋了，我安慰他：“不要难过，等你有钱了就会遇到更好的，我是过来人。”哥们儿吼：“你骗人！”我说：“我骗你干吗？我是你的好哥们儿啊！”

哥们儿说：“我是说你从来就没有钱，算什么过来人？”

我无语了……

### 交换

三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来，气呼呼地对我说：“爸爸，老师一点都不好，总是凶我，中午还不拍我睡觉。”

我：“老师不可能像妈妈一样，她要照顾那么多的人，你要听话。”

儿子：“让老师和妈妈换换就好了，妈妈每天在幼儿园陪我，老师在家陪爸爸。”

### 没钱了

今天到银行ATM机前排队查账，轮到我，查到余额为零，十分失望，马上退卡准备走人。

身后一女的问：“没有钱了？”我说：“嗯。”

后面一条长龙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 吃糖

一天，老师对学生说：“如果你们能做得出这道题，我就给每个人发50颗糖。”不一会儿，学生们一个个站起来，向老师要糖吃。老师一看答案，鼻子都气歪了，气呼呼地说：“你们全做错了，还敢要糖？”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你只要求做出来，并没有说做对呀！”

老师不声不响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把一袋白砂糖扔到桌上：“分吧，每人100颗！”

### 白写了

一个室友每晚都要坐在桌前写情书。他写了一个月，情书积攒了厚厚一沓，然后去表白了。回来的时候，他拿着情书，表情很失落。

我们以为他被拒绝了，刚要安慰他，没想到他说：“唉，白写了，她只看了第一页就同意了！”

### 找你算账

以前上学时，老被一差生

欺负，终于有一天，我的小宇宙爆发了，指着他大吼道：“你等着，将来我一定找你算账！”

10年后，誓言实现了，他成了我的老板，我成了他的会计。

### 动态

看到朋友圈的一条动态：“生活所迫，出门2年未归，听到4岁女儿的一声叔叔，泪水狂涌，我的心都碎了。”

然后下面有人神回复：“总比你出门4年，回家2岁女儿管你叫爸爸强。”

### 伟大的动物

甲：“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是什么？”乙：“公鸡。”

甲：“为什么？”乙：“活着的时候会叫人起床，死了做成鸡毛掸子还能叫人起床。”

### 与时俱进

今天在路边看到很多人纷纷给一个乞丐扔硬币，走过去一看，原来乞丐在盆里装了一些水，旁边立着个牌子，上面写着：许愿池。

### 花花肠子

月饼爱上了馒头，狂追。但馒头老是拒绝，终于月饼忍不住问馒头：“你为什么老是拒绝我呢？”馒头说：“我妈说了，你肚子里都是花花肠子！”

### 差评

本人开淘宝店，今天收到一条差评，内容是：发货速度太快，食品太好吃，导致老婆无节制购买，又花钱、又长胖，差评、差评、差评…… ❀

(畅畅等摘)



●〔俄〕瓦伦丁·德鲁兹尼

# 瓦伦丁漫画作品欣赏







# 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

●孙骁骥

微信朋友圈已变成一个扰人的虚拟空间。

前几年微信刚兴起时，我们视之作为一种朋友间的“半私密”空间，经常是随时想到什么、拍到什么就随手往微信上一发。后来微信好友积累渐多，除了普通朋友之外，也有同事。无论关系好不好的，都是一通猛加，故此，工作上的事情渐渐不愿意在朋友圈提及了，怕得罪人。这成为微信生活“虚伪”的起点。

随后，单位领导也加了微信，“畅所欲言”的空间更小。毕竟，“牢骚太盛防肠断”嘛。不仅如此，说话谨慎的同时经常还得主动转发一些领导发的正能量段子，又是点赞又是留言的，总是期望能借此获得领导的某种认同。微信圈的“虚伪”自此愈演愈烈。

再往后，微信加的好友日积月累，从家里的亲属到饭桌上认识的酒肉朋友，从学生妹到企业家，可谓鱼龙混杂、物种丰富。发展至此，至少我已经在朋友圈中彻底放弃了“自我展示”，干脆每天就转发一些鸡汤段子。像鸡汤这类的内容，不能说大部分人喜欢，但至少谁都不得罪。

另外，我有些强迫症似的特别注意朋友圈中发的内容的质量，即使发一句简单的文字，内心也打了长时间的腹稿：这样说话，谁谁谁应该会喜欢，同时也不会令谁谁谁反感。对了，我不应该遗漏微信群和好友分类的功能，它直接让我的微信生活从简单舒适变得复杂心烦——不仅得

考虑各色人等的感受，还得分类发布内容。生活的哪些方面适宜展现给哪些相应的人看，这种微妙的分类、计算、发布，占据了不少时间。

不得不说，呈现在微信圈中的自己距离真实的自己，已渐行渐远。我们日益熟练地利用网络和移动端平台来伪装自己、讨好别人、谋求人际资本……真实的自我形象却如风中的烛光般闪烁不明。微信朋友圈真的让我们变得更“虚伪”了吗？

如果答案是一个简单的“是”，那么未免有些流俗。实际上，不妨反问，在微信出现以前，我们的生活真的要比现在“真实”，或者说“不虚伪”得多吗？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过去，受技术所限，人与人的交流，必须“面对面”。然而，近距离交往时，我们其实也有着微信朋友圈一样的“虚伪”，比如刻意的着装、说话比平时温柔一万倍、脾气变得极好、健谈、慷慨，但说穿了，你自己明白，生活中当你独处之时，以上的“美德”你其实通通都不具备。只有当需要为了人际关系而“表演”时，你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生活的演员，一个更“好”的人。

在特定社会场景下，我们的“真人表演秀”几乎也是和微信朋友圈一样的模式化。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

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以外，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地退缩、减少。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回答本文开头关于微信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加“虚伪”的设问。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每天几乎24小时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



低调炫富，时而转发看似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于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则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这个词，于今确实是落伍了。后起代之的一个词是：O2O，中文翻译为“从线上到线下”。当我们对着社交网络热烈表演一通之后，却又发现，无论时代如何倾向于“线上”，但戈夫曼所说的“前台表演”仍然具有确凿无疑的“物质性”和“现实性”。于是，我们尽力使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符合微信中的虚拟表演，以打通所谓的“O2O闭环”。其实这就是创业课堂里所宣讲的新商业模式的社会学基础，无非是两种“表演”的交融结合。假如我是一个厨子，那么我不但得菜做得好吃，而且需要在朋友圈里体现出“我是个厨子”。否则，我就不算一个特别称职的厨子。

问题在于，一个厨子的社会角色肯定不只是厨子而已。在另一些时候，他可能是一位食客；在家庭里可能扮演父亲、丈夫等角色；而在雇佣关系中，他又是一个需要讨好老板的员工；如果自己创业，他

还需要讨好投资人和金主……所谓的“O2O”，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非就是一种从虚拟到现实的表演，谁能最好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演出中塑造最佳的公众形象和人格，谁就走在了成功的道路上。俗话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移动时代，这句话更是绝对真理。在登上人生的戏剧前台时，表演者通过精心设计的前台布局、服装、灯饰等因素的配合，以达到更好的表演效果，获得更多掌声。在后台则不需要这些，表演者从前台回到后台，便从戏剧回到现实，即人们在前台的行为举止和在后台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换言之，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的表演，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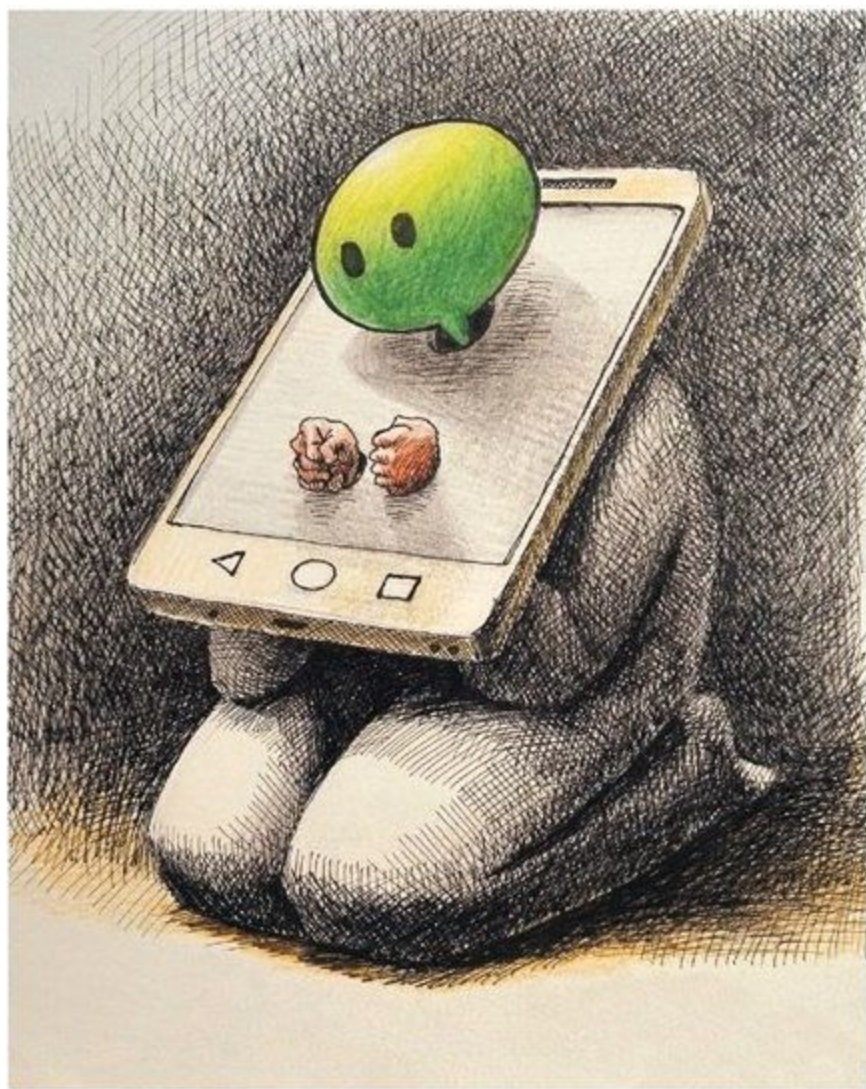
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互联网时代的残酷性和暧昧性全在于此。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自我修养》里描写过一段表演者在后台的真实经历：“打开灯，端详着自己。我看见了完全不是我期待的形象。我在工作时找到的姿势和手势也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而且，镜子暴露了我以前不知道的身上的那些不协调处和那些不美观的线条。因为这样的失望，我全身的热情一下子消失了。”在我看来，要想使这种表演热情不至于消失，最佳的办法莫过于让后台消失，进而让这面映照了自我的镜子消失。那样，生活的演员们将永远处于在线的状态，永远满怀热情，永远成为一个他所不是的人。

诡异之处在于，我们已经习惯甚至爱上了这样的状态，自己却浑然不知。

（周文燕摘自腾讯《大家》，微信号 ipress，邝 颺图）





## 谁是 英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人

●假装在纽约

谁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2002年，BBC就这个问题征集投票，最后得票最多的是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从17世纪开始，英国这个小小的岛国就像火车头一样带动着整个世界向前奔跑，几百年来，英伦三岛上诞生了无数的伟人。丘吉尔能够超越达尔文（第4）、莎士比亚（第5）、牛顿（第6）、约翰·列侬（第8）、图灵（第21）等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文艺巨匠和科学巨人，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伟人，自然有他的道理。

丘吉尔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历来被世人称道，不过我更欣赏的是他的机智和冷幽默。关于他的损人小段子广为流传，数不胜数。虽然其中有些故事的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但他的“毒舌”功力是毋庸置疑的。话说回来，英国人民似乎个个都是段子手，上至首相下至平民，随口一句就能把人噎死。

1. 在丘吉尔的75岁生日会上，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对他说：“希望明年还能祝贺您的生日。”丘吉尔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看你身体这么壮，应该没有问题。”

2. 丘吉尔和大作家萧伯纳经常针锋相对。有一次萧伯纳的新戏上演，他托人给丘吉尔送票，

同时附了张纸条：“这是两张我的新戏首演的票，一张给你，另一张你可以带个朋友去——如果你有朋友的话。”丘吉尔知道萧伯纳是在讽刺自己树敌太多，于是把票退了回去，也附了纸条：“很抱歉我有事不能去看你的首演，但我很乐意第二天晚上去看——如果你的戏能演到第二场的话。”

3. 丘吉尔很不喜欢自己的女婿。有一次他和女婿同时参加一个聚会，有人问他最崇拜谁。当

着女婿的面，丘吉尔回答说：“墨索里尼。因为他有勇气枪毙自己的女婿，我却做不到。”

4. 丘吉尔和英国女性政治领袖南茜·阿斯特彼此看不顺眼，每次碰到都要互相讥讽一番。有一次两人发生争执，阿斯特恼火地对丘吉尔说：“如果我是你太太，我会在你的咖啡里放毒药。”丘吉尔不急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

5. 有一次丘吉尔喝醉后碰到工党女议员贝茜·布拉多克，对方嘲笑他说：“你喝醉了！瞧你这副模样，醉得令人恶心！”丘吉尔反唇相讥：“我明天早上就能清醒过来，而你到明天早上还是会像现在一样丑。”不要怪他用长相来侮辱女性，再伟大的人物也有时代局限啊！

6. 有人问丘吉尔做政治家需要什么条件，丘吉尔说：“要能预言明天、下个月、明年以及更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那个人又问：“如果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没有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回答：“那就要再找个理由出来。”

7. 有一次一个英国妇女问丘吉尔：“您每次发表演说，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难道您不感到兴奋和激动吗？”丘吉尔回答：“承蒙夸奖，不过，每当我



产生这种感觉时，我总让自己记住一件事——如果我不是在发表演说而是在受绞刑，恐怕观众还会多一倍。”

8. 有一次一个国务大臣在丘吉尔正上卫生间时打来电话，丘吉尔对手下说：“你和他说话，我一次只能对付一坨屎。”

9. 有一位年轻的太太不自量力地挑衅丘吉尔：“你有点我不喜欢，你颁布的新政策和你嘴上的胡须。”丘吉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请不要在意，太太，您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任何一点。”

10. 这个故事是丘吉尔的孙女讲的。有一次丘吉尔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访问，吃饭时侍者端着鸡肉过来问他要哪块肉，丘吉尔说要鸡胸（breast），坐他旁边的女人提醒他说：“丘吉尔先生，在美国我们一般说白肉（white-meat，指鸡胸）和黑肉（dark-meat，指鸡腿）。”第二天，这个女人收到了丘吉尔送的胸花，还附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请把这朵花别在你的白肉上。”

11. 1945年7月，英国大选，当时正值德国投降，领导英国取得胜利的丘吉尔居功至伟，没想到却在选举中意外落败，被英国人民用选票选下了台。选举结果传来时丘吉尔正泡在浴缸里洗澡，他镇定地对旁边的人说：“他们完全有权利把我们赶下台，这就是民主，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和争取的东西。”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丘吉尔只是一个刻薄、恶毒、会损人的政客。年轻时的丘吉尔，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帅哥。

而真正让他彪炳史册的，是他在二战时的表现。当时纳粹的

铁蹄横扫欧洲，孤立无援的英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甚至连伦敦都被炸成了废墟。

丘吉尔的前任张伯伦奉行绥靖政策，让英国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丘吉尔担任首相后，坚定无畏地与纳粹作战，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他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的演讲，留下了无数激励人心的话语，展现了他的坚韧和勇气。

1. 如果你身陷地狱，那就继续前行。

2. 成功就是在一个个失败之间不失去热情。

3. 你有敌人？很好。那意味着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你曾经站出来维护过某样东西。

4. 勇气意味着站起来说话，勇气也意味着坐下来倾听。

5. 悲观主义者在每一个机会中看到困难，乐观主义者在每一个困难中看到机会。

1941年，他在自己的母校哈罗公学发表演讲，其中的一句话后来成为他被人引用最多、最著名的话——“永远不要屈服，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要屈服。”

丘吉尔一生有两样挚爱：一是雪茄，据说活到90岁才逝世的他一生一共抽了25万支雪茄；另一挚爱是一款叫Willys MB的吉普车，二战期间他经常坐着这款车四处巡查。

二战时有60多万辆Willys MB随着盟军开到世界各地，这款车能够适应战时各种恶劣的野外路况，是无数士兵生还的希望，为二战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大概这就是丘吉尔钟爱它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吉普

车代表着自由、正义与勇气。

丘吉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简单的，它们大都可以用这些词来表达——自由、正义、荣誉、职责、慈悲、希望。”

他用自己的一生捍卫着那些伟大的事物。

（江山美如画摘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2015年7月23日）



## 笔挺

●木心

上帝造人是一个一个造的，手工技术水平极不稳定，正品少之又少，次品大堆大堆。

那时我还是行将成为次品的素材，没有入眶的眼珠已能悄悄偷看——他时而弯腰，时而直背，时而捶捶腰背，忙是真的忙个不停。来到人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才明白上帝把我制作得这样薄、这样软、这样韧、这样通体微孔，为的是要我来世上承受名叫“痛苦”的诸般感觉。我一直无有对策，现在终于——不痛苦了！

上帝显然吃惊，伸过手来摸摸我的胸脯：“就这样？不痛苦了？”我站得笔挺：“就这样，一点也不痛苦。”

（云野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木心作品八种》一书）



## 她用一支画笔，治愈整个世界

● Cicely Mary Barker

蜚声全球的花仙子插画师 Cicely Mary Barker, 1895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Barker 幼年一度受到疾病困扰, 13 岁时接触绘画, 并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独特的理解力。

在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创作中, 花仙子成为 Barker 最爱的主题。20 世纪初, 以《彼得·潘》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走红, 让花仙子受到追捧, Barker 的花仙子插画风靡一时。

在 Barker 的花仙子作品中, 孩子像是降临人间的天使, 长着一对蝴蝶的翅膀, 纯良、天真、梦幻, 伴随草长莺飞翩翩起舞。

Barker 把花仙子画到了极致。她以鲜明的风格, 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插画师, 花仙子也从伦敦走向世界。

Barker 给世界留下了无数温暖的画面, 她笔下生花之时, 正值二战硝烟弥漫之际。兵荒马乱的年月, Barker 的作品不仅给了孩子们一个安静的世界, 而且让很多饱受战乱之苦的大人得到慰藉。🌸







# 常青藤的绵羊

●万维钢

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人已经对中国的大学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弱，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礼失求诸野”，美国的大学又如何呢？

曾在耶鲁教过十年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他出了一本书，叫作《优秀的绵羊》，这个称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

## 好得像绵羊一样的学生

为讲述方便，我们虚构两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小明和耶

鲁大学的Joe。能考入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两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的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戴着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善言谈，除了成绩好，简直一无所长。

小明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说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得到这位全省状元，清华招生组曾把小明请到北京，美其名曰“参观校园”，直到看着他填报了志愿才算放心，简直是明星的待遇。

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数，还非常重视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

跟很多名校一样，耶鲁甚至允许Joe高中毕业后先玩一年再入学，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着年轻去看看世界。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之后，他在父亲的帮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的身份在盖茨基金会工作了几个月，任务是帮助赞比亚减少艾滋病毒传播。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





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时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

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水准，而且经常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

所以中美大学的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屡被诟病的应试教育，Joe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其实，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学分绩点）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Joe，对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比一心只想着考试的小明更苦的是，Joe还必须顾及自己在师生中的日常形象。他还需要知道别人经常谈论的书都说了什么——所以他用只读开头、结尾和书评的方式，假装读过很多本书。至于能从一本书中真正学到什么，Joe根本没时间在乎。

如果说小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是，现

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很少能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在耶鲁这种水平的美国大学中，学生经常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Joe和小明的内心其实都非常脆弱。他们从小就是取悦老师和家长的高手，他们从未遇到过挫折——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

人们印象中的名校生都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和校园BBS上的专用语。什么时候考托福、哪个老师的课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种手续，就连出国打预防针总共会被扎几次，BBS上都有详细的“攻略”。小明对这些进身之道门儿清，遇到与攻略稍有差异的，都要上网仔细询问，不敢越雷池半步。

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重视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那么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他们中是否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学、致力于机器人技术、苦学政治一心救国，或毕业后去乌干达扶贫呢？

当然不是。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有统计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

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相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基本都可以干。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地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

### 假贵族和真贵族

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经验值我就能给你什么。如果清华大学录取学生对音乐有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现在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文凭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该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

没有。美国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数学竞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





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

这又是什么道理？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会的文体项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具备，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最近有人联合起来要起诉哈佛大学录取不公平，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叫“哈佛不公平”。

但是读过《优秀的绵羊》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整天立志“爬藤”的亚裔学生，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

所谓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大学当初组织起来搞体育赛事，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就大错特错了。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学的地方。

19世纪末，美国的新教徒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时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了。

所以精英大学本来就是精英阶层自己玩的地方，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外人几乎无法指责。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本来就没什么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

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10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

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相对于学习成绩，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养成，搞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以人为本。也许那时候的美国名校，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然而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别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

于是在20世纪初，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文、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犹太学生的比例突然增加了。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到20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只看分数录取，于是当时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

而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而且必须有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的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

社团还不够，还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绝不能像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一句话，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那么在众多“假贵族”的冲击下，现在“藤校”的录取是什么水平的竞争呢？

《优秀的绵羊》透露了一点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和9到10项课外活动——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

当然，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 美国名校的商业模式

这样说来，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机构。名校之



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肯定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德雷谢维奇却告诉我们，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

中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学，校方在会上说：中科大在北京录取分数线低，你们北京来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其他同学！像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鲁发生。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让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因素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个个自负。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者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提交论文的截止日期可以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德雷谢维奇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

一方面，名校学生平时课外活动实在太忙；另一方面，

教授们指望学生给自己留个好评。现在名校的成绩标准也越来越宽松。1950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GPA（平均绩点）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则为3.43。到底哪国的大学更“严进宽出”？

但这组GPA贬值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前后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时代的这些名校，虽然摆明了就是让贵族子弟上的，其教学反而比现在要严格得多。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地说，是资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相关。为什么在真正的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是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越高越好。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最重要的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

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同。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德雷谢维奇说，名校在这方面的贪婪和短视程度，连与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过去了。

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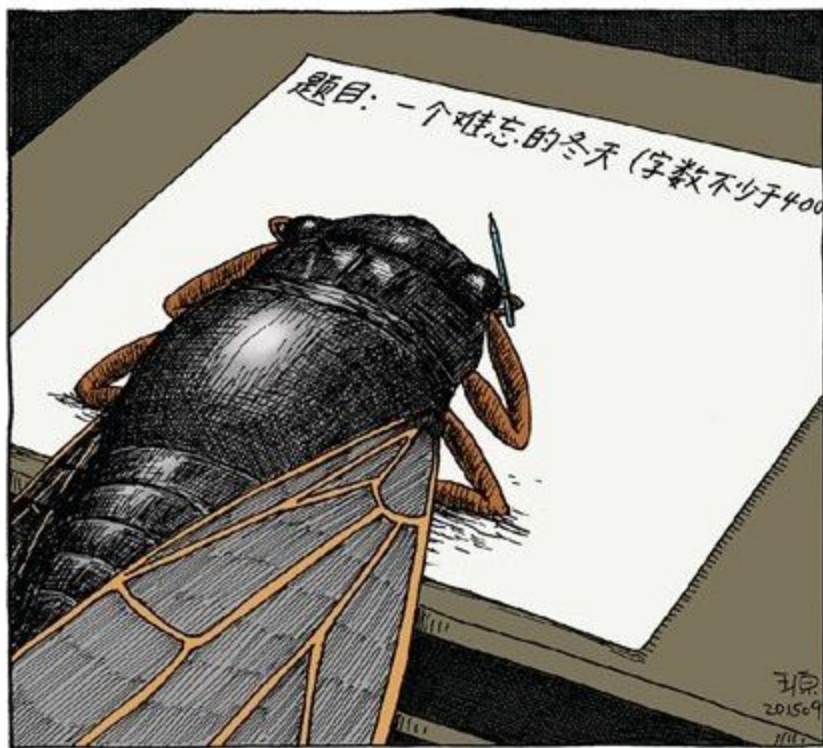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款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额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

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哈佛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和咨询以外的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者社会活动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其次才是教学。

（飞絮摘自《读好书》2015年第8期，喻梁图）



高考作文考的其实不是学生，它考的是老师，或者说，它考的是教育本身。它要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已经把学生们训练到什么程度了。教育说到底就是“格式化”，它是预备，它要为“自然人”最终变成“社会人”做准备，这是必需的。

人总要走上社会，人和人总要交流，人和人总要相互理解，人和人总要协作——如何交流？如何理解？如何协作？训练相近的、相似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是一个捷径。如何才能训练相近的、相似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写作文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训练手段。我想说的是，无论教育怎样改变，作文训练总是路径之一，它没有错，也不会错。这是社会的需要、生存的需要。生存就必须求同。需要调整的也许仅仅是“应试”的准则。

但问题是，求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存异。这是教育的尴尬之处，也是教育的两难之处。文明的教育是这样的，它在求同与存异的两难面前显得犹豫，它是心慈手软的，它得和被教育者商量着来——这就是为什么温和的老师永远会受到最大程度的欢迎。而粗暴的教育都有这样的外部特征：它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声令下，令行禁止，我永远对，你永远错。没有一个孩子会发自内心地喜爱那些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家

伙。

问题还在于，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里头，文明的、心慈手软的教育往往离北大和清华过于遥远，严师才能出高徒嘛。“高徒”之“高”当然是“高分”之“高”。它的代价是有同无异。

然而，“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这句话说出了“异”的顽固与“异”的力量。这就要说到为什么在“高考作文”之余，会有那么多的“作文大赛”了。作文大赛的目的从来不是考验“教学成果”，说得明白一点，它渴望看到的是参赛者的真本性——你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你不同于一般人的天性，你不同于一般人的阅读，还有你不同于一般人的表达。

我曾经做过一次涵盖面很广的中学生作文大赛的评委，阅卷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初中生的作文玲珑剔透，洋溢着才情，洋溢着稚嫩的性格。一等奖的名额只有三个，可是，我们每一个评委的手上都有四五篇活泼可爱的小文章，一等奖给谁呢？我们伤透了脑筋，每个人都在争，都有点伤和气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女孩，我没能为她争取到她该得到的。颁奖的时候我特地找到了她，我对她说：“你真是太有才了。”

可是，在高中组，坏了，许许多多的作文都面目可憎（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过于严厉的词）。众口一词，千人一腔，到处都是空洞的、正确的话。我看不见年轻的面孔，我听不到年轻的血液在奔涌，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

## 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声吆喝

●毕飞宇

男人和一个又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人——那是他们的语文教师。他们在拷贝或扫描他们的老师。这样做万无一失。万无一失的写作一定是天下最无聊的写作。这一届中学生作文大赛没能够产生一等奖，所有的评委都说，空着吧，我们的大奖是给高中生的，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荣誉授予一个年幼的副总经理。

我不能批评我们的教师，这不公平。我也不能批评我们的学生，这也不公平。在现行的教育体制里头，他们自有他们的压力。但是，这样一说我们的高中生们也许就明白了：作文大赛就是作文大赛。它不是高考的演习，不是高考的预备会议。它



## 心安否

●张亚凌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天独自在家，闲得无聊，翻箱倒柜，竟翻出母亲藏的好吃的。看到后，眼馋心更馋，顿时忘了一切，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母亲知道后，摸着我的小脑袋说：“那是你大姐生病时买给她的，你们没在，她舍不得吃。你妹妹还小，吃啥也都想着你。你现在一个人吃完了，想想你姐，想想你妹，心安

否？”

母亲没有责罚我；妹妹咂巴着小嘴，就那么痴痴地看着我。我哭了，哭得一塌糊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心不安的滋味，就像被放在油锅里翻炒，真不如结结实实地挨顿打。以后好几天，每每看到姐姐妹妹，我都抬不起头——原来心不安，才是最大的惩罚！

（元月摘自《今晚报》  
2015年8月25日，Magoz图）

## 成长 ●亦舒

一位家长无比遗憾地说：“忽然之间，写方块字时手不再颤抖了；忽然之间，说话发音准确无误了。”

是，渐渐长大，一本正经，上小学去了。

看他们第一次握笔，半晌，划出蝌蚪似的笔画，真是既好气又好笑，天路历程，几时才学得会写作文？看似无望，可是别急别急，且好好享受这种奇趣时分，因为不久的将来，他们便学会用电脑做功课了。

孩子稚气地朗诵课文最最动听，那清脆可爱的声音，足以令天使感动。

何必催逼他们长大，慢慢来，童年已经够短暂，尽量设法帮他们延伸才是。



衣服鞋袜刹那间便不够大了，整批撤换，一年长高四五厘米，片刻间便会又长了新知识，意见多多，有批评有赞美，情感丰富，条理分明。

别人家的孩子更会特别快地长大，友人寄来相片，吓一大跳，什么，这简直已是英俊小生了嘛，前年还是个孩子呢。

都说，每天早上，觉得他们又长高了一点，又刁钻了一点，带来更多惊喜。

（如夏摘自东方出版社《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书）

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如斯而已。

你怎么就不知道撒欢呢，孩子？忘了，是吧？没关系，我们试试看。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脚。那其实不叫手，那其实不是脚。那是你的四个小小的、毛茸茸的却马力强劲的蹄子。你长长的面颊上没有辔头，你修长而凹陷下去的后背上没有马鞍，你弧形的视网膜上是天空和大地的影子，你知道你跑起来有多帅、有多美？你一蹦就是好高。风就在你的小尾巴上，它千丝万缕。你看不见。可是，相信我，我能看见。我们

都能看见。是真的。

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机会并不多。你还愣着干什么？太阳、大地、草、露水，还有你看不见的风都在你的面前，也许，这些都是你的。你有四只蹄子。你欠了它们，它们的命运是叫你撒开来奔跑。你还愣着做什么？

驾！这是我要对你说的，也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

（鸭梨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间》一书，王原图）

### 他不在了，满地凄凉

若问曹秀清，这辈子记忆最深的事是什么，一件应该是与丈夫的生离死别，另一件就是当年蒋介石借给她500美元。

堂堂徐州剿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杜聿明的家属，向国民政府借钱，这是否有点讲笑话的味道？

国民党军退到台湾后，杜夫人曹秀清把一对儿女送去美国读书。后来实在无力承担学费，她

犹豫再三，打了报告给当局，请求看在丈夫当年立下赫赫战功的份上，资助杜家子女完成学业。意外的是，总统府只批了1000美元，还要分两年支付。

世态炎凉，曹秀清唏嘘着，把钱寄给了儿子杜致仁。谁知，和父亲同样性情刚烈的杜致仁，伤心之下居然吞药自尽，临死前连个告别电话都没有。

再过几天就是丈夫52岁生日，却和儿子的祭日撞在一起。默默安顿了儿子的丧事，曹

秀清对着丈夫的衣冠冢念叨：“你死得早，我一介女流，连孩子都照顾不好，列祖列宗会让我进祖坟吗？”

衣冠冢立了6年了，足够让丰韵美妇沦为老朽妇人。曹秀清按惯例，靠着墓碑坐下，取出几碟小菜、一瓶陕西老家的太白酒。斟满酒，放在坟前，手指颤巍巍地去摸丈夫冰冷的照片。“你这辈子啥爱好没有，就是好喝两口。这酒，是我托人从几千里外带来的，你不是常说‘壶中日月长’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壶中的日月到底有多长啊？”

### 北京，那儿有真正的团圆

半年后，丧子之痛未消，婆母又过世。出殡当天，没想到蒋介石亲自出席了，相比分期借款时的冷漠，简直判若两人。

寒暄之后，蒋介石说明来意。原来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的台湾正值大力发展阶段，缺少人才，蒋介石想借助曹秀清，让杨振宁定居台湾。

曹秀清说，可以试着劝劝，但“兹事体大，杨振宁没到过台湾，不是一封信一个电话能说清楚的，我想去美国面谈”。

她顺利成行。在美国，她通过女婿的关系打听到，自己的丈夫在淮海战场被俘后，一直活着。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他还在积极撰写回忆录。

“妈，你真打算劝我们去台湾？别忘了哥哥怎么死的。”

曹秀清望着女儿杜致礼的眼睛，坚定地说：“放心，我不过是找个借口出来。我就没打算再回台湾。我们回北京，找你爹

## 壶中日月长

◎刘 创



去。在那里才能真正团圆。”

1963年，曹秀清终于拿到了去北京的机票，鬓发花白的她热泪纵横：“北京，等我。”

### 决胜局，赢的是爱情

俗话说“女大两岁，非显即贵”，看了媒人递上的八字，又找了同村的先生算过，1923年8月，曹万滋把女儿嫁到了杜家。

那年杜聿明19岁，即将从榆林中学毕业，听说广东黄埔军校招生，正跃跃欲试要投军报国。得知家里擅自给自己定亲，杜聿明说啥也不答应。

泼辣的曹家姑娘也反对父亲的决定，仅凭出生年月，就把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了算命先生。也许是怀春之情，也许只是好奇，得知杜聿明喜欢下棋，曹秀清和小姐妹偷跑到杜家村，在村口槐树下摆上了围棋，声称十个铜钱一局。

这是杜聿明上学必经之路。太阳落山时，杜聿明打此经过，一个妙龄少女的棋局吸引了他的目光。手谈两局，居然一胜一负。求胜心切的杜聿明急着再下一局决胜，曹秀清却收了棋子，说：“天太晚了，路上不安全，我得走了。”

曹秀清的欲擒故纵之计果然见效，杜聿明涨红了脸，居然伸手拉她的袖子：“不行，定要决了胜负才放你走。”

一句话惹得曹秀清大笑：“着什么急，明天你放学，我还在这里等你。”

第二天，杜聿明急匆匆来到老槐树下，曹秀清已经摆好了棋盘，还冲了茶，说：“不急，先擦擦汗，就知道你一定渴了。”

少年讪讪地笑，从书包里抠

啊抠，抠出草纸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烧饼：“吃吧，刚在路上买的，都这时候了，你一定饿了。棋还要下很久。”

他的细心让曹秀清面露红晕，像挂在老槐树枝头欲落未落的夕阳。那晚的决胜局，最终谁胜谁负已不重要，反正，两个人都赢得了爱情。

### 枝枝蔓蔓，壶中日月长

一边是双方父母捏着八字，苦劝孩子相亲结婚，另一边则是两个调皮的孩子瞒着父母，玩起了自由恋爱。

这时，邻家小姐妹已经不陪曹秀清来下棋了。怀春少女和钟情少年的故事里，只要有一棵沉默不语的老槐树陪伴就足够。

每晚月亮初升时，杜聿明送曹秀清回家。那条曲曲弯弯的三里小路不知走了多少回。杜聿明说家里定了亲，可他打算为国效力，哪有心情结婚。曹秀清停下脚步，望着他的眼睛。

“女家叫曹秀清吧？邻村的？”

“嗯，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就是曹秀清。”

半年后，杜聿明顺利考入黄埔军校。有同乡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推荐，杜聿明一路顺风顺水，成为东征军中的一员猛将。老长官张治中称他和黄埔同学陈赓为“杜陈之佐，天下大成”。

军营条件太苦，书生出身的杜聿明患了严重的皮肤病，不得不脱离东征军，回家养病。此时，曹秀清已升入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共米脂县党委书记。

孙中山去世，陈炯明叛乱，

北伐，随后蒋介石下野，张治中为避风头以考察的名义出走国外，杜聿明随之失业，带着妻儿老小，靠黄埔同学会每月20元的津贴勉强度日。

铁了心为国尽忠的中校团长成了无业游民，那是杜聿明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妻子也被开除中共党籍，二人成了没头苍蝇。

曹秀清在后院开了块地，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侍弄那些枝枝蔓蔓。晚上做好饭，她再烫一壶酒，对怔怔发呆的丈夫说：“早晚会有东山再起之日。有酒且图一醉。”

一年之后，张治中回国任第二师师长，重新启用杜聿明出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家属可随军。驻守南京时，杜聿明挑了有庭院的小楼做官邸——他喜欢吃妻子亲手种的小菜。每晚他会在桌边坐好，笑容满面地喊：“来，秀清，喝一口，壶中日月长。”

此后，又是无数动荡的日子。

1949年1月，淮海战场上，杜聿明被俘。1959年12月，只差几天就是11年。拿到特赦通知书的杜聿明回头望了望身后的高墙，想努力站成标准的军姿。北京的阳光很好，远在台湾的秀清，你和孩子们，还好吗？

特赦前，政府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老将军说：“帮我联系台湾的妻儿吧，我想吃她亲手烧的家乡菜。”

1963年7月，曹秀清终于飞到北京。1981年5月，杜聿明逝世。1984年5月，曹秀清跟随而去。

（水云间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5年第9期，李 晨图）



## 失明二十年

●王志敏

到今年我已经失明整整20年了。

记得上大学时有老师讲：“充实时间”在经历时感觉非常短促，而回忆起来会变得格外漫长；“空虚时间”则恰恰相反。照此理论，我怎么也算不清楚自己这20年到底是充实还是空虚，因为无论经历中还是回忆时，都不曾感觉弹指一挥间。

曾有人好奇地问：“你们盲人住的房子也有窗户吗？”也听到过两位省级电台主持人在播报一条盲人开餐馆的新闻时如此点评：“盲人怎么切肉呢？”“他们不用刀切，用手撕。”

已经移居加拿大的童年挚友坦率地说：“我是怀着一种对盲人世界的窥视欲去读小说《推拿》的。”

我从出生直到28岁失明之前，从未接触过任何盲人，关于盲人的所有概念，除了远远地看到过盲人在马路边手持竹杖踽踽独行的身影，就只有“《荷马史诗》《左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二胡曲《二泉映月》的作者都是盲人”了。失明前也从未想过该怎样接触盲人，想来若要走近一个盲

人，就如同走近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忐忑、犹豫，甚至有些许恐惧。更不会想到今生今世从某一天起，会被打上“盲人”的标签，加入这个遥远、陌生，还有些神秘的群体。

### 望不透的云雾里，只想睡上一千年

手术一次接一次失败，视力一天天衰退，想到就在不远的前方，整个世界将在我眼前消逝，然而无法逃脱、无人能助，我所能做的，只有独自在家时无所顾忌地号啕。

在大大小小的医院、林林总总的疗法、形形色色的医生之间往来穿梭，那种期盼柳暗花明的努力，就像一个人拼命想要留住捧在手中的水，殚精竭虑，却徒劳无功。

或许是因为有一个充足的“预备期”，或许是看到医护人员和家人们都已倾其所有、竭尽全力，或许持续几年的努力和不懈抗争已使身心极度疲惫，再也无力痛苦、悲伤……完全失明后的我心境出奇的平静，天天只管睡到自然醒，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想中午吃早饭就中午吃。就这样吧，永远这样，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没有期盼、没有失望，任凭天翻地覆、日月轮回，我自顾自“坐地日行八万里”。

周围的世界在眼前消失了，却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梦境中。在那里，天依然碧蓝如洗、群星闪耀，花儿永远千娇百媚、姹紫嫣红，妈妈从不愁眉紧锁、泪光盈盈……多想盘桓其中长睡不醒，多想就此睡上一千年。

然而，沉沉的梦境总还是要被纷繁杂沓的现实生活惊醒——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造访，把我这个小小的、舒适安然的世界震得地动山摇，我屏住呼吸、紧贴着墙壁站定，惊恐地望着门口的方向不知所措——一次又一次地与半开着的门侧“热情相拥”，让我的嘴唇瞬间肿起、鼻子鲜血淋漓、额头块块青紫。一个小我七八岁的病友，失明后两次把家里砸了个稀里哗啦，他父母大气不敢出地任由他暴力破坏……我们就只能这样，真的别无选择了吗？

### 七年整，下意识地拒领残疾证

失明后的第一个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年。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往洗洗刷刷、擦玻璃的任务似乎已经无法胜任。



让我稍感欣慰的是，家里也是一派欢度春节的景象，没有因为我而一片愁云惨雾。妈妈给我买来一件红毛衣，摸着那软软的、厚厚的大毛衣，像触到妈妈柔柔的、饱含深情厚爱的心。我一向不很在意过年是不是有新衣服穿，更何况此时我对任何服装都“视而不见”了呢。可这次我刻意向每一位来家里的亲朋高调展示我的新毛衣，大声炫耀它带给我的美丽和快乐。多么希望我的表演不太拙劣，真的好想我能借此驱走妈妈和全家人心底的忧伤。

适逢家人正准备回江苏老家探亲，我立即要求与他们同行。整个旅途本没有什么特别，上车、下车，汽车、火车……但对于我，这是失明后第一次远行。坐在隆隆行进的火车上，想象着窗外的山峦田野、阡陌纵横，听着火车已在跨黄河、越长江，沉寂已久的心底激流涌动、欢腾雀跃。火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时正值子夜，我把脸紧贴着车窗，随着那节律分明的轰隆声，我看到了窗外一个又一个急速闪过的大桥上的灯光，心里一阵阵悸动。

然而离开了熟悉的家，在一个又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穿梭，我很快就觉得自己变成一只坛子，被别人搬过来、挪过去；自己的手脚都像是木偶的肢体一样，由别人的指令来牵动。沮丧在心里层层累积、越积越厚，我或许真的不该有此一行，我除了让亲人们看着我难过流泪，除了给大家多添麻烦，于人于己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坐上返回的列车，我的心情跌落到了深谷。

列车上的旅客多得出奇，把过道挤得密不透风。我们的座位刚好是在车厢中间，近20个小时的旅程中唯一一次去厕所，让妈妈和我经历了一场空前的跋涉。为了不致踩到横躺竖卧在过道中的人们的脸或腿，妈妈不得不小心地向前迈出一小步，转回身来用手扶住我一只抬起的脚，按到可以落下

的、人们肢体间的小空隙。如此一步又一步往返半个车厢，有如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回到我们的座位时，妈妈和我都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心境却比身体更加颓丧，几天来积蓄在心底的沮丧、哀怨潮水般涌起，一浪高过一浪地冲上来。

这就是我脚下的路吗，这就是从此以后属于我的路吗？我拉过挂在窗边衣帽钩上的风衣遮住脸，任凭泪水无声地流淌……这次出行让我不再向往窗外以及远方，而宁愿蜷缩在家里，死心塌地地享用属于我的从墙到床、从门到窗。哪怕时不时地穿反了衣服、打碎了茶杯，甚至洗完澡把一条腿摔得髌骨滑脱，也不曾想过我还可以怎样调整、改变自己的生活。应该说，我在这段时间里严重缺乏必要的、从心理到定向行走以及基本生活能力的训练。我既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接受这样的训练，也不认为这些学习对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帮助。我想当然地相信：一个没有了视力的人，除了推拿按摩，什么也做不了；一个眼前不再有绚丽多彩的世界的人，他的生活还能有什么情趣可言？非但如此，我失明后整七年没有去办理残疾证，意识深处一个声音幽幽地说：只要没有领取残疾证，就不是残疾人。

### 与小点点灵犀相通，触觉打开世界

没有了社会生活，没有了最基本的阅读，仅凭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怎么能填满28年正常生活撑开的胃口？平生第一次理解了高尔基所说的“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读书”。以往的读书，是为升学、为探索、为消遣，甚至为虚荣，从没想过为生存读书，如一日三餐不可或缺一样读书。

原以为盲文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字，要像学外语一样才能学会。却发现原来它就是汉语拼音字母的点字符号，我没费什么事就记住了50多个字母和主要标点的点位。我踌躇满志地翻开了盲文书的第一页，心想，只要能读完这本书，所有的盲文书就都不在话下了。岂料一下子，我就掉进了点点的海洋，摸不出字母也分不出行。一段短短的、用眼睛看不需半分钟的“出版说明”，我整整摸读了5个多小时，直累得手指麻木、浑身是汗、欲哭无泪。这才明白，对于成年后失明的人来说，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记住盲文点位，而在于怎样才能让已经迟钝的触觉开化，与那些小小的点点灵犀相通。

终于读完了失明后的第一本书，却发现，盲文书籍种类和内容的局限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无奈



王志敏





之下，全家老小齐上阵：父亲连续几小时给我读书报杂志，直读得第二天嗓子沙哑得说不出话来；不住在一起的弟弟夫妇轮流用录音机录下他们为我读的书籍，每次来看望我时都会带来新制作的卡带；年仅9岁的小外甥在紧张的学习空隙担任了“小书记员”——既负责阅读又兼管抄稿。在此期间，我的三篇文稿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征文大赛中获奖，其中两篇的抄写出自9岁的“小书记员”之手。

### 始料未及，外语给我打开了奇妙之门

在这日复一日的读读写写中，我的世界悄悄地越过钢筋水泥，向着窗外的广阔天地伸展。我在不知不觉中以别样的方式与社会发生关联，也收获着种种意想不到的体验。我开始认真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少地寻求别人的帮助，把自己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省得没事就发呆、发愁，毫无意义地胡思乱想。首先想到的就是学外语，这可是个既占时间又占脑子的活儿。于是，上大学时的课本、同事的教材、广播电台中的英语教程一个个都排进课表，紧一阵、慢一阵，冷一阵、热一阵地学起来。随着四台录音机从我手中相继退役，自己明显感到英语听力有了大幅提高。

真应了那句老话：开卷有益，学习外语给我带来的奇妙经历是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一个偶然的机，我得知了美国海德里盲人学校及其中国分校，我可以足不出户、不付分文地在近百门课中选修任何一门课，在专职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我们和美国老师跨越半个地球在网上相遇，就像面对面促膝交流。小我9岁的盲人博士获得过富布赖特奖学金，她作为志愿者在线辅导中国视障学员学习英语7年多，我和其他三位学友配合她在线制作的一档节目在美国NBC播出。当她幸福地走进婚姻殿堂时，我们都同步在线参加她的婚礼，我被指定代表中国学员致贺词。直到现在，想起那两分多钟的英语贺词在大洋彼岸的一个小教堂里，在80多位美国人参加的婚礼上响起，我的心还会不由自主地绷紧。

最让我着迷的是学校不定期举办的在线讨论，虽然对我来说几乎每次都是在深更半夜进行，而且形式上只是坐在自家的电脑前敲敲键盘，但我确实感觉是走进了一个异国大厅，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与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巴西、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盲人朋友直接交流。学习探讨的

主题囊括了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最新发布的一些盲用软件及其功能介绍，还涉及烹调、园艺、木工、读书、求职、旅游、瑜伽、滑雪、钓鱼……钓鱼还没来得及尝试，我自己倒是从网上“游”进了北大校园。2008年年底，我在中盲协推荐下赴北京大学接受全封闭英语口语培训（TIP），成为北大开办TIP以来第一个全盲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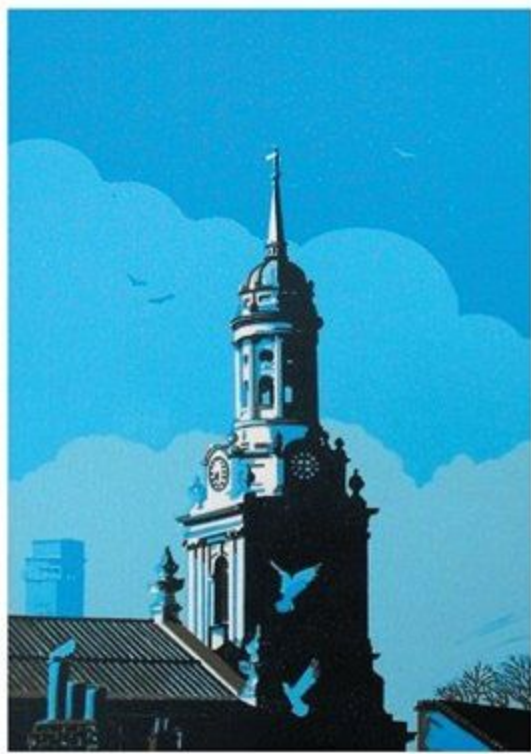
### 每一天，我都不知是谁在幕后帮了我

一台配上读屏软件的电脑，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说它是长出的第三只眼睛、是通向世界的大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利器……都不为过。它让我压抑了10年的自由读书的愿望，如决堤之水汹涌而出；它让我实现了独立撰写、编辑、发送文稿，解放了一家老少；它让我随时可以搜集最新的专业资料，与学养深厚的前辈导师交流探讨……在网上冲浪中，有一件“小小的重大事”一定要说、必须得提，那就是验证码。说它小，是因为大概没有一个明眼人会把它当回事；说它大，是因为它可以随时让所有盲人在互联网前止步。小小验证码奈何不了任何一个正常人，却让每位需要上网浏览的盲人无计可施、对网兴叹。直到两三年前，两款识图、听图小软件的问世，终于一扫验证码的威风，让上网冲浪的盲人再不受这小东西的欺辱。

要知道，绝不是这两款软件中的任何一种会读出验证码，而是它们背后都有数百名在线志愿者帮助盲人们查看验证码。这两种软件把盲人与志愿者在网上连接起来，通过它们发出和送回必须读取的验证码，一般来回不过半分钟。随意点开其中一款软件，它显示：在线志愿者24人，用户9191人，今日服务1398次。我永远不知道是哪位志愿者帮我查看的验证码，这些始终藏在幕后、不露真容的志愿者让我感受到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支持与关怀，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2014年9月初，一个不期而至的来自母校的电话，在我的家庭和朋友们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受母校聘请，担任学校心理教师。我开始全心地投入新工作，做专题讲座、办心理小报，为学生们编写校园心理剧，与家长深入探讨孩子出现的种种问题……20年过去了，如今的我确信：点点曙光，自会寸寸染红夜色。

（步步清风摘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8月19日，李晨图）



“本初子午线，即穿过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旧址的零度经线。”初中时，我们就摇头晃脑地认真背诵这条地理常识。要是现在告诉你，这么多年我们都被骗了，你会不会大跌眼镜？

## 本初子午线移位

●王丹妮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近期的研究成果打破了这个已存在131年的“常识”。经过精确计算后，研究人员发现，真正的本初子午线应该位于天文台以东约101米的地方。这个“世界性地标”的所在地是格林尼治公园里的一个垃圾桶。

在历史上，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为夺得“本初子午线”的所有权，一路披荆斩棘，干掉了许多竞争者。14世纪以前，一些地区采用通过大西洋加那利群岛耶罗岛的子午线。19世纪上半叶，许多国家更是我行我素，自己另搞一套。直到1884年10月的华盛顿国际子午会议上，这条穿过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旧址的经线才“一举夺魁”，正式确立了自己的尊

贵地位。

在卫星定位系统（GPS）日渐普及的今天，当“粉丝”们在天文台掏出带有GPS功能的智能手机，却恍然发现：哎呀妈呀，怎么不是零度？

在一片质疑声中，弗吉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才重新进行了精确计算。据说，英国于1851年由学者利用望远镜观察天体运行，订立本初子午线，但当时的观测受到地球自转及地心引力影响，导致数据出现偏差。

在科学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上一秒看似颠扑不灭的真理，下一秒就可能被人推翻。

（林涛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26日）

### 一

1891年，罗丹受邀为巴尔扎克塑像。考虑到大文豪习惯在夜间穿着睡衣写作，罗丹创作了巴尔扎克披着睡衣站在星空下沉思的塑像。他的学生布尔德尔崇拜地说：“这双手雕得太好了。”罗丹听后，手起锤落，砸掉了这双手。“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的部分会比整体重要。”

法国作协拒绝收货，罗丹退还了稿费，把雕塑运回，他坚信并预言：“我的雕像终将立于不败之地。”

1939年，罗丹逝世22周年后，这座雕像被铸成铜像矗立在巴黎。不同于维纳斯意外失掉双臂，罗丹砸掉雕像的双手，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双手。

### 二

二战末期，一个阴雨的黄昏，好莱坞“默片女皇”葛丽泰·嘉宝拍完戏后，去医院探望好友莫妮卡。莫妮卡刚刚诞下一个男婴，小家伙攥着双手，不停

## 当你打开双手时

●方木鱼



挥舞，可爱的新生命让嘉宝心情大好。

走出产房，迎面推来一位医治无效而死亡的钢铁大亨，嘉宝无意中瞥见死者无力悬垂的一只手。她的心如被电击般抽搐了一下：每个人从出生起，就在不断地攫取、占有，然而无论抓得多紧，终有松开的一刻。

汪涵曾在湖南省博物馆兼职，清点过鎏金千手千眼观音铜像，只有998只手，很多人怀疑少了两只手。汪涵却说，那两只手，是每个在千手观音像前朝拜的人虔诚合十的那两只手。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伸出这双手，你就是千手千眼的观音。

（一米阳光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9期）



# 自强不息的收获

◎王慧敏

我上大学那会儿，还处于计划经济年代，学校按人头发助学金。根据家庭情况，分为4个等级。我们班享受一等助学金的只有一人，每月23.5元。

这个同学和我住同一个宿舍，来自湖北农村，自幼丧父。每个月领到助学金后，他都会第一时间给家里寄5元。他告诉我，他有个弟弟在老家县城念高中，靠他供养。我们学校离火车站不远，课余时间他经常到车站帮人扛行李。碰上好心的，会给上块儿八毛的。那时候还不兴勤工俭学，他做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这个同学很让人敬佩：尽管穿得最破，大学4年，每个学期成绩都名列前茅。

毕业后20多年未曾谋面。他目前在政府一个重要部门当处长。3年前，他的儿子考上了我所在城市的一所大学。送儿子报到时，他带着那个很“潮”的年轻人来看我。

不久前，老同学又突然造访，进门后一脸落寞：“专为儿子的事来的。丢人啊，有多门功课挂科，有的补考也没及格。学校发了函，希望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再‘挽救’一下。”

接着又聊到了他的弟弟，他更来气。弟弟在他的资助下，后来也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成了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可弟弟的儿子从小就不好好念书，好不容易才考了个“三本”，念了不到一年还被学校劝退了。因为天天不去上课，躲

在宿舍打游戏。

他不明白：孩子们现今的学习条件比他当年好多了，可怎么会成了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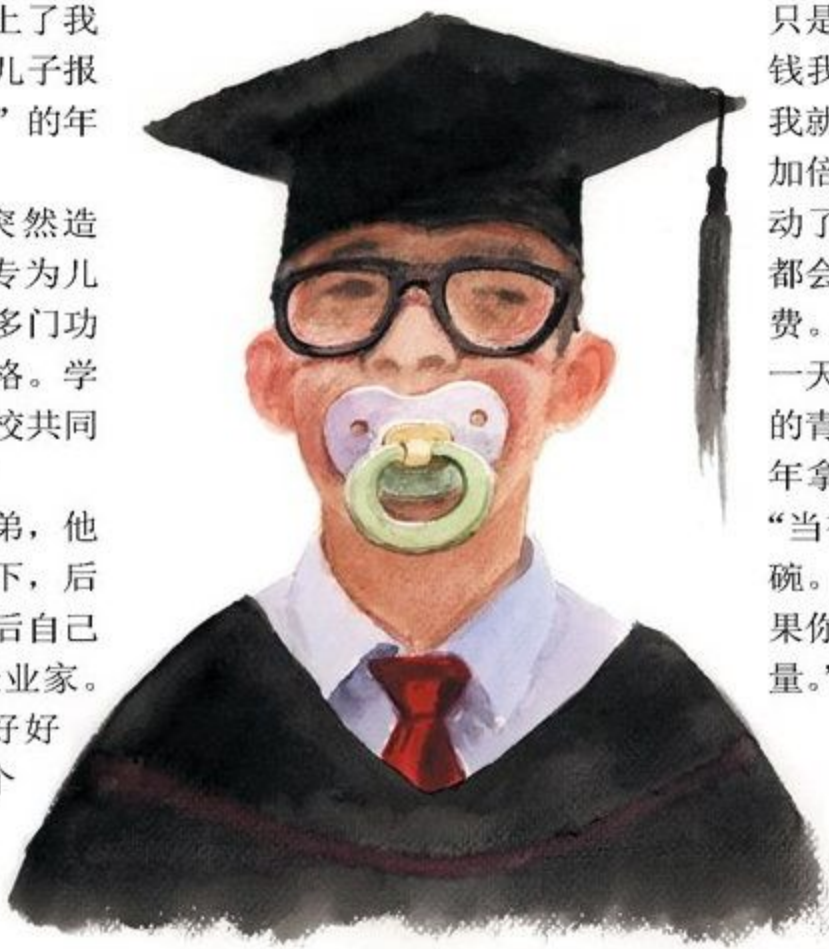
这些年，民生保障有了长足进步，各项保障措施越来越完善，即使家境贫寒的学子，也能找到就学的门径。

不过，一切全由家庭或社会包办，未必是好事。要想培养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除继续加强保障外，还要引导学子们树立自强不息的意识。有个朋友的孩子正上大二，暑期朋友给孩子找了份“送水工”的活。看着烈日下扛着水桶晒得黑黝黝的小伙子，我相信，这个假期他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学费！

求学，本身就是个清苦的历程。教育家蔡元培认为，大学之要义，除了研究学问，还要砥砺德行。也就是说，培养吃苦耐劳的品德，学做一个大写的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德行走样，即使硕士、博士毕业又有什么用呢？

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知名学者被一所大学邀请去做讲座。路过食堂时，不小心把一个学生手里的碗碰到了地上。学者发现那竟然是一只土碗。学者早年当过知青，知道除了偏远的乡村，城里已没有人用这种碗了。看着学生那身寒酸的穿着，学者动了恻隐之心，说：“实不相瞒，你这只碗是件价值不菲的古董。我出10万元，你卖给我。”谁知学生说：“你看走眼了，这只是我们家吃饭的碗。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卖，因为看到这只碗，我就提醒自己是山里的孩子，应加倍努力……”学者被深深地感动了。此后的3年里，他每学期都会匿名给这名学生捐助全部学费。可他没想到的是，3年后的一天，那个学生找到了他。此时的青年，从头到脚都是名牌。青年拿出那只做工粗劣的土碗说：“当初你准备花10万元买下这只碗。现在5万元我就卖给你。如果你真想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商量。”

学者问：“你真想通了？”青年说：“早就想通了，有钱什么都好办。3年前您愿出10万元的价格没买走我这只碗的消息





2006年5月24日,《新民晚报》登载了一则报道。吉林省延吉市市郊农村的一对夫妇将10年前捡来的4万元交给了延吉市公安局,要求公安局帮他们找到失主。我读后觉得这件真人实事很能说明问题。我先略述这则报道的梗概,再说我的见解。

199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上述地区一位49岁的出租车司机把一男一女两位乘客送到了他们要去的地点,分文未得还挨了一顿臭骂。乘客离去后,这位司机发现他们把一大包钱遗忘在车上了,数一数,共4万元。

这位司机是个在贫困中挣扎求生的可怜人,生平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他感到很害怕,连老婆也没告诉。

乘客男女两人是混蛋,遗忘了那包钱,怎会不追究呢?4天后,那男的带了3个彪形大汉,找到了我们这位司机,不由分说,把他拉上一辆卡车,气势汹汹地问他有没有捡到5万元钱。又把他带到当地派出所,对警察说,这司机捡了他们丢的5万元钱不还。这司机又害怕又生气,就一口咬定没有捡到钱,心想:“我要是承认了,上哪里去找他讹的那1万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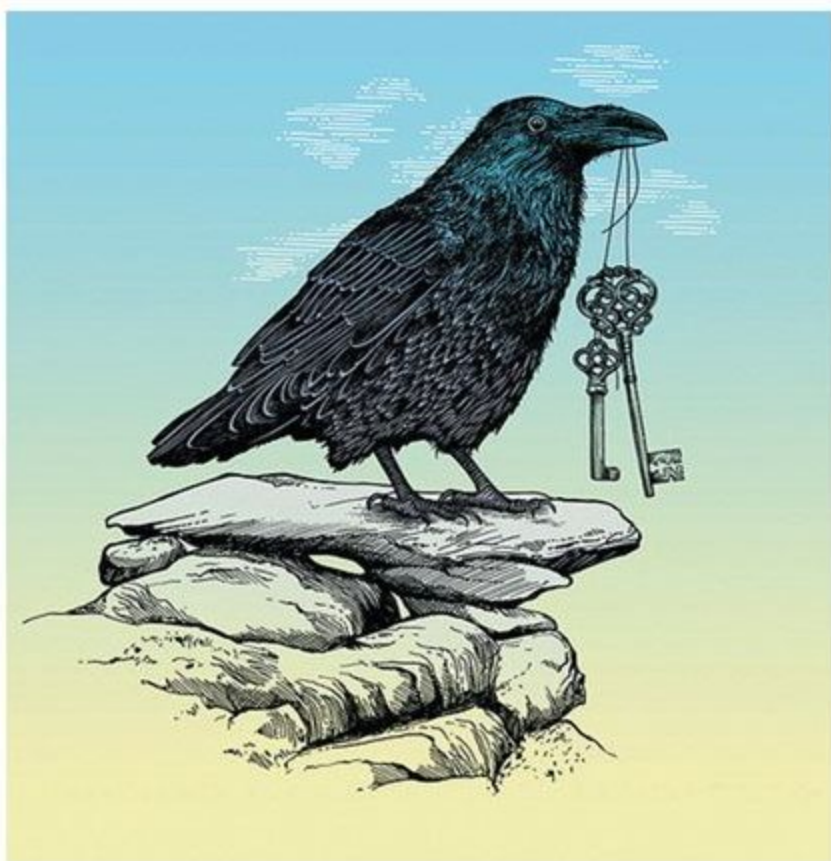
4万元对这位司机的诱惑力很大。半年后,警察再次询问他是否捡到了钱,他再次否认了。

他老婆知道丈夫捡得巨款,也害怕了。她没有工作,又患有肝硬化重症,经常借钱看病。他们有个14岁的儿子,夫妻俩总教育孩子要老实做人。可是这老实的夫妻俩得了这笔巨款,放弃又舍不得;动用吧,良心又不许。

这位为了维持生活和给妻子治病,卖过豆腐、烤过白薯、卖过血肠、种过菜的出租车司机说:“我什么都干过,就是没撒过谎,平生第一次昧了良心,那种难受劲儿就别提了。”他们夫妻俩天天教育孩子要诚实守信,可是一想到那笔钱,“讲着讲着心里就突然没了底气”。

这笔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们10年喘不过气来。他们终于把这笔钱交到了公安局,虽然日子还是过得很艰苦,心里却踏实了。

他们这10年受道德良心的折磨,就是所谓



## 良心

◎杨 绛

“天人交战”,也就是灵性良心和私心的斗争。他们是朴实的乡民,没有歪理。如讲歪理,可以说:“失主是欺压好人、讹诈好人的混蛋,跟这种混蛋讲什么道义!我的需要比你大!”他们就可以用这钱来看病、还债,让生活过得宽裕些,这笔钱就花掉了。可是我们这位司机和他的老婆,灵性良心经过长达10年的拉锯战,还是胜利了。他们始终没有昧了良心。他们的行为感动了警察,警察说他工作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等事。也感动了记者,记者说这对善良夫妻的行为会让很多人反思自己,所以应该让全社会知道。

良心出自人的本性,除非自欺欺人,良心是压不灭的。

(六月摘自商务印书馆《走到人生边上——白问白答》一书)

传出去以后,我收到了不少捐款……”故事的结尾令人啼笑皆非。学者说:“其实这就是一只家常土碗。既然你来了,我还是

愿意出1万元买个教训。”没承想青年竟高兴地收下钱,乐颠颠地走了。

这样一个骨头泡软了的青

年,能指望他将来报效社会?

(轻舟摘自《人民日报》

2015年8月21日,王青图)



# 母子之间

●爱新觉罗·溥仪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璿、珣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作我的母亲之数。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待遇，遇到一家人一同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我虽然有这么多母亲，但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母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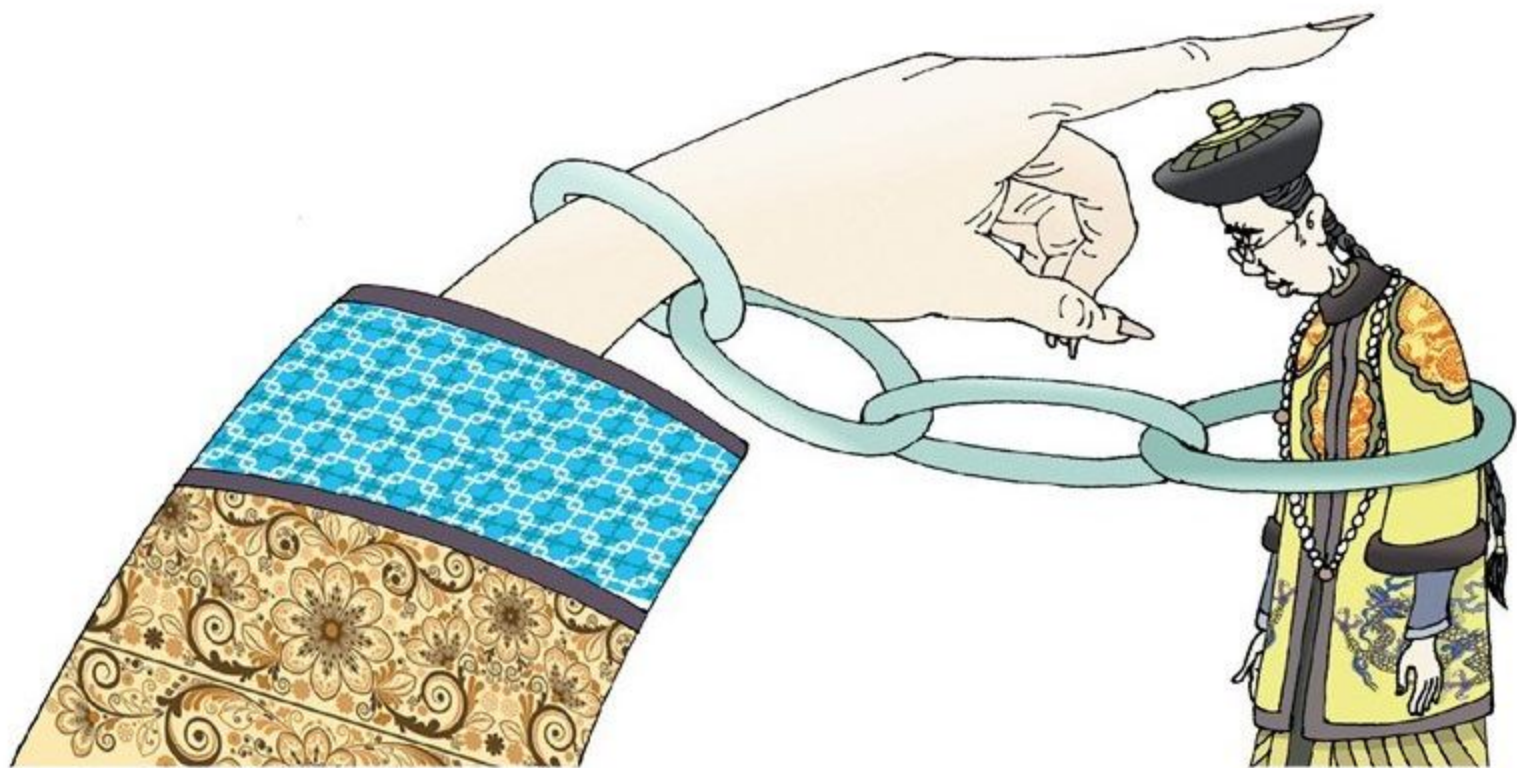
隆裕太后在我八岁时去世。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

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缎子跪垫，我跪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监梳头，一边梳着一边问着：“皇帝歇得好？”“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书念到哪儿啦？”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我在四位母亲的那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新鲜玩意儿。有些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置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我穿戴起来，扬扬得意。谁知叫我的“首席母

亲”瑾妃端康知道了，她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查，知道我还穿了其他太监从外面买来的洋袜子，认为这都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给我的太监叫到永和宫，每人责打了200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又把我叫了去，对我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

如果端康对我的管教仅限于军服和洋袜子，我并不一定会有后来的不敬行为。因为这类的管教，只能让我更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更能和毓庆宫的教育合上拍。我相信她让太监挨一顿板子和对我的训斥，正是出于这个教育目的。但这位一心一意想模仿慈禧太后的瑾妃，虽然她的亲姐





姐珍妃死于慈禧之手，但慈禧仍然被她看作榜样。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会了派太监监视皇帝。她把她身边的太监派到养心殿来伺候我。这个太监每天要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目的，这大大伤害了我作为皇帝的自尊心。我的老师陈宝琛为此愤愤不平，对我讲了一套嫡庶之分的理论，更加激起了我憋在心里的怒气。

过了不久，太医院里一个叫范一梅的大夫被端康辞退，此事便成了导火索。范大夫是给端康治病的大夫之一，这事本与我不相干，可是这时我耳边又出现了不少鼓动性的议论。陈老师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总管太监张谦和本来是军服和洋袜子事件的告发人，这时也变成了“帝党”，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连奴才也看不过去。”听了这些话，我激动的情绪立刻升到顶点，气冲冲地跑到永和宫，一见端康就嚷道：

“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真是专擅已极！”

我大嚷了一通，不顾气得脸色发白的端康说什么，一甩袖子跑了出来。回到毓庆宫，师傅们都把我夸了一阵。

气急败坏的端康太妃没有找我，却叫人把我的父亲和其他几位王公找了去，向他们大哭大叫，叫他们给拿主意。这些王公们谁也没敢出主意。我听到了这消息，便把他们叫到上书房里，慷慨激昂地说：

“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

妃。本朝历代从来没有皇帝管妃叫额娘的！嫡庶之分要不要？如果不要，怎么溥杰不管王爷的侧福晋叫一声呢？凭什么我就得叫她，还要听她的呢？……”这几位王公听我嚷了一阵，仍然是什么话也没说。

敬懿太妃是跟端康不和的。这时她特意来告诉我：“听说永和宫要请太太、奶奶来，皇帝可要留神！”

果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端康叫去了。她对王公们没办法，对我祖母和母亲一阵叫嚷可发生了作用，特别是祖母，被吓得厉害，最后和我母亲一齐跪下来恳求她息怒，答应了劝我赔不是。我到永和宫配殿里见到了祖母和母亲，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叫嚷，我本来还要去吵，可是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苦苦哀劝，结果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了不是。

这个不是赔得我很堵心。我走到端康面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请了个安，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皇额娘，我错了”，就又出来了。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过了两天，我便听到了母亲自杀的消息。

据说，我母亲从小没受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她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烟。后来端康担心我对她追究，从此便对我一改过去的态度，不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于是紫禁城里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太妃们之间也恢复了母子关系。然而，却牺牲了我的亲生母亲。

（空古摘自群众出版社《我的前半生》一书，黎青图）



## 聪明的父亲

◎西梅编译

有一个年轻人要结婚，筹备婚礼的时候实在忙不过来，就对他父亲说：“爸爸，这是我的朋友们的电话，麻烦你通知所有的人，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好的，儿子。”父亲欣然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婚礼如期举行，但这天儿子却气愤地来找父亲了：“爸爸，我不是让你通知我所有的朋友吗？”

“是啊，儿子，你所有的朋友我都通知了。”

“可我给你的名单上有50人，为什么今天我只见到了15个人呢？”

“我的确通知了所有的人，一共50人。每个人我都是这么说的，说你让我给他们打电话，你现在有麻烦了，需要他们帮忙，请他们今天到这里来一趟。所以，儿子，你就不用着急了，你的朋友都在这里呢。”

（曹绍明摘自《羊城晚报》2015年8月27日，勾犇图）



## 餐馆里的哲理课

●倪 涛

在南非开普敦伍德斯托克市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家名为“星尘”的剧场餐厅。这家经营地中海菜肴的餐厅在全球知名旅行社区“猫途鹰”网站上，常年被游客评为开普敦地区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餐厅内，除了整齐排开的餐桌和餐椅外，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舞台简单却不失大方，音响、灯光、乐器一应俱全；屋顶上，一台倒挂的钢琴和粘贴在屋顶的五线谱及各类音符为整个餐厅营造出了浓厚的音乐氛围。

用餐时可以欣赏到艺术表演的餐厅不算稀奇。不过，我还是充满了期待：会是什么样的一群艺术家来这里表演呢？

晚上7点，入座后不久，一位漂亮的服务生过来跟我和同桌的朋友寒暄。她自我介绍说叫莎莉萨，确认了我们的点餐后便开始摆放前餐所用的餐具。言谈举止中，一股超乎寻常的自信和灵

气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仔细观察，其他服务生大多也在20岁上下，青春靓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这似乎也成了餐厅里的一道“风景线”。

直到晚上8点，当莎莉萨拿着话筒，走上舞台，用一首欢快的英文歌曲点燃了整个餐厅的热情后，我才明白，一直等待的“艺术家”们原来就是身旁的这群服务生。从前餐到正餐，再到甜点，大约十来名服务生轮番上阵，他们表演了风格迥异的独唱、合唱、乐器演奏和舞蹈等。尽管表演会让前餐、正餐和甜点之间的间隔时间拖长，但饥饿的肚子已经完全被精彩的表演“驯服”，人们没有丝毫怨言。

餐厅经理利夫特尔告诉我，这些服务生几乎都是专业院校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在这里工作，他们首先需要通过表演面试，之后，餐厅会有两周左右的培训，包括熟悉电脑操作系统、菜单

等。对于这些普遍具备高学历和表演才艺的优质服务生，餐厅也会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服务风格。比如，一个唱饶舌歌曲的人可能比较外向，能和顾客侃侃而谈；而一个跳芭蕾舞的演员可能比较害羞，不愿多说话……22岁的埃文目前是开普敦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他已经在“星尘”餐厅工作了4年。他出过唱片，拿过本土音乐奖项，目前还有自己的乐队。23岁的马瑟尔也曾是开普敦大学心理系的一名学生，不过他为了追求音乐梦想而休学。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厨房和过道奔波，忙着为客人送餐；下一分钟，他们已经站在聚光灯下，在舞台上绽放着各自的魅力。舞台上，他们是受人崇拜、吸引人眼球的未来之星；舞台下，他们是迎客上菜的服务生。角色快速转换，他们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台上与台下的笑容同样令人心怡。

马瑟尔告诉我，在刚进入餐厅时，特别是在7点到8点之间表演还没有开始的时间里，有些第一次来的顾客以为他只是普通的服务生，有时因为等待表演时间较长有些情绪，这使他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上一度出现挣扎。但每次当他上台表演完毕后，这些顾客的态度会有很大的转变。时间一长，这点不适也转变成了他非常享受的地方。靠自己的才艺赢得别人的尊重，这让他倍感自豪。埃文告诉我，每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会经历高峰和低谷。一个放不下身段的人，是很难成为生活的强者的。在这里工作，他能积累表演的经验，还能在与人的交往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他很享受。



## 一栋别墅的离奇失踪

陈亦权

今年40岁的安迪·帕斯卡里是罗马尼亚的一位旅行作家，独居在奥尔特县郊野的一处路边别墅里。

安迪经常扛着相机游走于世界各地，在家的时间很少。半年前，安迪再次出门，没想到回来后发现自家的别墅居然离奇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玉米地！

这栋别墅是安迪的父母留给他的，建于1996年，以钢材和玻璃为主要材料。安迪在去年还刚刚请人装修过，并添置了许多新家具和新电器。没想到半年没回来，居然整栋别墅都让人搬走了。安迪又震惊又愤怒，马上走进警局报案。警察只能尽量地调取附近的交通摄像头，希望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警察很快调取出相关录像，画面先是这样显示：

有个人从屋里走出来，在走下台阶的时候，他摇了摇台阶右侧的扶栏，又蹲下来看了看，最后还是起身走了。安迪看到这个画面，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这是我自己！我在此前就意识到右边的这块扶栏已经很不牢固了，但我一直没有去维修，临走之前我还在考虑先修好再出门还是回来以后再维修，不过最后我决定旅行回来再维修！”

警察接着快速查看录像，他们发现事情在安迪离开之后的第2天发生了变化：一只猫跃上右侧扶栏，结果这块栏杆翻倒在了地上；第6天，一辆绿色小卡车经过这里，司机下来看了看，然后把这块倒在地上的扶栏

拖上车子走了；第8天，一辆红色卡车从这里经过，司机下车来看看后，朝左边的扶栏踹了几脚，把扶栏踹翻在地，然后也拖上车子走了；第10天，有几个人把安迪家门口的花盆给捧走了，其中还有两盆打碎在了地上；第12天，有一辆货车开到这里，下来几个人，他们把别墅的外墙玻璃给卸了下来，然后割成几小块搬上车子运走了，临走前还有两个人进去抬走了一台洗衣机；当天傍晚，又有人开着车子

过来，拆走了另外几面玻璃外墙，并搬走了两个沙发和一台电视机，看服装和汽车款式，应该是另一批人；第15天，有人从里面搬走了一架健身器材和一张床、一台电脑；第16天，有人开着一辆大货车，从屋里搬走了一些其他家具，临走前还把里面的衣服拖出来扔在门口的空地上一把火点燃了。这时候，整栋别墅内外都已经混乱不堪，形同废墟；第23天，有3辆大货车开来，拆走了别墅的支架钢材和一些木料……至此，安迪的别墅就完全消失了！录像切换到第47天，这里已经满地都是野草；第68天，一辆翻土机开来，把这里开拓成了一块农田，到现在半年过去了，田里的玉米都已经长大成熟了。

“如果我及时维修好右边的那块扶栏，事情应该不会沦为今天这样子！”安迪看完录像以后，懊悔不迭地连连摇头叹息说。

（王兴霞摘自《启迪与智慧》2015年第8期，康永君图）

我离开时，发现餐厅的招牌“星尘”在屋外的墙上格外显眼。“星星”的光芒与“尘土”的黯淡，一个令人瞩目，一个被人无

视。这也就像是人在生活中会碰到的两种状态：成功或平淡。但这或许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以平常心享受生活。“星尘”

之行，不只是一次就餐经历，还是一堂意料之外的哲理课。

（陇云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8月23日）





● 李翔



## 倒霉的幸运者

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记录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倒霉的幸运者的故事。

这个幸运者名叫波律克拉铁斯，是希腊岛屿萨摩斯的统治者。他拥有一支100艘50桨船的舰队，有1000名弓箭手。他在当时希腊的众多城邦中赫赫有名，原因是好运总在眷顾他，让他在很多攻占岛屿的战役中战无不胜。

他的朋友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注意到了波律克拉铁斯的好运。阿玛西斯为之感到不安。因此，他写了封信给波律克拉铁斯，信中说：“听说我的一个朋友和盟邦欣欣向荣，我很高兴；但是你的超乎寻常的繁荣，并不能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深知诸神是多么爱嫉妒。我希望，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既有获得成功的时候，也有遭遇挫折的时候。这样，我情愿他度过一个成败荣辱

相互交错的生涯，而不愿让他度过一个好运陪伴终生的生涯。迄今为止，我听说，还从来没有人一生是万事顺遂的，他最后总是要遇到灾难，结果是一败涂地。”

他给波律克拉铁斯的建议是：“想一想，你认为你的财宝中哪一样是最珍贵的，什么东西是你最舍不得丢弃的。不管它是什么，都要把它抛弃，要确保它将永远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如果在这之后，你的成功仍然不和挫折交相出现的话，那么为使自己免遭伤害，就按照我劝告你的办法再试一次吧。”

波律克拉铁斯认真考虑了埃及国王的建议，认为有道理。于是，他遵从阿玛西斯的话，找出自己最心爱的一样东西：他总是戴在手上的一枚镶嵌着绿宝石的黄金指环。他搭上自己舰船中的一艘，跟着船员们出海，航行很远之后，摘下指环，抛到大海深处。

但是好运不肯放过波律克拉铁斯。6天之后，萨摩斯岛的一名渔夫在海上捕捉到一条又大又好看的鱼。因为这条鱼实在太特别，他决定将这条鱼赠送给自己的统治者波律克拉铁斯。波律克拉铁斯非常高兴，还要请渔夫共进晚餐，享用这条又大又好看的鱼。结果，在鱼腹中，仆人们发现了波律克拉铁斯丢弃的那枚黄金指环。

波律克拉铁斯写了一封信，告诉埃及国王阿玛西斯事情的经过，将之归结为神的旨意。阿玛西斯读了信之后，得出结论：“像波律克拉铁斯这样的人，必定是要遭遇悲惨下场的。因为他事事顺遂，甚至连自己抛弃的东西都找得回来。”阿玛西斯派遣



使者，到萨摩斯去解除了同波律克拉铁斯的友好条约。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一旦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波律克拉铁斯身上，他由于不再是其盟友，就不会感到痛心。

波律克拉铁斯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国王。希罗多德说，他是全人类中第一个力图建立海上霸权的人，他的构想，此前还没有哪一个希腊人曾经想过。

有一个名叫奥罗伊特斯的波斯人，被波斯帝王居鲁士指定为萨迪斯的总督。萨迪斯紧邻波律克拉铁斯统治着的萨摩斯岛。另外一个波斯总督同奥罗伊特斯发生争吵时，曾经指责他说：“你简直枉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萨摩斯岛和你的辖区近在咫尺，既然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一个海岛，你什么时候才能把它置于国王的统治下呢？”

奥罗伊特斯因此萌生了要诛杀波律克拉铁斯的念头。

他筹划了一个计谋。奥罗伊特斯利用波律克拉铁斯想要统治海洋的梦想，写信给他：“我听说你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但是你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实现你的目标。”接下来的话就是骗子对想要发财的人们的常用伎俩。奥罗伊特斯称自己有大量的财富，同时自己又身陷困境，因为波斯国王想要杀害他。他求助于波律克拉铁斯，如果波律克拉铁斯可以帮他逃脱，就可以和他分享巨额财富。他甚至说，如果波律克拉铁斯不相信他有那么多钱，可以派人来看一看。

奥罗伊特斯准备了8个箱子，在里面装满石头，在石头表面铺上一层黄金。就这样，他骗过了波律克拉铁斯的使者——这个国王真的派人去看奥多伊特斯

是不是有那么多钱！波律克拉铁斯就这样上钩了。在去之前，波律克拉铁斯的女儿苦苦劝阻。因为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的父亲被高高悬挂在空中，宙斯在洗他的身体，太阳给他涂油膏。

但贪婪和统治海洋的欲望让波律克拉铁斯听不进去任何劝告，他还是带着随从出发了。结果，他一到奥罗伊特斯指定的地方，就被谋杀了。希罗多德说：“奥罗伊特斯杀害波律克拉铁斯的方式和细节，是不适合在这里讲述的。”他感慨的是，“他的这个结局是与他本人的地位以及远大抱负是不相称的”。

他女儿的梦应验了。波律克拉铁斯被悬挂在十字架上，在下

雨的时候，相当于是宙斯在为他洗浴；在他身上渗出油脂的时候，相当于是太阳在给他涂油膏。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的预言也变成了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运不断的波律克拉铁斯的下场就是如此。”

这个故事的寓意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曾反复出现：没有永恒不变的幸运，越大的繁荣也必然伴随更大的衰败，以及，人应该在幸运和繁荣面前保持永远的谦逊。

读到这个故事的人，可以用看这个故事的眼光，来看一看你身边的人、公司和组织，你可能会会有新的感悟。

（北望摘自《财经天下周刊》2015年第15期，李晓林图）



## 意境

●子沫

7月的一天，在一家路边小书店淘到一册小书，车停在数米之外，突遇暴风雨铺天盖地而来，站在门廊候雨半小时。

晚上回家，看到书中的一个

小段话：“云南大理的一家古民宅。陈老先生客居在此。冬天，院子的另一端住着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外，天气阴冷，老外坐在壁炉边，冲一杯咖啡，看一本厚厚的书；陈先生则泡上一杯陈年普洱，一卷线装书在握，捧一个暖炉在手，一连几日相互默不作声。忽一日，狂风大作，阴风怒吼，那阵势似要将苍山的雪掀翻，搅动得院中的古树枝丫上的雪花飞扬，这就是大理最有名的景观‘风花雪月’。陈先生和那个外国人不约而同地立在院中默默观赏这一美景，完毕后互相一合掌，又各自回屋看自己的书。”抬眼看窗外，满城风雨。

（木又寸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韦尔乔图）

# 水墨画一样的 X 光片

◎Arie van't Riet

水墨花鸟图？不。这些其实是一位科学家的摄影作品，而且是用 X 射线拍摄而成的。

Arie van't Riet 是荷兰一名医学物理学家。他发现，X 射线图像的对比度受到 X 射线能量的影响，X 射线能量越高，对比度越低。根据这个理论，他从花瓣很薄的花卉开始进行创作。

这些图像都没有经过多重曝光或后期叠加，Arie 使用溴化银 X 光拍摄一次成型后，在 Photoshop 中进行反转

和上色，得出的结果竟然有几分独特的中国画韵味。几年之后，他开始在作品中添加动物的角色，布置出接近自然环境的场景。为了避免对小动物造成辐射和伤害，Arie 选择的拍摄对象往往都是已经死亡的。

Arie 说：“因为拍摄完成前我看不到预览，所以每个作品对于我自己，都是一种惊喜和挑战，因为这些摄影作品完完全全地展示了自然有多么美。”







## 百灵十三套

◎黄希好

我在自己的群落里，遵循着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浩渺的天空是我自小熟悉的地方，肆意俯冲盘旋，兴之所至时喙边会流淌出悠然的曲调。我的身下最常出现的是累累黄沙。我最爱那明媚又硬朗的颜色，最喜烈烈朔风在我飞羽上摩挲出命运的纹路。

这样的生活，在某天被几粒高粱酒浸过的米毁了个干净。

一只不大的笼子成了我的新家。我从此很少见日头高照的日子。鸟笼被古怪地搁在大缸里，万籁

似乎极为遥远，重重羽毛覆盖下的身躯能清晰地感受到孤独的侵袭。我用尚未哑的嗓子惊恐地啼叫，反复数月下来便再无资本去费那少得可怜的体力，只能颓唐地等候投食放风。许久后偶能听到有苍老喑哑的京片儿模糊地传来：“丫性子忒烈。”后来我慢慢了解到，饲主老头是个老酒鬼，早些年欠了酒钱被人打断了一条腿，出不得门，这才干起驯养百灵的行当。许是有些天赋，又擅整花样，竟也在南城出了小名。说不清是他养活了百灵，还是百

灵养活了他。热闹的日子一度不断，他着长袍马褂往四合院中堂的太师椅上一倚，被好多圈内人供着，无一不是希望学上一招半式的养鸟人。他脸上挂着半醉的酡红，拿捏着姿势，晃两下头：“这百灵笼可讲究多。笼底铺沙，不设栖木，搭设高台，笼身细窄，那是一样马虎不得。这鸟儿原本生在旷野里，就喜欢往高了飞，高了才肯唱咧……”立着听的人个个垂着脖颈，急急在小本儿上胡乱涂上几笔，又伸头巴望前面人的后脑勺，着实滑稽得很。也有些精明的，只瞅着老头喘口气儿的工夫，哈着腰上前奉上几两上好的老白干，最能得些青眼，避开众人多听上两句秘辛。

这老北京发起脾气来也极厉害。有次他被一个养坏百灵的中年掌柜气得嘴唇直哆嗦，仿佛是因着某个时兴的叫口出了差池。“这十三套讲求个顺溜稳当，且非得一气儿唱下十三种声音才能称极品。”他颤巍巍地提起拐杖往地上狠敲了几下，骂几声“棒槌”，又作势要往那秃顶身上打：“学了脏口的鸟儿不必来求我帮忙。直接拔了毛做下酒菜去吧！”罢了稳住身子长叹一声，活似京戏里老生唱嘎调：“鸟儿须得听不得旁的音才好。切记切记。”他说话间指点着我，难得犀利的目光穿透我消瘦的躯体，眼珠骨碌一转，似是在仔细掐算着我能带来的好处。从此之后的无数黑夜，我从缸里被提出来，搁在个老式录音机旁，阒寂的夜幕里我不见一物、不闻他声，只余南城传统的十三套不厌其烦地在我耳边回荡。我暗恨不能似杜鹃啼血而泣，不能学山雀断颈自



绝。我只能唱。不复鲜亮的喙与迟钝的舌厮磨出谄媚的音色。

老头儿教养起鸟来着实极费心力，每夜必熬着困在边上守着，也稀奇地少碰酒，就瞪眼看着四周，万不让他物扰了清静。待暑气褪去，他提着鸟笼拄拐去几次城南巷口，必要我在众人调笑下唱上一轮十三套。其中我唱得最属他意的便是“水车压黄狗”的叫口。这种叫口难度极大，要模仿木车由远及近驶来，中途压到一只黄狗后它受惊呜咽跑走，木车再吱呀离去的声响。能唱好完整的十三套的百灵着实金贵，这名声也是越传越响，惊动了京城里不少金主。某日，一辆黄包车从城东胡同驶来，跳下个出名的喜侍弄花鸟的少爷。那绿豆眼往这儿一瞟就笑：“这鸟儿倒端的是副好架子。”老头闻言也是乐得劳碌，沏大碗香片送上。那少爷摆摆手推拒了盛情，打个官腔客套几句后才道：“老哥您怕是不知道，这百灵怕是出不了南城啦。”

“您也有几年没外出走动了吧？规矩变得厉害着呢。”那绿豆眼斜斜地看了眼老头儿手里攥得死紧的拐杖，又转了转眼球来瞅我，“这鸟学了个‘水车压黄狗’，搁在这南城是稀罕事，可到了东城就算学了脏口啦。您若是想带到南方去那更不得了，连红的叫口都是不能有的……”

老头手边的茶碗“哐啷”一声掉到地下，碎了。

绿豆眼这话虽不辨真假，但他开的金口可不就同他兜里响当当的银圆一样有劲？只不多时，这论断就飞檐走壁，直渗进南城所有百灵养户的毛孔里，冷汗涔涔，不知浸透了几件褂子。这些

养鸟人皆是随了南城旧俗，苦心孤诣豢养百灵，吃食铺设等绝不敢短着，巴巴盼得学成十三套后能被大爷瞧上卖个好价。少爷嘴皮一掀，几句话便是断了这百灵的出路。忽然的一记耳光打得他们六神无主，兜兜转转半天竟都赶到老头儿门前，盼着这主心骨能帮着拿个主意。心里皆思忖着，他必然也摘不脱这关系。

没想到，老头在这紧要关头却不着家。一群人蹲守了大半天，竟是连影子都没见到。有泼辣的架不住一通折腾，叉腰用京骂狠狠唾他，痛斥这老不死的瘸腿东西弃信背意，怕是一早知道了，存心诓骗无辜信众，这会子脚底抹油开溜了。养鸟人正气急红眼，脑袋俱是混沌一片，闻言更是目眦欲裂，怨声鼎沸，越看这老头竟越成铁板钉钉的罪魁祸首，叫嚣着要去讨还公道。有脑筋转得快的行事机灵，稍稍打点了下附近住户，吩咐他们若是老头儿回来立即通个气儿。得了这层保障，人群才肯散去，各自回家熬着满腔怨气。

这回足足等到寅时将尽了，门外才传来动静。

我瞧着那斑驳的朱漆大门被生生踹开，有两个结实高大的人影晃了晃，忽闻一声沉闷的巨响，似是往这院里抛了什么重物。两人嘴里咒骂不停，走之前还不忘上前狠踹几脚。足过了几盏茶的时间，那东西才开始窸窸窣窣动起来，极缓慢地往中堂爬。挪上半米又顿住，待喘过好几口气才继续向前蠕动。待近些我才能隐约辨认出地上鼻青脸肿又酒气熏天的老头儿，身体抖得活像北风中凄楚的残叶，身上血痕遍布，怕是被酒倌打得没一块

好皮了。那看似快没了活气儿的人趴在直冒寒气的地砖上一动不动，只有尚能活动的双眼迷离地四处乱瞟。忽而他直直瞪着眼看向我这边儿，目光突然有了焦距。他离笼子不远，我仿佛能看到他漆黑的眼底燃着一撮在狂风中乱舞的火苗。不待回神，他好似疯了一般向我扑来，一把拽过，泄愤似的把鸟笼往地上用劲一摔。就听咔嚓一声，几根笼条不堪摧折断了个大豁口。他恍若未闻，发了狠依旧砸了一下又一下……直至他脱了力栽倒下去。

不多时，门外响动着零碎混乱的脚步声，是南城的养鸟户得了消息凑齐人马赶来了。领头的几个打着火把冲进中堂，却被眼前的景象震得愣住了。老头身形扭曲地倒在地上，似是昏死过去了。

偏头再一瞧，走了形的鸟笼支离破碎地搁在一边，三四片杂毛凌乱地嵌在缝隙里，笼底流着一摊污血。

一具鸟尸就杵在断口上。



(刘程民图)

## 拆字做人

赢：要想“赢”，得从组成它的“亡”“口”“月”“贝”“凡”5个方面入手。“亡”指要时刻保持危机感，“口”说明要有好口才，“月”意味着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贝”指珍贵的财富和健康，“凡”是说，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真：正“直”，是它的立足“点”。

值：站得“直”，“人”的身价才高。





## 淮南王的故事

●张 鸣

读《史记》如读小说，轻松、好玩，而且耐人寻味。沛县的混混刘邦得了天下，分封诸王，异姓的倒有几个有名的，还都让他给废了，从此立个臭规矩，非刘氏不王。可是，自家孩子封的王，大抵籍籍无名，都是混吃等死的主儿，唯一例外的是淮南王。

第一任淮南王刘长，说起来有点来路不明。他的母亲，原是汉初异姓王赵王张敖的美人，诸姬妾之一，后来刘邦过境，张敖为了拍刘邦的马屁，把美人送给刘邦侍寝。这样的事，此前有，此后也没断了。但凡款待牛人或者上司，送个美人给尝尝鲜，就跟送金银玉帛一样稀松平常。牛人睡过之后，扬长而去，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样的美人礼

物，可以送张三，也可以送李四，当然也可以自己享用。所以，即使有了孩子，也未必能知道是谁的。那年月又没有DNA鉴定，谁能说得清？但是，张敖的美人，自打为刘邦侍寝之后，居然怀孕了，而被张敖断定为刘邦的种，不再染指，供了起来，直到生下龙子，或者说是他认为的龙子。等到赵王张敖连同妻妾一并被刘邦找茬收了，这件事便被有司得知，汇报上去。刘邦也不加理会，显然是不大相信。美人的兄弟托关系找到吕后身边的宠臣审食其，审食其将此事告诉了吕后。吕后当然不会喜欢刘邦身边再多一个美女，自然一言不发，审食其当然也就只好算了。没想到，这个就为刘邦侍寝一次的美人，居然愤而自杀。她这一

死，让刘邦相信了这个孩子可能真的是他留的种。于是，刘邦就又多了一个儿子刘长。待到原来的淮南王英布被刘邦逼得造反而被灭掉，刘长就成了淮南王。

这个刘长，幼年丧母，却长得很结实，力气很大，能扛鼎，估计也喜欢舞枪弄棒的。对他娘的死，他一直耿耿于怀。其实，他娘的死，该赖他的爹。但那时的人怎么敢恨自己的父亲，于是就迁怒于辟阳侯审食其。刘长长以后，已经是汉文帝的天下了，一日，他袖里藏着一枚铁锤，找上审食其的门去，光天化日之下一锤就将这位侯爷给打倒了，然后让人将其脑袋割下。然后，刘长大模大样地到皇帝那儿去请罪，说是请罪，却说了一大串审食其的罪过。这个刘长，见了皇帝，不称陛下，只叫“大兄”的。这个皇帝还能把他怎么样呢？只好打发他回家了。

这样的惯法，任是好人也惯坏了。不久，就传来淮南王僭用天子仪仗，擅为法令，意欲谋反的消息。诸大臣一致要求将其处以极刑，汉文帝法外开恩，只是将他发配了。封在一辆大车里，直奔目的地，途中不许地方官开封。受不了这种羞辱的刘长，不食而死。当然没准儿，是给憋死、饿死的。

刘长死了，民间舆论却批评皇帝。民谣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为了平息议论，证明自己并非贪图淮南的土地，汉文帝将淮南故地分成三份，给了淮南王的三个儿子。其中仍封为淮南王的，是刘安。

后面的淮南王，封地少了，爱好却多了。刘安的名气在汉代



诸王中堪称第一，他好读书、弹琴，好神仙，好与文士交往，还好美食。门下众多文雅之士，一起编了一套《淮南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加分不少。据说，淮南王刘安的另一大贡献，是发明了豆腐。但估计这豆腐的发明，跟《淮南子》一样，也是集体的力量，起作用的无名之辈，无法考证，只好都记在了刘安的名下。都说中国人有四大发明，其实四大发明之外，豆腐和马镫两个，也算是重大发明，亚洲各国吃豆腐，都是拜淮南王之赐。据说，欧美人对豆腐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人在那边实在混不下去了，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发点小财。

有这么多爱好和发明的淮南王跟他的父亲一样，最后还是因

为谋反丢了性命。汉代做诸王的，也真是不容易，一个不留神，就成了反贼。没办法，汉代的皇帝制度，还没有嫡长子传承的规矩，所以跟皇帝同样血缘的人，有钱、有地，还有兵，怎么都是麻烦。真反假反不好说，但反正大家都没个好结果。不过这回，民间没有传歌谣，而是传出一种说法，说刘安其实没死，而是吃了仙药，升天去了。神仙给的仙药量比较大，不仅自己吃了，而且他们家的鸡犬也一并吃了，一同飞升，到天上快活去了。从此留下一句俗语，叫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民间总是爱跟皇帝唱反调，没法子。

（张建中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李发友图）

## 超时

◎董晨晨 编译

一个律师死后来到了天堂。他对上帝说：“一定是哪个环节出错了，我这么年轻，又常锻炼，身体状况很好，怎么可能就死了呢，我才55岁啊！”

“55岁？”上帝说，“你不是这个年龄，根据我们的计算，你已经83岁了。”

律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计算的？”

上帝说：“我们把你用来向客户收费的工作时间记录加了起来。”

（滴水映阳摘自《喜剧世界》2015年7月上）



订《明周刊》2016年  
全年12期120元



公司订阅电话：  
020-87304559  
(9:00-17:00)



邮局订阅电话：  
11185  
邮发代号：46-30

开户银行 开户名：广东读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永福南支行 账号：44034501040002468

邮局汇款 收款人：广东读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收款地址：广州市洛溪新城裕景花园东区3街25号

注意事项 请将汇款凭证传真至：020-37678845并在备注栏内填写您需要订阅的期数、收件地址、收件人、联系方式



## 欢迎订阅《读者·校园版》



《读者·校园版》是读者杂志社专门为中学生量身打造的一本优秀期刊。它以“关注成长，开阔视野”为办刊宗旨，内容独特、鲜活、贴近中学生；全彩印制，图文并茂，设计清新活泼。自2012年以全新面貌上市以来，受到广大老师、学生和家长的的好评，发行量连续攀升。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全国优秀少儿期刊”。

定价6元，半月刊，全年定价144元 邮发代号54-193

## 2016年《读者·原创版》《读者欣赏》《飞碟探索》

有礼订阅 全面开启

邮局、淘宝、微信均可订阅，都有好礼相赠——



价值38元的读者品牌经典名著古本绘卷原创笔记书《红楼梦画梦》1本（颜色随机）

扫描二维码，精美礼品抢先看



《读者·原创版》

全彩80面月刊

综合性新锐原创青年杂志，数百位海内外优秀作者、上百万读者共同打造的原创首发阵地。智识、博闻、雅趣、独立，原于我心，为你而创。

邮发代号：28-221

定价：5元/本

全年订阅价：60元

《读者欣赏》

全彩136面月刊

读者传媒优质艺术生活类杂志，用全新方式再现古今中外经典艺术的无穷魅力，不仅仅是

1本杂志，更是独一无二的艺术传播平台。

邮发代号：46-256

定价：16元/本

全年订阅价：192元

《飞碟探索》

全彩72面月刊

35年来始终关注神秘、探索未知、激发想象，1本好看又新奇的科普杂志。

邮发代号：54-35

定价：7元/本

全年订阅价：84元

邮局订阅：

1.前往离你最近的邮局，提供邮发代号即可订阅；

2.拨打11185，按“0”号键进入人工服务，就会有人上门收订杂志；

3.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chinapost.com.cn>)，搜索邮发代号，即可轻松订阅。

通过邮政订阅如何获取赠礼：

可选择以下方式将你的订阅单据发送给我们：

1.将订阅单原件或复印件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到以下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A座319，收件人：牟瑞新，电话：0931-8773761；

（注：请在订阅单原件或复印件的空白处将你的地址、电话和姓名标注清楚，以便我们收件后及时准确地向你投递礼品）

2.将订阅单拍照发送到邮箱：[duzhedy@126.com](mailto:duzhedy@126.com)，邮件名使用“2016 订阅有礼·你的姓名”格式，请将你的地址、电话和姓名标注在邮件正文中，同时将单据照片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里，不要使用附件。（注：订阅单照片务必保证清晰能够辨认主要信息）

邮局订阅截止时间：2015年12月31日。信件或邮件收到确认后即寄出礼品，请于2016年2月1日前寄达。

淘宝、微信订阅：

下单即赠礼，每期快递配送，还有更多超值优惠订阅组合及原创文创产品，拿起手机扫一扫：



使用淘宝客户端扫描



使用微信客户端扫描

